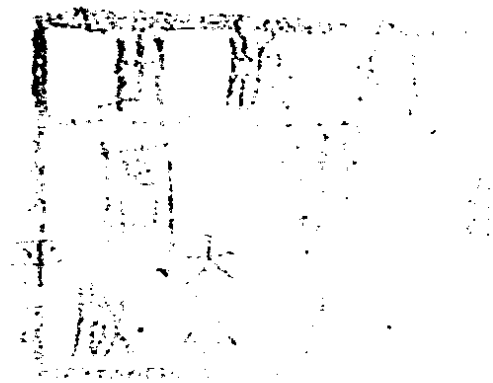


風土小記

文載道著



842
672.1

848
677.1
2

1951年二月十五日

文
載
道
著

風
土
小
記

太
平
書
局

北
京
圖
書
館
藏



3 0580 9629 2

版字 43819

目次

關於風土人情·····	(一)
千家笑語話更新·····	(九)
憶三家村·····	(一九)
歲行盡矣·····	(二九)
燈市·····	(三九)
食味小記·····	(五)
故鄉的戲文·····	(五)

夜讀……………(六七)

談入浴……………(七五)

茶煙小記……………(八七)

西湖舊履錄……………(九七)

水聲禽語……………(一〇九)

江村之夏……………(一二三)

浮世草……………(一三七)

冬心草……………(一四九)

雪夜閉門讀禁書……………(一五九)

蘇臺散策記……………(一七三)

憶家槐……………(一八九)

憶若英……………(一〇一)

憶望道先生……………(三五)

我與書……………(三三)

跋……………(二五)

關於風土人情

今年的盛夏中，於病榻上看了一點記載風土節候之作，不禁深深的引起風土人情之戀，然一面亦有感於勝會之不再，與時序的代謝，誠有甯爲太平犬，莫作亂離民之感。有時一個人在孤燈相對，或午夜夢回時默想這已逝的流光，多難的萬方，更加顯出情緒的波瀾萬端，彷彿此身缺少了安排的所在。猶記羽琇館主詩云：「瓶花妥帖釺香定，覓我童心二十年」。於是又陡然的將思緒馳騁於兒時的一剎了。自然，這樣的一種感傷和悵觸，恐怕不論古今中外，也正是「人同此心」，不過在此時此地，尤其易於感興罷了。而且這跟見花落淚，對月生悲，遇見婁子當作「佳人」的「才子病」，似乎有截然不同之處。而這不同，也還是植根於各人情感的浮和實、真和濫的上面。所以杜少陵的城春草木之悲，李後主的小樓東風之痛，就成爲俯視百代的絕唱了。

人到了無可奈何的境地之中，往往有一種欲說還休的無言之慟，覺得俯仰啼笑，彷彿一無是處。而人類之配稱得起「高等動物」者，其大半也正在於此。因此世上可悲而致命的病症，不論個人或民

族，怕也正是麻木罷。

鄙人原是一個水鄉小民，正是周黎庵君所謂「浙東之氓」。那邊所有的交通供具，完全依靠於「乘風破浪」的船。雖然沒有什麼名山勝蹟可以稱道，但在明末清師入境，和鴉片戰爭外兵登陸時，也會發揮過我民族的力量呢！不過現在所留下的舊迹，却早已荒蕪剝落了。

說到土產方面，除了普通的蔬果之外，較著名的，只有在梅雨霏微時，頗有萬紫千紅之勝的楊梅，以及嚼來清脆利落的蕃薯。而前者的色味與形態，因為富於水份的緣故，更覺鮮美玲瓏，值得耐心咀嚼，令人容易想起南國的荔支，想起唐人「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是荔支來」的名句。其次，爲了濱海的原因，出產的自以魚介爲大宗。但因此也養成了我們的嗜鹹腥的習性，跟湖南人的愛辣，蘇州人的喜甜，或爲東南人食性中的三種特徵。而且我疑心這和三處的方言，未始不有點兒關係。但可惜年來由於交通的阻梗，有許多新鮮的海產，現在就頗難嚐到。例如有幾種食品如蝦涎、望潮、麵條魚之類，最理想的食法，應該於網得之後即「就地正法」，則喫來方不失鮮腴之味，至多只限隔宿而食。這從「食不厭精」而論，即一般的食品，也應該以新鮮爲上乘，不過對於水族動物，則愈「鮮」者才始愈「美」，似乎和黃酒之「越陳越好」者適得其反。近年來雖然叨科學的光，有冷氣和罐頭保藏之法，但較之原來風味却已減遜許多，倒不如索性鄉下那樣的借助於日光之力，曝之使乾，以爲時

之需，而成佐酒或消閒之「絕妙小品」，不過外鄉人却未必喜歡喫罷。

我有時想，食味的真正價值，怕不在於食品的本身，主要還在食品中的風土性和它的誘惑力，以及食時的情調，由此而引起食者的心理與情緒的配合，這樣才稱得到「享受」，而「生活的藝術」也備於此中了。知堂老人嘗以住在古老的北京城喫不到精煉的或頹廢的有歷史性的點心，認為一種缺陷。可爲上說註腳。又如在魯迅先生筆下的疊滿着酒盞的魯鎮酒店，於一角陰暗的破壁中，看到了孔乙己那樣的人物，一面聞着剛剛煨就的茴香荳，則縱非陶公信徒，怕也末有不醜然欲滴了。如果碰着歲暮天寒，則白香山的「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的詩句，無論如何要脫口而出了。同時我們也瞭解了劉伶的「死便埋我」的心理。但這與世紀末式的癡狂變態又有不同。還有如我們總覺得端午喫粽子，中秋喫月餅，元旦飲橄欖茶，也比平日兩樣一點，無論在心理或興趣方面——雖然味覺大抵差不多。如果我的說法，別人也有同感的話，那末，前述的食品的價值不在於食品的本身之說，也還勉強可以成立了。這原因在於什麼地方呢？在於我們的日常生活上，需要一點小小的變化而已。這是一種自然的要求，與方巾派口中的「良風美俗」固然牽扯不上，而於什麼什麼「家」筆下的「封建遺毒」，也有點殊途而不同歸。

從上引的魯迅先生小說說來，可見凡是泥土氣息濃厚的作品，她的感人的力量也必深刻，卓然地

顯出其醜陋的人情味，正如我們聽不自然的「國語」，遠不如聽無改動的鄉音來得愉快，蓋亂頭粗服，有時究勝於濃裝豔抹，這也不僅僅省去我們的一陣噁心而已。

中國號稱以農立國，全國人口中農民佔十分之八。如果慎終追遠的說來，則我們不只有猩猩的血液，而且還有農民的氣息，對於一切鄉國之愛，在後天的「教訓」之外，一部份是應該算到先天方面去的。而對於故鄉，長住的時節也許並不覺得怎樣愛慕，但如一旦作客得長久了，却在在的易於引起關心親切，所謂他鄉遇故知，就不患三寸不爛舌無掉弄之處，實在勝過洞房花燭，或金榜題名。以我個人而論，每次到嗜新入市的魚介，慢慢的就會在記憶中浮起一個鄰鄰的影子，接着就波盪起來，於是我像駕着一葉征帆，順流而下了。我自己知道是一個感情質的人，「喜怒不形於色」自分此生大概做不到的了。語云：「聞鞀鼓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可見因某一的暗示而使哀樂的情緒特別發達者，雖對象不同，而興比則一。這在朱光潛先生的「文藝心理學」中，叫作物我同一的移情作用。但這裏無討論之必要；不過想從書上再找一個移情作用的實例出來，這便是著名的張翰秋風葦鱸的故事。據晉書（九十二卷）張翰傳：

「張翰字季鷹，吳郡人也。……齊王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問時執權。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於時，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

榮執其手怡然曰：吾亦與子探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迺思吳中菰菜葦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問敗，人皆謂之見機。」

這看來跟陶公的不爲五斗米折腰有點彷彿。但事實上，自然爲了「天下紛紛，禍難未已」，正是明哲保身之道；而且不失爲魏晉人物的作風。所謂狐死首丘——他却連這篇「首丘賦」都懶於留下。這在積極的人看來，難免要說他是逃避現實，其實呢，正如知堂老人所說耕田的長沮、桀溺，並沒有跟孔仲尼有什麼大分別，所不同者，一個還在講道，一個却不講道而已。這種人在表面看來，也許十分的消極冷淡，但在他們的內心，又那一個不是飽經憂患，熱淚盈眶呢！無怪五柳先生的筆下，寫得最出色的，還是飛蓋入秦庭的荆卿。羽琫館主說得好，莫信詩人竟平淡，二分梁父一分騷。又說，吟到恩離心事湧，江湖俠骨恐無多。這確說出了陶公的心事。而張季鷹的看見秋風一起，便想到葦羹鱸魚，以至命駕而歸，主要固在於想得一個「首丘」，藉此向齊王脫身。但人在亂離之中，往往容易向大自然生出留戀之心，亦正人情之常。現在我們如果看到蕪菜，就不免要想到西湖的山光水色，山山光水色而想起種種現狀，於是「人世幾回傷往事，山形依舊枕寒流」的名句，又輕輕的起自我們心底了。

古人說詩是窮而後工的。我以爲一切記載風土、節候、景物的著述，也以出諸遺民的筆下者最有

聲色。無論寫景，記物，道故實，談勝迹，雖然娓娓道來，却無不舍著至性至情，成爲「筆鋒常帶情感」之作。從前讀過周譯「域外小說集」中波蘭顯克微支的「鎧臺守」等作，至今還想到那個凜然一身，年邁無依，在昏暗屹立，碧海無際的夜塔中老人的影子！而最後還免不了飄流顛簸。波蘭人熱愛其故國和宗教，曾力圖獨立，故顯克微支也以這類荒涼冷酷，孤幼絕望者爲題材，宜其緊緊的扣著讀者的心弦。後來又讀過葉天寥的「甲行日注」，覺得每則寥寥數十言，雖所寫的多是流亡時的鄉情野色，但觸處牢愁，幾無一而非麥秀黍離之痛。尤其是他們都是在熱鬧中冷靜下來，在享樂後肩著艱辛，這時方始覺得甜酸苦辣鹹，五味雜陳，而都須咬著牙根咽下去，真有謝枋得天地寂寥山水歌之概。一時覺得什麼事都看得大徹大悟，百無牽掛。一時又覺得彷彿有一枚東西，時刻的在嚙著他的心。這里且鈔上幾則來看吧：

「十七日（乙酉九月）乙丑，晴暖。甯初又來，云田園尚猶如故，室廬亦幸偷存，故鄉風景則半似遼陽以東矣，但村人未吹廬管耳。」

「初九日（丁亥十二月）乙亥，晴。晚間枯林戢響，斜月皎幽，東窗對影，一樽黯絕。顏子之樂自在簞瓢，予不堪愛者，家國殄瘁，豈能忘心？李陵所云，胡茄互動，邊聲四起，獨坐聽之，不覺淚下。」

「十六日壬午，晴，大風，冷。夜，風浪恬靜，明月東升照薄紙窗上，如輕綃可鑑。遠遠聞吹笛聲；雖地非山陽，而感同向秀，舊游之思，亦不止中穀一人矣。」

乙酉距丁亥已兩年餘，而拳拳故國之思，始終未減，令人肅然而又泣然。午夢堂遭陵谷遷變之外，其膝下的兒女，也半因困頓而死，集家國之慟於一身，真不復有生人之趣。然而這却已超出普通的風士記載之外了。其次，在明遺民中，這裡還想起張宗子來。他的代表作自然是「陶庵夢憶」。其中所記雖爲舊日流連之勝，或當時生活中的一肢一節，而瑣瑣寫來，涉筆成趣，可稱文情並茂轉折多姿。內容雖不及午夢堂的聲淚俱下，但如果先看一看「自序」，則似乎也不在午夢堂之下；所謂「五十年來，總成一夢。今當黍熟黃梁，車旅螻穴，當作如何消受？遙思往事，憶即書之，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不次歲月，異年譜也，不分門類，別志林也。偶拈一則，如遊舊徑，如見故人，城郭人民，翻用自喜，真所謂癡人前說不得夢矣。」換一種說法，人們在「天翻地覆的大變動」之後，所留下來的，却是經過千錘百鍊之餘的一種生的執著，如陸士衡所謂「嗟大變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者是也。

張宗子的小品文，在明末中確可算得戛戛獨造，別有天地，不同於時輩的浮佻纖靡。例如卷三「湖心亭看雪」云：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往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挈一小舟擁彘衣爐

火，獨往湖心亭，看雪霞潑元碣，天與雪與山與水上一白。湖上影子惟長隄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三兩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飲，余強飲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

明末士大夫的享樂法，原是講究而灑脫。上述的看雪云云看來或簡單平凡，但一旦形諸筆墨，却感到清新風趣。比起當時那般巨紳達官的花天酒地，一榻胡塗的豪華情形，陶庵畢竟要蘊藉得多了。而這些過眼烟雲，在「國破家亡，無所歸止」時的陶庵想來，真也成爲一番「孽」，所謂「種種罪案，從種種果報中見之」，非「持向佛前，一一懺悔」不可了。我們如從這個角度來看，則「夢憶」中所記載的一切陳迹，似乎皆足以令人感到沈痛悱惻，感到低徊反覆而不能自己，如他自己所說，如「劫火猛烈，猶燒之不失」。再說得迂舊一點，則世上最可悲矜的，也惟有「孤臣孽子」之心！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妨需要一點變化，一份享受，如行雲流水，有紋彩，有波瀾，有光，也有聲。然而同時還有一個條件，即應該有節制。那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放縱恣肆，就決非健康的生活方式。那末，還是讓我們結束歷史上的哀樂，而正視現實，認真做人吧。

（三十一年十一月先小雪二日）

千家笑語話更新

「大地春回十萬家，偏安原不損繁華。」

先讓我借用了郁達夫先生的兩句詩，來點綴這一陽復始的「春」。在燈火青熒之中，我料理一番雜務，揮去兩肩塵沙，讓露冷風輕的露臺，替當了意象中的流水小橋。仰看這一星如月，暮蔭扶疏，更起了無限蒼茫的登臨之思。

「我們又長了一歲了」。而中國——也跟著地球翻了一個結結實實的身。此刻長街碧天，一律沉潛無語。回過頭，當我們默溯這駸駸而去的三百六十五日之餘，真覺得有萬言千語，却又無從說起之感。而世局擾盪，人事升沈，陵谷遷移，又無一而非令人覺得「眼花撩亂口難言」，渺小如我輩只不過在塵海波濤中佔數點濕沫而已。偶逢駭浪，即消逝無蹤。然而風尚相傳，必須「元旦書紅」，才能「萬事亨通」，當此一歲初臨，似乎還是少說點感傷空虛的話；但浮泛的頌禱自然也無裨於事實。那末，無意傷今，且不妨專心道古吧。

到民國三十二年爲止，中國已經有了兩種曆法：國曆與農曆，或曰陽歷與陰曆。不過前者雖「陽奉」而「陰違」，後者却「陰違」而「陽奉」。這究竟那一種較好那一種較壞，似不易於決定。大抵前者合於科學的準軌，後者適於人情之所好。自從國民政府取締陰曆後，也一度呈出雷厲風行之勢，例如警察會至休業的各商店，強迫其復業開門，並將元寶茶及供祀的菓品，叱責搗毀，間有課以罰金者，甚至鄉間售賣曆本的小販，亦一併捉去拘役。一時人心惶惶，將一個歡天喜地的新年，弄出啼笑皆非之狀。但這種現象，在一二年後即告消滅，此後則另外用了「春節」的名義，依然的回復到當初熙攘的氣象中，以至於此刻現在；而當局也只好裝作眼開眼閉了。可見「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但一面也足見舊勢力之深入於人心，是如何的頑強不拔。學者如知堂老人等，也曾爲陰曆辯護，力主應徇合民情，但和令兄魯迅先生則恰恰相反，因爲魯翁覺得習俗之難改，正足以規示民族性的僵硬。這當如謫理斯所謂人的心中有兩個鬼在打架，一個是叛逆的鬼，一個是隱逸的鬼，在魯迅先生的思想中，是叛逆的成份多，而知堂老人該是隱逸的成份多。這里恕我說得迂舊一點，他兩人雖兄弟各異其趣，但都無礙於其「道體之本來」則一。

陰曆據說創自夏禹，故曰夏曆。不過杞末無徵，可疑多於可信。總之他的來源確是很古則是事實。漢書律曆志記唐堯纂修顓頊而訂曆，所根據者也只是傳說。可是尚書中却有一段說得頭頭是道：「

迺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命時。歲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官，衆功皆美。其後以授舜，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這也只能予人以半信半疑，因為尙書中成問題處實在太多。所可信者，甲骨文中已有幹枝紀日法的記載，則推至前一代的夏，或者已有曆法在推行了。但變更曆法的事，其實在古代也往往而有。如新莽時，大周金輪皇帝時，……幾乎無代無之，不一而足，且多未能行之百年者。就是春秋經與左傳所用的曆法，也要相差兩月。可見夏曆的廢革，原是「古已有之」。但亦有因此而鬧出人命案的，如清初德人湯若望以客卿而晉叙光祿大夫且執掌欽天監印信，主張中國應用西洋曆法。後爲徽州楊光先所駁，並駁其選葬榮親王日期之誤，結果廷議湯若望及監官等八人凌遲處死，子弟斬決者五人。旋令若望免死，赦族人罪，止罪五人，於是仍廢西曆而用大統曆。這也見得皇權時代之淫威，因一親王葬期之誤，引出這個軒然大波。湯若望以榮始而凶終，難乎其爲「客卿」矣。

陽曆與陰曆，雖不妨因迎合習俗人情而並行，但對於某些具有統一性的事情，則必須有固定的規定。如舊歷八月廿七日的孔子誕辰，及魯迅誕辰等，現在均已統一於「國曆」之下，深得通權之便。就是眼前的舊曆新年，不論它的勢力於民間如何深入普遍，然在名義上，却只能移「正朔」於「國曆」，而別名之曰「春節」。至於一切紀念之類自尤須用陽曆，與過去適得其反。收藏中有一份光緒三

年（丁丑）的申報，註云「西曆一千八百七十七年二月十九日即禮拜一」，距今已六十六年。中有一紀本年新正氣象」一則云：

「光緒三年自元旦至今已六日矣。連日以來雖寒氣逼人，然天日清明，較之去歲新正氣象大有雲泥之判。憶自去臘既望之後，風雨陰晦，少有舉動，即須攜蓋而行，雪少雨多，而雨又不甚大。然道途泥淖，行走維艱，已有十餘日之久。無論富貴貧賤，終日愁悶，恐有風雨度歲之憾。至今歲更新換舊之時，恍似同治三年甲子歲景況。民間除飢黎困苦以外，其無偏災之地，均可飽食煖衣，安居高枕，軍務亦僅在玉門關外，又况屢經報捷，戡定亦必不遠。今正如此氣象，自必日佳一日。行見五日一風，十日一雨，必能年歌大有，歲慶豐亨，關外軍務亦必一月三捷，不日即奏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之歌矣。較諸同治三年，不更見中興之景運也哉？尤可喜者，去冬已遣使英國與其恩祕拉結好連和，今歲又遣使赴美國日本與其總統國君修好約和，合五洲之國同爲一氣，實屬亘古以來所未有之局。日後再遣使往歐羅巴洲之法國與北日爾曼之普國，以及各洲之各國互相聯絡，更成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勢。至於俄羅斯之與中國，本同在亞細亞洲之地，自昔往來者，更無論矣，嗚呼，盛美如此，以視誕敷文德，舞干羽於兩階之唐虞，何多遜焉？若夫衆單于同時來朝，尊帝爲天可汗之隋唐，更不必言矣。」

新年「書紅」，固免不了連篇吉祥話。但一考當時的「客觀環境」，就類乎癡人說夢了。蓋事實上，中國那時正所謂積弱之餘強弩之末。滇甘之回亂方定，臺灣之談判方開，中英煙臺條約亦於前一年締結，而英王則在東方兼印度帝。至次年（光緒四年）左宗棠雖已定新疆，而琉球之併已迫眉睫，中俄伊犁條約亦成於崇厚之手。足見內憂外患，都叢集於先後，傾伏於四周，居然還想做什麼「誕敷文德」的夢！雖說棄舊迎新之際，總得喝上幾聲彩，然而既無警惕奮勵之意，又無哀矜勿喜之心，大家禦非在混濁潰沓紛飾昇平中敷衍日脚，飛至於此後的更劇烈，更糟糕的甲午、戊戌、庚子等大變亂緊接而至，種下後日的貧弱顛簸之根。在度過六十餘個元日後的現代人看來，不知應作如何感想？

上述的這份申報期數爲一千四百七十六號，距出版不過四年。查申報出版於同治十一年壬申（一八一—。是年會國藩卒，日本改用陽曆），報式約縱橫各一尺強，用竹紙四號鉛字印，每頁等於目前版式之半。每期八頁。以正月初七日出版者，前六日當爲新歲休假，此風至今猶存也。前五頁載正文，如論文、新聞、論示、京報、簡訊等項。後三頁則全屬廣告，每頁分四行，每行五格，卽全頁可容廣告廿則。然亦有併二格而作一則者，如今日之以每行論值，地位視行數多寡而定。廣告編排略如今日之分類欄，有藥品、洋貨、書籍、命理、拍賣、船期、機器等等。而「戲園」廣告之地位則多出一倍。中有鶴鳴，豐樂，天仙三家（今日皆已改「園」爲「院」字）。內惟豐樂專演崑曲。其所演戲

目，有至今已絕響者，而伶人之名，亦皆「不見經傳」，只三麻子尚能因「老爺戲」而想到。可惜我所藏不多，另外又只有光緒廿八年份一摺。不然，倒也可仿明清檔案那樣的整理出來，作中國近代史中最寶貴的材料。

李慈銘的「越縵堂日記」，其所以能異於凡流，成爲日記中之上乘者，就因其中頗多近代的各種掌故、祕聞、邸鈔等的札錄，故有時亦可作野史看。我頗想選幾則同光間的元旦日記來作一回「文鈔公」，不料所找的幾個元旦中却特別缺少議論和札記，如：

「同治七年，太歲在著雍執徐，春正月，斗建甲寅。元日庚戌。晨，日出杲杲，旋霧，午後微雨。亭午始起，終日看書作字。生年四十，未有寂寂如今日者。夜，孝達治具相款。」

「同治八年，太歲在祝黎（黎亦作犁。爾雅屠維，亦作徒維）太芒落（亦作大荒駱，爾雅作大荒落，亦作大荒——均原註），春正月癸酉朔。自晨密雨，至午後少止。見日景。旋復雨。予年四十有一年。晨起敬拜五祀之神，敬拜高祖以下像。終日讀書。賞王元叩壽及叩新年一番金。季弟來，夜雨達旦。」

「同治九年，太歲在庚午（歲陽曰上章，歲名曰敦牂），春正月（月在厲陬），元日丁卯，晴暖無雲，天氣和煦。昧爽起，祀門行之神。叩謝先像。偕季弟穎堂詣各房拜像賀年。」

「同治十年，歲在重光協洽，春正月（月在塞陬）元日辛卯。巳初一刻雨水。中氣微晴。陰寒。晡後有雪。予年四十有三歲。晨起祀門行戶灶諸神。叩謁列祖像，復詣宗人家拜像賀年。羣從叔父兄弟姪孫輩來。謝青芸總戎來。午詣宗祠，敬謁神主，會宗人。何竟山來，不晤。晡，偕弟擲宋選圖。夜書勝帖。」

這四個元旦中，越縵堂絕少外出。吾鄉習俗，元旦日多不出門，普通親友賀年，亦須待諸次日。鄙人與越縵堂同屬「浙東之氓」，或者皆有這種俗例吧？如同年初二日記云：「出門賀年二十家」，觀此而尤信。惟查婁子匡先生編的「新年風俗誌」中浙江紹興欄，所記風俗習慣，却未註明有此一例，但對越俗元旦祀神祭祖的情形，却頗爲詳細，與李君所記大致吻合。猶記白華絳村閣詩集中除夕詩云：矮燭杯盤慈母饌，小園伏臘野人家。惜全詩不能備記，但也頗得風土之勝。不過說到除夕詩，不待說，誰也忘不了兩當軒的「千家笑語漏遲遲」的一絕，只是被大家引用得太濫太熟，幾乎耳熟能詳了。其次，則白石道人的「除夜自石湖歸苕溪」的幾首絕句，也覺風趣清新，令人低徊而不能自己。詩共十首，這里且鈔下七首：

黃帽傳呼睡不成，抄篙細細激流冰，分明舊泊江南岸，舟尾春風颭客燈。
千門剝炬散林鴉，兒女相思未到家，應是不眠非守歲，小窗春意入燈花。

三生定是陸天隨，只向吳淞作客歸，已拚新年舟上過，倩人和雪洗征衣。

沙尾風迴一棹寒，椒花今夕不登盤，百年草草都如此，自琢春詞翦燭看。

笠澤茫茫雁影微，玉峯重疊護雲衣，長橋寂寞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

桑間篝火却宜蠶，風土相傳我未諳，但得明年少行役，自裁白紵作春衫。

美人臺上惜歡娛，今日空臺望五湖，殘雪未融青草死，苦無麋鹿過姑蘇。

這不啻將鄉村歲暮烘托紙上，讀之乃有悠然鄉關之思。而「分明舊泊江南岸，舟尾春風颭客燈」

，「已拚新年舟上過，倩人和雪洗征衣」云云，也惟水鄉小民始能領略箇中情趣。至「但得明年少行役，自裁白紵作春衫」之句，亦輕輕的道出了南渡詩人的心事，分明古今同慨也。

其實，從個人情緒與心理而論，元旦究不如除夕之值得流連。蓋元旦雖說是一年的開始，然來日方長，三百餘日中何必斤斤於這一天？不過因爲一年之計，而又是春的起步，才覺得有點意義。至於除夕，正如魏武帝所云「去日苦長」，翻翻偌大的一本日曆，就只剩下這麼一頁了；何況連這一頁也已到了盡頭，轉瞬逼取便逝，就非緊緊的抓住它不可！所以一宵之短，正亦值得留戀。這時了去百事，抓抓頭皮，百靜之中細思已往種種，就感到甘辛蜩集，冷暖自知，一種不招自來的悵惘悽清的情緒，縈繞在你的身心。世上也惟有「過去」才值得咀嚼與追求，縱然往者已矣，但它畢竟是件件真實，

不能再用任何力量可以加減，不像未來那樣的標渺無據。所以一年中的除夕，也是個人生命的大結帳，要借重腦和心來忙迫一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史上還是負的多呢，還是正的多？如希臘神話中所說，宗教的儀式就是除去於生命有害的東西，招進於生命有利的東西。然後決定如何作消極的除去，與夫積極的招進。雖說人總是「不如意事常八九」，然而細溯種種，難道就竟無慰情可勝處嗎？這樣的一想，便如元旦時喫到橄欖茶那樣的，即使略嫌苦澀，却也有其一分「甘」，可以在舌尖上回味片刻。

年來因限於環境，爆竹已干禁例，倘在從前，則一夜間就遍地是不絕的嗶啞之聲。這時千家列炬，燦燭高張，人們恭敬而嚴肅的來迎接初到人間的春！舉頭看火星在夜色中閃爍飛舞，真有一團高興之致。然魯迅先生以爲中國人發明了火藥，作用却止於祀神，而歐洲人則用以製槍炮，兩相比較，就看出我們的墮落而無用。但我却覺得火藥的最理想，最崇高的用途，實在還是回到放花炮上面去。在新年或節日，讓小孩們快樂而大胆的當作玩具來放，讓小民於嗶啞聲中添點興奮和愉快的生趣，無論祀神娛樂或點綴，無論是平空的耗費，總勝於作殺人的武器。如果問我在民國卅二年元旦中有什麼願望，那回答該是：願望有暢暢快快的放爆竹的一天，像小孩那樣的，雖灼傷也所甘心。

（三十一年冬，後大雪二日燈下）

憶三家村

人當空靜下來的時候，最容易墜入沈思和回憶之中。急景凋年，風月淒清。在這時候，覺得鄉間的廊簷屋角之下，和家人曝着溫朗的朝陽，或抬頭望望瓦上啁啾的黃雀，以至一個人靜靜的把身心浸潤在記憶之中，皆自有一種萬物靜觀的從容意趣。這說來好像有些暮氣，但在眼前的寂寞昏黃客館中，雖不至如張陶庵那樣的把回憶看作劫火猛烈，燒之不失，但舉目雲天，遙思往事，大概也難免有一縷難言的淒酸和悲涼，來自我們的心吧——。至於回憶之中，自也以兒時的遊釣哀樂，最易令人中心藏之。所謂馬齒雖長而童心猶在，可見原不限於區區一人。

凡是一向生長在偏僻一點的鄉下的，多數要經過幾年幼學瓊林，大中論孟之類的「薰陶」。教師也多數有一點功名的，大約自舉人至於秀才。舉人以上因為總可弄到一官半職，所以也不會來過這種冷板凳生涯了——。這就是所謂私塾。用新一點的話來說，正是知識份子的沒落的一途，但這並沒有辱沒三家村老師們的意思，我們可以老老實實的捧出「大成至聖先師」孔夫子來，他非惟是沒落的貴

族，而且還是文獻無徵的亡國之後。他老先生栖栖遑遑奔走一生，到頭還是以冷板凳終其餘年。傳云魯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命其子南宮敬叔及孟懿子師事孔子，時孔子纔逾而立。然這也並無嚴格的授受形式。迨自周返魯，一直至晚歲隱居，纔擴大而有所謂三千弟子。論語中說：「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也。」古代的束脩乃是師生初覲面時的禮物，其品類也不出絹帛酒肉。於此可見孔夫子大概是有教無類，連大盜和鄙夫都誨之不倦，不像有些冬烘那樣的尖酸迂仄。論語中時記載孔門雍容寬博的氣象，如「公冶長」篇云：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恨。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這境界親切而有光澤，正是儒家淡泊淑靜的好的一面。孔子自己的話，尤其切實素樸。綜合起來，正是善與人同而已。但這却不是一些遺老或國粹狂者所能企及。他們第一就缺少那種寬博澄明的修養，但說出題目來卻要比孔門師弟深高得多，其結果遂流入讀書人最泛濫的路上去，連自己也約束不住，正是自然之理——。但是慢着。有嘴說旁人，無嘴說自身，像我們那樣的又豈能免於這些通病呢。然則這也不待別人的反唇相譏，老實地先在此書一個啞吧。

私家的授學，恐以春秋以來爲最發達。不過這與後來的私塾是迥不相同。私塾只是讀書人一個關

口的小圈子，斯文一點的說法就是「半耕半讀」。不過自己大抵也有幾片地，至於真的像長沮桀溺似的耕耘着，幾乎是沒有的。這應得把耕字看得廣義一點，如諸葛先生之躬耕南陽一樣。或者呢，如陸劍南詩中說的，人生覓飯原多術，最下方爲祿代耕。把不食祿不做官的讀書人，就等於在耕一般。例如我最初上學的那家私塾，就叫作耕讀草堂。他們的兩代都是以教書爲業，我是拜後一代的爲師，而却在「太先生」的手下唸完論語，對過課。父子兩人，一年中也有輪流教讀的時節。其措施和教授之法，兩人也相差不遠。我入學的時節約摸民國十年左右，這時歐戰剛剛告終，中國的經營洋貨事業者都沾著一點利潤，所以我的祖父便主張只要稍微識點字，即應進入商界；覺得讀書或做官，都是希望少而愈義毫無。又因爲這家私塾在當地較爲正派，且距寒家也祇一箭之遙，故就於七歲那一年，正式進去拜老師了。上學那天穿着祖母製的紅色繡花的書生袍——像舊戲裏小生穿的那樣，向塾中的書桌前三叩首。桌上香煙繚繞，氣象十分莊嚴肅穆，儼然有至聖先師高高在上。叩畢，即向老師行禮，然後與各同學作長揖，並分糖茶一盞。於是老師先在課本上硃筆寫一富字，一面隨即寫一貴字。課本是「人手足刀尺」的商務板的小學教科書，待至一年半載後，方始談論語大學與中庸，普通總須讀全書三遍。惟與「生書」並教，名曰「溫讀」。但讀的都是白文。先生也很少有講說的，這真叫做「白紙黑字」，兒時尤其感到茫然莫解。倒是幼學瓊林還有點興趣，因爲中間有許多故事與典故，而先生也

略加解釋。我記得幼學中有「新剝鷄頭肉，明皇愛貴妃之乳」的話，少時讀了也不懂什麼，待到年事漸長，再看註解，倒確有點輒涉遐想。這時自己雖已不讀，然却教年少的一位同學，將這話去問老師，他自然也只好含糊的說過了事。讀至三四年後，才讀起「古文觀止」和「策論」來。一星期中各選一二篇。策論是從什麼「全國國文成績彙覽」一種教材上鈔讀的，彷彿是一家國學學校高材生的文卷，也有岳武穆關壯繆的人物評論，也有秋夜泛月記的遊記。我們先鈔了下來，再立在老師的案前聽他搖頭擺尾的講解，有時候老師就以讚美和責備的口吻對我們說：「你們看人家是做的多麼的好！」然而說來彷彿大忠厚，我們老師出的作文題目也是暗中從這上面鈔來的，等到我們把卷繳上給他改時，只須將原書上的詞句一字不少地鈔進去。所以我們的文稿終是被刪得厲害，而且絕少得好評的。這部國文成績彙覽雖然是鉛印本，但不知他是怎樣買來？我們也想買，然而終於買不着。這倒真是人間的祕本了。後來學做詩了——那是我自己要求的，而且塾中就只我一人。我那時很受一位愛西峴體像發瘋的朋友的啓導，居然也掉弄那些軟玉溫香的文句，但不幸老師所出的詩題，却是什麼飛艇，荷花，西瓜，臘燭之類的呆板而枯燥，自然也一樣的被塗刪得隻字不存。我記得「西瓜」的一首末句中，被改爲「火攻落地卽開花」。據他說，戰場中有一種叫開花炮的，發射時頗像西瓜墜地云。而我也漸漸的悟到了要想從三家村中學詩，恐怕永遠不會有成就的。大約我老師的接受的「道統」是：字臨

館閣，詩尚賦得，文崇策論。依然三位一體的受命於八股系統，只是這時已沒有「臨軒取士」的機會了，豈不惜哉。

起先的幾年，我們塾中是無所謂星期日的——除節日外。後來才始看起學校的樣來。這對於我們，真不啻是澄然的足音。在學生時代，對於放假的好感，誠有如魯迅先生第一篇小說「懷舊」中所寫的一樣，巴不得「禿先生」明天生病，如果家有婚喪，那更「雀躍三百」了。現在我想起來，凡是「先生」，望之總有些「禿」然。例如敝老師之大好頭顱，就彷彿有童山濯濯之致。一到了每天午後，他就枕在籐椅上，呼呼地睡了過去。於是這就臨着我們——這些不幸的小人物唯一的課外活動之良機。因為課室的後面就是菜圃和草地，如再穿過竹籬，那就是一碧無際的水田和雲天，同學們就趁機捉蟋蟀，捉蝌蚪，放野火，跳高欄……等的遊戲。至於我，却看起宰予的壞樣，跟老師一同去「夢見周公」，享受「手拋倦書午夢長」之趣。

等到老師的晚年，大概也因蒼蒼者或化而為白矣之故，精力逐漸衰竭，管束學生也較鬆弛，非元兇即不重打；甚至像我這樣的胡亂背書也不注意。我是怎樣的背書呢？直到現在還覺得言之愀然：把今天所要背一章的首尾兩句記熟，等到背時託各同學高聲朗誦，使一室為之鼎沸，這樣我的書聲就反而淹沒隱糊了，我便隨心所欲的胡謔了事。——這樣的作弊，一直維持到我的離塾。等到在另一的私

塾中，用的是另一的花樣：因為老師的背後放着一條擱几，等到背書時只須同學將同一書本放在几上，就可萬無一失的背了出來。尙逢着默書呢，雖然原書已給老師收去，但只要把桌面挖一個小洞，向抽屜裏偷窺早已安置的「副本」，自也一樣的奏效。不過後兩者却較普遍，恐怕自老師們至於現在「丘九」，都是如法泡製。所以我這段話也沒有什麼「教稼升木」之嫌吧？

我現在雖懊悔着少不努力，對於經和道兩具懔然。但如斯蒂文生所說，「兒時的過去未必怎麼可惜，因為長大了有好處，譬如不必再上學校了，即使另外須得工作，也是一樣的苦工，但總之無須天天再怕被責罰，就是極大的便宜」云云，實在不勝同感之至。至今偶一念及老師的威嚴，與夏楚或栗鑿之痛，不禁尙有餘畏。說到舊時塾中所用的體罰，真可謂蠻性的遺留。如栗鑿或手心，幾是家常便飯，然弄得不湊巧，卽與腦神經有損。栗鑿是以食指鉤成弧形，使其有彈性作用，托的一聲向學生腦角擗去，發出清脆的聲音，據說有「振動運鈍的腦筋，發生速力」之妙。此外，也有跪紅燈籠或貓狗，必須跪得不許破皮或啼叫，否則就難免於責打，這真不亞於酷吏的虐政。不過這只得諸傳說，民國以來殆已廢除，如知堂老人所說，「傳聞會祖輩中有人，因學生背書不熟，以其耳夾門縫中，推門使闔，又一叔輩用竹枝鞭學生出血，取擦牙鹽塗其上」，這不禁要爲現代士子捏一把汗，神經衰弱的卽聞之也毛骨悚然，如讀蒲松齡的聊齋。人類大抵都有一點變態，中國因爲走得慢一點，而各方面又多

缺陷與漏洞，故自王公大人以至老師之類，皆有一種奇怪而神祕的念頭想時刻發動，一有機會就要任性外洩。眼前雖然已進步得多，但會考不及格而自殺發狂者，仍然實繁有徒，則亦執木鐸者所當深思熟籌的一個問題也。

中國有一句老話，叫作「棒頭出孝子」，與西洋的「省了棍子，壞了孩子」之說恰相吻合。這不但是尋常百姓，尊榮若皇太子，也免不了經過棍棒的「錘鍊」。如英國亨利第四的兒子就被保姆責打，而且還記在帳上：

一六〇三年十月九日，八時醒，很不聽話，初次挨打。（附註，太子生於一六〇一年九月二十七日。）

一六〇四年三月四日，十一時想吃飯。飯擊來時，命搬出，又叫擊來。麻煩，被痛打。

從這兩件事情看來，亨利太子似乎並沒有什麼大過失，何至於被打得這般起勁，大約因為亨利第四特地命令之故，保姆遂也不能不等因奉此了。至於中國的家庭教育所造成的結果，往往非奴才一般的馴服，即流氓一般的專橫，跳不出「溺」與「虐」的兩極端，安得化之以中庸平實之道呢？

關於私塾之記於其他文字中的，記憶中有魯迅先生小說的「懷舊」，散文的「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以及知堂老人的「我學國文的經驗」，還有蘆茨先生在「看人集」中亦有「同窗」一文。對於

鄉間私塾的情形，可以部份的看到一點。所云三味書屋，正是實在的名稱，如如堂所云「到了十一歲時往三味書屋附讀，那才是正式讀書的起頭」。又說他第三個的塾師「名字可以不說，他是以殺盡革命黨爲職志的，言行暴厲的人，光復的那年，他在街上走，聽得人家奔走叫喊「革命黨進城了！」立刻腳軟了，再也站不起來，經街坊抬他回去」，大約便是「懷舊」中的「禿先生」——。這篇小說刊於最初小說月報，署名周連，爲惲鐵樵先生所大加讚賞，寫塾師的狀貌和學生的心理「維妙維肖」，而出以一貫的諷刺冷雋的筆調。後被轉載於「希望」半月刊，才引起大家的注意，其「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尤有卓然風土之勝，所述與吾鄉的私塾正復相同。

我在私塾中約摸過十一年的光景，前後凡兩家。前者是老師的家，後者却是別人的祠堂。此刻回想起來，無論文字意義，都忘記乾淨，真如俗語所說的「還給先生」了。現在如果需要懂點所謂「國學」，就須重新用起功來。至於其他的什麼外國語文，格物致知之學，以至世故人情方面，更加的談不到了。後來到了上海，曾經以筆名撰一稿於鄉間的報上發表，那是攻擊私塾的，據說頗引起當地父老的不懌，說是我的「忘本」。在未離故鄉前，也曾聽說私塾將被取締，但第一步是向當地教育局登記。然而我的那位老師却非常倔強，其理由是這些學生都是由他們的家長自動來就學的，他並沒有強迫的意思。事實上，鄉間的士紳之類，對於學校的跳跳蹦蹦，甚至於男女同學的風氣（其實私塾也是

男女並收的)，在頑固的眼中看來，真不啻同一枚釘！反而覺得私塾的溫文爾雅是一種美德。我們且別小覷那些三家村，它的背後正有着根深蒂固的舊傳統，而中國人又永遠是主張一動不如一靜的。此外，由學校之未能普及，師資之貧乏，學校本身之窳敗，也是不能取私塾而代之的最大原因。

我想，以十餘年授受之誼說來，我是應該感謝幾位老師們的。然而，以我所受於他們的痛苦和流弊而論，恕我直率的說，却是從心底送出我的憎惡。

（十二月廿九日夜，雨窗。）

歲行盡矣

一年又快到了盡頭了。「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聽着那汨汨而去的水似的流光，却也禁不住的要從心底擠出一聲喟然。有時抬頭眺望着樓前的太空，太空也不復像秋來的眸子似的澄清，却處處予人以壓迫消沈之感，連整天蹀躞着的雲絮，也失却了閒散從容之致。那四面八方襲來的風，尤其愛向無力的樹枝挑戰，在落日餘暉中反映着婀娜之姿。「愁多思買白楊栽」，這時候真的會令人記起白楊來。對着它的憂鬱而嗚咽的蕭蕭之聲，有誰不聞而愁緒湧發呢？較之赤壁賦中的如泣如訴的洞簫，似乎還要令聽者覺得憂思之不絕如縷。而冬天就正是以寂寞與沉默，來征服人們的心。又何況處在眼前的偏僻天地中，更有杜少陵的孤城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雲雪滿山的感喟。

然而，「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雖蕭條如嚴冬，但還不缺乏她的可以流連賞玩的一面。即不說人數很多的消寒會之類，就是斗室獨處，或良朋二三，也未嘗不能得片刻之優遊，或半日的流連。猶記蘇東坡答毛維瞻書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閒，得

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想當一笑也。」這說得新鮮一點，大概就是所謂「情緒的散步」吧？歲暮天寒，風雨彌多。一個人在孤燈相對，四窗寂然之夜，於略略的料理一下書齋之後，撥着熊熊的爐火，泡上一壺清茶，慢慢的喝着以取暖。一面則聽着那體體而下的滿院風雪，一面從篋中翻出幾本熟讀的書籍，就不啻如故友重逢，大有古人雪夜閉門讀禁書之趣。而寒士生涯，庶幾也盡於此中了。這時如果有不速之客剝啄而來，那末，先給他撲去滿肩雪花，再揀一個靠近爐火的座位，無拘束的傾談着，使彼此相視而笑，莫逆於心，然後大家又輕輕的誦着「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之句，於是賓主便在夢似的詩境中，品呷着當酒的濃茶而陶然了。

寫到這樣，使我聯帶的想起了晉代的王徽之來。據「晉書」卷八十載：

「徽之字子猷，性卓犖不羈，爲大司馬桓溫參軍，蓬首散帶，不綜府事。又爲車騎桓沖騎兵參軍……嘗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獨酌酒，咏左思招隱詩。忽憶戴逵時在剡，便夜乘小船詣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徽之曰，本乘興而來，興盡而反，何必見安道邪？」

魏晉間多卓異的人物，而王謝子弟，又爲一時俊選。這雪夜訪戴便是一個好例子。但這種心理在常人亦往往有之，我們不妨稱作「實現的悲哀」。推而言之，人生大約多爲幻想或希望所支配，識字

的人比較特別敏於感觸，故所望也較繁複。但一旦得到實現或成功了，反而覺得興盡而意窮。信如羽璫館主詩云：「未濟身焉終縹渺，百事翻從闕陷好，吟到夕陽山外山，古今誰免餘情繞！」世上的成功既不常有，則缺陷自無時不環繞我們的周圍。中國人尤其喜歡「大團圓」，所謂花好月圓人壽，就一向是我們最甜美的夢。但鄙意以爲我們對於任何事物，究竟還是保持一點距離來得好，讓大家從容地去回味與咀嚼，不要弄得一覽無餘。王子猷雖然已覺「興盡而反」，但畢竟還未碰到戴安道，可以在雪滿篷窗中，遙遙地帶着一位故人的影子回到家裏去。

一年四季中，最富於變幻莫測，令人驚奇眺賞的，自然無過於自然界了。不論羣山萬壑，春花秋月，都可以信手拈來，逸趣無窮。至於冬天，則是一歲的尾聲，彷彿生命史上一個清算的時期，更其值得留戀與盤桓。不但風露既多，而霜雪尤爲他時所無，無論清晨薄暮，總多少添上一些意趣，足以耳目一新。不過，這在五光十色的「大都會」中，不免稍覺減色，而最適宜則是江村或水鄉。恕我扯得遠一點，我們或者真是從魚所進化的吧，信如人類學家所考證的。對於水，却特別的有許多親切與好感。又因爲生長江南，跟湖海越發有了因緣。雖然氣候較北方爲暖，但對於霜雪，也不至如南蠻缺舌之輩的「詫爲奇觀」。歲時伏臘，小小的村市中自有一種紛紜而愉快的空氣。樸素一點的，則如知堂老人所說，「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裏，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鉢，

喝清茶，同友人談閒話，那是頗愉快的事」。鄙人與老人同是出身浙東，故鄉的冬日情形亦大同而小異。但這時若果信步的在小街青石板上行走，覺得來往的人，總是現着緊張的神情，兩手拿着厚重的物件，像備祀神後的享客之用。這就是所謂年夜飯：通常是先一夜祀神，俗名「謝年」。自二鼓而至子夜，祀時氣象十分莊嚴，惟婦女則一律迴避。祀畢，亦有放鞭炮，焚金色紙錠的。接着就將祀神的一部份酒菜，給家人圍着桌子吃個暢快，名曰年糕湯。至翌日中午，才始正式的宴請親友。中人之家，菜肴也不出一定的形式與件數。然也有併作一日——即中午祀神，申刻享客的。這樣，大約在半月之內，每家都輪流着有一次熱鬧的聚會。飯後多數是作着所謂方城之戲，且鄉村的娛樂也舍此而無他。最後方始踏着冷冷的月色，伴老嫗幼的回去，頗有家家扶得醉人歸之趣。這也可說是村落社會的遺風，還有「社祭」的餘韻。不過後來却借着鬼神的名義，來滿足凡夫的口腹了。

關於類此的故事，見於昔人的文字中的，在楊惲報孫會宗書裏也有一段記述：「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炷羔，斗酒自勞。家木秦也，能為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這約略的窺見漢代「歲時伏臘」的情形，惜乎楊子幼却因此把頭顱斷送了。然當時還有拊缶鼓瑟，其熱鬧當尤勝於現代吧？查風俗通八卷

「臘」云：「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爲臘。臘者獵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獵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襄於戌，故曰獵也。」然則臘的原來意義，也可說是遊牧民族遺留的痕跡。大抵古來大部份的風俗，其起先的作用都是跟實際生活有關，到後來數典忘祖，就成爲一些空虛的形式，變得告朔之餼羊了。

一年十二月之中，以首尾兩月爲小民最忙迫熱烈之期。蓋送舊迎新，人情固有所不能已者。在除夕那一晚，於一星如月的暗夜中，常有手執紅燈籠，頭戴厚氈帽，踏着殘雪未融的泥卷，忽促地來往着——這多數就是收帳的夥計。待到天色黎明，才興奮地扶着錢包到店裏交帳。店中人亦徹夜不寐，必須將所有帳務完全結算清楚。舊式的商店，一向沒有星期或假日，而一年之計，就僅只新年中的三五天而已。這大概也是南北一例，而有帳必討。如「舊京風俗志」記北京商店除夜情形曰：「早年商店向主顧討帳，往往延至此日，尙至未償還欠債之家催迫，有由一次至數次，來索或坐索者，但一至其本櫃放鞭接神時，卽絕口不談債事，雖再遇諸路途，亦和顏悅色，互道新禧。」此蓋闔閭之通例，如年節無着卽須延至次年端節。鄉間傳說，貧民之無力償還年債者，亦有匿至「躲債廟」去度歲，其設想可謂別致而有實用。「舊京風俗志」又有記守歲故事云：「除夕之夜，北京商店，均終夜開門營業，卽當舖亦然。自庚子年經過大搶，始有戒心，改爲五點或六點上門。住戶終夜不睡，尤以婦孺爲

最高興，謂之守歲。按神以後，圍家包煮餠餠，更有暗置黃銅小錢一個於餠餠之中，將此參置於衆餠餠中，考驗此帶銅錢之餠餠爲何人所食，卽認其人本年福氣命運均好矣。」這所說的與吾鄉小有不同。浙東寧屬數縣中，於除夕夜將黃銅小錢置於米倉及米缸中，隨卽貼以木刻的紙神，並將紅紙固封於蓋，直至翌年方能揭去。至云婦孺最爲高興，固然不錯。但比較起來，婦女在這一夜也特別的需要忙迫，勞動。所有一家內的祭祀烹調，灑掃陳設等部必需漏夜中準備妥貼，然後亦有結伴的到寺廟中去守歲，俗曰「修爹娘完全」。孟子會謂君子有三樂，而「父母俱存」則爲其樂之一，不意鄉間婦女亦有耿耿此心。李慈銘桃花聖解盒日記同治十年除夕條云：

「三十日乙酉，晴。早起祀門戶諸神。書春聯及福字大門聯云，環帶畿劄守德之宅，浮湛郎署與物爲春。聽事聯云，斧藻馬班鉤稽鄒鄭，辦瑯風月纂組山川。堂聯云，芸函銀管千秋業，花勝珊欵百福人。書會祖考妣，祖考妣，本生祖考妣，先君先恭人神位于直幅上，縣中堂拜之。買水仙花兩本爲瓶供。夜祀爺。祀先人。祀寓中故主。是日還諸肆債錢，付福興居酒食錢七十二千……。」

這可看到七十餘年前鄉間除夕的儀式的片段，到現在也並無什麼大變革。中國人的「祖先崇拜」可謂由來久矣，或者因爲一向是農業社會的緣故。人民的一般智識，皆得於積累的經驗，而這就是農

業社會的特徵。不論養生送死，敬老孝親，都是由此出發。人民覺得經驗之可寶貴，就不能不向老輩表示尊敬，亦正是自然之理。惜乎徒有經驗，而缺乏智識，致與埃及的人面獅子相去不遠，徒以悠久古昔炫人，終至於留下筆頭上的「良風美俗」而已。觀民風足以測示一國的消長——如果有志之士能從人民的趣味、風俗、常識、風土、習慣上面加以研究與考測，從而使之如何提高，如何解放，如何充實，似乎與我們日夕提到的「大眾」，不無切實的裨助。不過這做起來需要謹慎而有選擇，免得爲復古派或國粹狂者引爲同調，結果依然與人民痛癢不關。

其次，說到兒童方面，倒是真的能在除夕或新年中，自由暢快的玩一下了。年燈，年畫，鞭炮之類，都是他們心愛的恩物。查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各省童謠集」中有「新年」一首：

新年來到，糖糕祭灶。

姑娘要花，小子要炮。

老頭子要戴新年帽，

老婆子要吃大花糕。

其天真質樸之情，瞭然可見。況且又是在寒假裏，可以不復看到老師威靈顯赫的臉，就是家長的管束也較爲鬆弛。鄉間的私塾尤無所謂「禮拜日」——這時真成爲「千載一時」的好機會。於是在廟

院地攤，大街小巷之間，無不是「若輩」小而活潑的蹤跡。這說起來實在可憐，中國的兒童素來缺乏自己的園地，而鄉村的遊戲或活動的所在，供給孩子們的，非絕無即僅有。偶然有新年之類的節日，便不啻從天而降。即使買不到玩具花燈，然而那種不常有的熱鬧緊張的空氣，已經足以波動他們的心了。至此復憶及范成大「臘月村田樂府」中有賣癡獸詞云：

除夕更闌人不睡，厭禳鈍滯迎新歲。小兒呼叫走長街，云有癡獸招人買。

二物於人誰獨無，就中吳儂仍有餘。巷南巷北賣不得，相逢大笑相挪揄。

櫟翁塊坐重簾下，獨要買添令問價。兒云翁買不須錢，奉賒癡獸千百年。

范石湖不愧爲田園詩人，在宋人中占得清雋的一席，故其筆下亦頗有風土之勝。村田樂府共十首，足以與白石道人除夕自石湖返苕溪的十絕互相輝映。其樂府序中有說明賣癡獸云：「分歲罷，小兒繞街呼叫云，賣汝癡，賣汝獸！世傳吳人多獸，故兒輩諱之，欲賈其餘，益可笑。」不知目前的蘇州尚有這種習俗否？至吾鄉則未之或聞。昔人詩有「始知伶俐不如癡」之句，可謂實獲我心——尤其當此天下淘淘之日，人而能保持一點「癡獸」，安知非爲一種便宜？世上有許多事物本來應該裝作眼閉眼閉，「心照不宣」，樂得癡癡獸獸的過去，如鄭板橋所謂「難得胡塗」，又何必一定賣盡癡獸，惹得一身伶俐乎？善乎莊生之言曰：不材之木，可以全天。大家能留得幾分癡獸，則煩惱或者可以減少。

一些。癡果可買，鄙人倒想做一個忠實的主顧呢。

這里還是言歸正傳。照目前的局面說來，就是成人們的世界也慢慢的枯燥，侷促起來，因此對於孩子們的節日遊戲，自然也不免縮小了他們的興味和活動——，尤其是鞭爆之已干禁例，物價之如虎添翼，恐也只能在寂寞悄然中跨過這冬的門檻。猶記魯迅先生詩云：歲暮何堪再惆悵，且持卮酒食鷄豚。惆悵即不妨將它暫時排去，但單是卮酒鷄豚之類，在眼前已覺是十分奢侈的願望了。然則只有像雪萊所歌唱的，如果冬天來了，陽春寧復迢遙？等到萬花如笑的春天，讓大家放肆地歡舞吧。

臨末，還有幾句迂曲的話，就是這篇小文全是以舊歷來作準的。區區之心，也無非是存漢臘而思正朔而已。

（舊冬至前二日，夜三鼓，燈下。）

燈市

世上的許多「流風餘韻」，在最初原是出於實用的，到後來時序遷移，才變成昇平的點綴了。如文學之起源於精力過剩——也正是勞動的產物。因此文章若果搖曳而下，接論也就漸漸的來了：中國民間的各種風俗習慣，物令節日，也是先民從慘澹經營中換來的人情味，真正可以說是一點小意思。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休，原是自然之理。又如「七月流火」中所說，「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酒斯饗，日殺羔羊，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也頗有雍容的情致。農民們在一年到頭被奴役、被剝削之餘，偶然得到了一份休息。這時百工已畢，兩肩暫輕，眼前彷彿閃出一星明亮，就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了。和讀書人說的「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的愉快，似乎還要淳朴單純。

從前陳立夫先生曾經將中國舊歷中的二十四節，灌輸進新的，現代的內容進去，如崇拜祖先改爲紀念民族英雄等。用意固然不錯，但恐非保守的小民們所歡迎和接受。而且在事實上，他們的趣味和慾望，跟士大夫根本有着遙遠的距離，在階級的鴻溝之間，難得搖着同情或瞭解的船進去，能不加以

摧殘壓抑，已是絕大的幸運了。前一回看「乾隆御製」的「耕織圖」，裏面照例有春風夏荷，晚唱夕照一類的詞眼，雖然「琳琅滿目」，但於真正的耕和織者又有什麼的關繫呢？鄭板橋詩云，滿身綺羅者，不是養蠶人，真是一劍見血。我想，凡是有「御製」的福氣的皇帝之流，對於詩詞，本來是貴而後工的，其所以搔不到人民痛癢自無足怪，唯生論作者固與十全老人大有分別，但其尊嚴的紗帽的影子，總是與小民相隔一閃吧？

查陸放翁老學庵筆記卷五云：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遊觀，吏人遂書榜揚於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這段記載很有意思，出諸陸劍南筆下益覺幽默而風趣。如俗語所說，「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其出典殆與此有關。不過也着實令人感慨，人民僅有的樂趣，動輒爲官僚，豪紳的喜怒所支配牽制。而且即使是避諱吧，照例總是由於別人對你的尊敬，才不敢將大名高聲朗誦，却從未自己用權力來硬叫人避的。但我退後一想，就是皇帝老子的諱，在小民恐也無此閑情逸致，來講究避與不避。田登雖做得露骨一點，却也不失爲老實坦率。

燈市普通皆定爲舊曆正月既望，也卽上元節。惟吾鄉則以十三日爲上燈，十八日爲落燈。民國十

二年新印的縣志有云：

「十三日謂之上燈，各祠廟卽懸彩燈，陳器玩以供神，謂之燈祭，亦曰擺祭，至上元而極盛。十八日而燈事散，謂之落燈。」

上燈時復將初五日已卸下的祖先畫像——幀子，重新懸上，至落燈時再度拆除。但大規模的放煙火或鬧燈花，像有些筆記中所記的，却不易遇見。大抵指定寺廟，飾以綵彩，懸以燈燭，並徵列富室的器玩字畫等，供市民的參觀。此卽所謂擺祭。然此僅係一年一度的裝點，別無多大意思。另外却有熱鬧緊湊的賽會，令孩子們特別感到興趣的，則是羅漢會。扮演者多來自田間，約七八人一隊，以一半充樂手，用鏡鈸和鑼鼓，鏗鏘鬧雜。一半則扮會中的角色，頸上套以較頭大一倍的假面具，顯出和善嘻哈的表情，如山門前的彌勒。較之前在畫圖上所看到的，西南一帶的跳神臉譜，大小相同然多猙獰之狀。以人家的庭院或空地作場址，名目也有好幾種：曰李姐謝年，曰和尚下山，曰捉徒弟剃頭……，意云一徒弟不肯剃頭，師父強迫剃之，於是作出種種追逐舞蹈，躲讓逃匿的情狀，緊張而活躍。因此俗呼之爲「跳大頭壳子」。但角色全不開口，如啞劇然，否則卽犯禁忌，時間約一小時餘，跳畢卽移入他家。被跳的人家多數是舊日虔許的「願」，如家人之曾經重病，痊癒後以此作驅邪消災的酬答，其意恐不出於懺悔謝。現在仔細推想，或者正是古代「傺」的變相。論語「鄉黨篇」有「鄉人傺」

一語，孔穎達注謂「驅逐疫鬼」。後漢書則以「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而不在新春。並以黃門弟子年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百二十人爲儺子，皆執大鼓，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復伴以十二怪獸，歡呼馳逐。同時黃門令卽奏曰，「儺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之，儺子和之。「儺子」卽童子，與振字通，薛綜注謂「幼子」。至夜深「持炬火送疫出端門」。舊注以爲顓氏之三個兒子，生而亡去爲疫鬼，而「罔兩」卽爲其中之一，善驚小兒，有司大儺「所以扶陽抑陰」云。日本也有追儺，舉行時撒以黃豆，黃公度在日本國志的「歲時」篇中曾有記述，約在立春前一日，名曰「節分」。森鷗外有小說曰「追儺」，知堂老人曾有節譯，收在平出藥味集的「撒豆」中，森氏並云羅馬也有類似的風俗，惟在正月間的半夜裏。次則周譯狂言十番中，有俗曲曰「立春」，（原作節分）寫的正是類似的故事：一蓬萊島鬼於立春前夜調戲民家女主人，却被女人乘隙撒豆擊退，結果賠了夫人又折兵，把自己的隱身簑笠招寶小槌都留下屋裏了，而其對白尤多妙趣。這許多故事中，雖表現的儀式今昔多有歧異，但原意殆同出一元，至最後却近乎新春的雜耍了。故鄉間跳演時，有的家長就禁止兒童去看，但是沒有用，孩子的心總是勇敢而愛熱鬧。何況世上的禁遏的結果，本來適得其反，等於熱烈的勸導，你愈禁而人們的嚮往也愈切。不過當看的時候，確稍有恐懼的感覺，這還是受家長起先驚嚇的影響，至於歡喜讚嘆之情，却毫未減削也。羅漢會的舉行多在深夜，有時雖睡在溫暖的被窩裏，還是

惘然心動，揉着惺忪的睡眠，克服寒冬的夜氣，偷偷的趕出去看易白。

往讀宋人「生查子」詞云，去年元夜時，花市燈如畫，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今年元夜時，月與燈依舊，不見去年人，淚濕春衫袖。但這首詞的作者，却頗引起後人的紛爭。載道的人說是歐陽修作的，而言志的人却以為斷腸詞作者朱淑真女士。依我看，似乎也不像六一居士。然總而言之，我們覺得宋朝有着那麼一首詞，而在燈市中還有那麼一段「旖旎風光」，無論才子或佳人，在此刻，也可算是「老輩風流」吧？由於宋代燈市之盛，更令我想起當時的另一記載來，靖康紀聞記靖康二年正月十二日，「又津搬景龍門常放燈，所用金燈，琉璃，翠羽，飛仙之類赴軍前交納。蓋自月初金人大索元宵燈燭，欲於城上作元夕」。這個倒有些亂世風光之感了。如果讓我們掉一下文袋，則正用得着王右軍的「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的話。至同月十五日：「陰雲四垂，家家愁苦，士夫憂憤作爲詩歌者甚衆，獨著作郎胡處晦上行，人多膾炙」。其詞有今日君王歸不得，傾城回首一啼悲，會看山呼聲動地，萬家香霧滿天衣之句。這裏還可以用「蘭亭集序」的句子來搖擺一番：看到燈市的爛漫固然是「信可樂也」；而念及時事之日非，則就未免「豈不痛哉」了。至南渡後，吳自牧夢梁錄卷一有云：「今杭城元宵之際，設上元醮諸賦修淨賦道場，官放公私做屋錢三日，以寬民力。舞隊自去歲冬至日便呈行放，遇夜官府支散錢酒犒之。……姑以舞隊言之不下數十，傀儡衣裝新鮮，細且戴花

肩珠翠冠兒，腰肢纖裊，宛若婦人。府第中有家樂，兒童亦各動笙篳琴瑟。清音嘹亮，最可人聽，攔街嬉耍，竟夕不眠；更兼家家燈火，處處管絃」。

這樣一直到十六夜，才收燈散隊。當時多爲民社所主辦，如今日的賽會。燈市不知起於何時，至上元之最早見於記籍者，當爲史記索隱：「按上元是古曆名」。但究以正月中的那一日，也頗不一律。其後一直自明皇而至宋以下，始鉤心鬥角的競相仿行，如夢梁錄中記臨安盛況，雖是小朝廷猶「家家燈火，夕夕管絃」。石湖居士且有燈市行詩，茲全鈔於下：

「吳臺今古繁華地，偏愛元宵燈影戲。春前臘後天好晴，已向街頭作燈市。疊玉千絲似鬼工，剪羅萬眼人力窮。兩品爭新最先出，不待三五迎東風。兒郎種麥荷鋤倦，偷閒也向城中看。酒壚博塞雜歌呼，夜夜長如正月半。災傷不及什之三，歲寒民氣如春酣。農家亦幸荒田少，始覺城中燈市好。」

這末了的兩句，可以說是全詩的關鍵。中國節日時令，最看得重要的密切的，不待說是農家，而他們也就是缺少空閑和休息的人。真難得於一年的歲尾中有幾天較爲平靜的日子，片刻的優遊，於精神上確是最切實的安慰。聽著滿村蒼涼的瑣啞，對著一片輝煌的燈火，他們興奮，熱烈，最後，則陶醉在這樣的空氣中了，而且他們遊戲時都是集團的、共同的、含有運動性的，不像官紳們之自私鄙

齋，僅僅供妻妾們一笑。但這裏有個前提，如范君所說，「農家亦幸荒田少，始覺城中燈市好」，歸根結柢還是跟着環境的寬嚴決定心境的升沈。

照這首「燈市行」看來，燈市還是在於春前臘後，故亦冠以「臘月村田樂府」的總題。共十首，並有註云，「其二燈市行，風俗尤兢十月，一月前已買燈，謂之燈市。價貴數人聚博，勝則得之，喧盛不減燈市」。蓋燈商先已製就，一月後即待價而沽。范君所記是宋代情狀，另外尚有顧祿的清嘉錄，則是描述清代吳門的燈市。卷一「燈市」云：

「臘後春前，吳趨坊甲衙里皋橋中市一帶，貨郎出售各色花燈，精奇百出。如像生人物則有老陀少，月明度妓……花果則有荷花梔子葡萄瓜藕之屬……品目殊難枚舉。至十八日始歇，謂之燈市。」

又「鬧元宵」云：

「元宵前後，比戶以鑼鼓鐃鈸敲擊成文，謂之鬧元宵，有跑馬，雨夾雪，七五三，跳財神，下西風諸名。或三五成羣，各執一器，兒童圍繞以行，且行且擊，滿街鼎沸，俗呼走馬鑼鼓。」

其下引范來宗「鑼鼓詩」二首云，「轟連炮竹近還遙，到處喧闐破寂寥，聽去有聲兼有節，鬧來元旦過元宵。」其二，「太平響徹家增樂，開道聲稀巷轉囂，取次春風吹劈柳，賣錫時近又吹簫。」

也頗拙樸有致。但這都是江南的情形，至北方則可以「天咫偶聞」爲參考，卷七云：

「每上元夕，西馬市之東，東西牌樓下，有燈棚數架；又各店肆高懸五色燈球，如珠球，如霞標，或間以各色紗燈，山燈市以東，至四牌樓以北，相銜不斷。每初月乍升，街塵不起，士女雲集，童稚歌呼，店肆鑼鼓之聲如雷霆。好事者燃水瀟瀟，一丈荷各火花於路。觀者如雲，九軌之衢，竟夕不能舉步。香車寶馬，參錯其間，愈無出路，而逾進不已，蓋舉國若狂者數日……近日物力消耗，漸不如前，燈景遊塵，皆爲減色矣」。

惟考清代燈市之盛，據「帝京歲時紀勝箋補稿本」所載，莫如慈禧垂簾時代，「蓋彼時正值嵩申師會立山始爲總管內務府大臣，逢迎上意，令造辦處花炮局，向江西招工來京督造，自此遂有南式花盆。又在交民巷德商祁羅福訂購外洋花炮」。到了每年燈節，還在中海冰上燃放，並邀王大臣及蒙古王公等與宴，及觀煙火賞劇。然而當時內政及疆務等，却也在喘殘掙扎之中，其實呢，中國人民能夠痛快平安的過溫飽生活，已屬萬幸，慶祝和享受，還在其次。不過在上者往往苟安泄沓，大家樂得在醉生夢死中，得過且過而已。

光緒四年正月十七日（一八七七陽歷二月十九日）出版的申報上，曾經有「燈節紀盛」新聞一則，茲節錄於後：

「上元日本城邑廟中，自朝至暮，男女來燒香者絡繹不絕，遊客亦駢肩接踵而至。外花園各茶館幾座無虛位，相面算命說書看洋片者亦皆生意繁旺，內園點春堂設有清音一班，鼓吹交作，並多供水仙蘭花及各種祭菓器具，靡不色色精雅。所新建之涼亭兩座雖未完工，而規模已具。是日南市各會館亦在本埠戲園，分拆脚色演戲，設筵款客。……但恐人多生事，故八點鐘時東西南北四局巡防委員及總局右營城汛，皆齊集於牛痘局門首，兼派助勇在各店舖門前彈壓，不准敲鼓放爆竹，只可清曲靜玩而已。」

但是依然的不生効力，在表面上雖「各人皆遵諭無譁」，然一等到「委員散去後，仍鑼鼓喧天，爆竹震耳」了。該報記者稱之爲「掩耳盜鈴」。可是我們覺得奇怪的，爲什麼歷來的在上者，却總是那麼的多疑而胆怯？結果却還是不徹底。這正是官僚主義的哲學：我管我強壓，你管你去喧天與震耳；只要能敷衍報銷好了。至於是否有効？是否近情合理？則早已於「散去後」一古腦兒丟了。

此外，上海掌故叢書中所收，清張春華作的「滬城歲事衢歌」內，亦有兩首記燈市的。其一：「豔說年豐五穀登，龍蟠九節彩雲蒸，譬如聲湧驚濤沸，火樹千條搶滾燈」。注云，「元宵燈吾邑無可觀者，遊手環竹箔作籠狀，蒙以綵，繪龍鱗於上，有首有尾，下承以柄，旋舞街巷。前導爲燈牌，必書五穀豐登，又有編篾成一大珠。中籠以燭爲滾燈，尤有惡習，滾燈遇龍燈必械鬥，謂龍搶珠」。這

跟吾鄉三月半的賽會頗相似。會分數隊合成，每鄉各出一隊至若干隊，視財力人力而定華僑盛衰。中
有名「小青」與「白蛇」者，鄉風素較悍厲，故相遇也必械鬥。往往頭破血流，以青柴棍或會中器物
擊打，如受傷趨神象前祈禱，敷以香灰，敷畢負傷而起，不假醫藥，頗有海上「白相人」決戰之風。
可謂蠻性的遺留。至「小青」云者，原爲縣屬「小尖塊」鄉鎮之名，「白蛇」則係「白泉」鄉。鄉人
取其音相諧，遂敷衍而成許秀才的夫人與丫環矣。其二，「月明元夜洞天中，鐵鎖星橋啓碧空，峯頂
陡看金線撒，笑聲喧處逐花筒」。註云，「元夜絜烟火名花筒者於西園巖石高處，點放無定所，觀者
隨其煖發處奔逐爲樂」。詩並不怎樣高明，鄙人則取其紀實處。其自序云，「呵凍作此，聊爲破寂之
資，無當大雅願盼」。不過十里不同風，五里不同俗，如此詩所記，燈市中尚有賽會以助盛況。近年
來惟浦東高橋偶有舉賽，然無往昔之繁麗。至租界則洋大人素不許「華人」的「集會遊行」，只好恨
小民沒有眼福。序成於道光十九年，其時正當林則徐查燬英商鴉片，翌年英人卽寇吾鄉，侵寧波。其
熱烈鬧忙當較賽會放燈爲甚。惜余生也晚，不及躬與其盛。然倘把元和清不算在內，則當爲第一次「
外國人」的鐵騎光臨敵鄉，鄙人雖屬後生，未嘗不與有榮焉。

燈市詩之稍有趣者，有查初白「纔了歌場便買燈，三條五劇一層層，東華舊市名空在，靈佑宮
前另結棚」一首，記清初的情景。迨及清祚將終，德宗末葉，湘綺樓日記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一九

〇六〇正月十五日，略有記云：

「十五日元夕佳節，早與蓀咳分袂各歸，蓀五十里余百里。自以爲不至。天氣晴煖，節景甚鬧，時時逢鄉儺，魚龍漫延，行五里冷水井……到家憊矣。野月不及家月明，山家又不及城中明，此理無人說過。鄉人聞余歸，歡喜送燈，月西乃至，自出接之，龍去乃睡，醒猶未曙也。」

此則湘中燈宵野色約略可觀，而筆意簡潔有風致，與越縵堂可以抗手。雖然李慈銘却很看他不起，張香濤會把王李二人的詩文並論，引起李君的佛然不快，在日記中大發牢騷，也足見澁才傲物之甚了。

這一年清廷本預備下詔立憲，但革命的勢力却洶洶無已時，終至在五年後就告覆亡了。至於南北的燈市，似也愈來愈闕冊了。後來雖有「世界化」的提燈會，但於下秧扯蓬之輩，却渺不相關。「此刻現在」，想來更少有人記得他們了，雖然農村破產好像已久不提——或者快到了無產可破之日。然則我的嘮叨拉扯，亦未能免於多事矣。



食味小記

「晉書」記張翰仕齊王冏時，見秋風忽起，念及故鄉的菰菜葦蕩鱸魚膾之美，遂命駕而歸。其理由以「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中吳紀聞」並記其所作之歌曰：「秋風起兮佳景時，吳江水兮鱸正肥，三千里兮家未歸，恨難得兮仰天悲」。這是一段很著名的故事，在心理學家可稱之爲移情作用，我在另一篇小文上已有提及。一個人對於過去的一切，容易特別引起懷念和低徊，雖然如佛子所說也不過是夢幻泡景，卻未來一樣的縹緲空虛；然而大戀所存，雖哲不忘，殆亦人情所弗能止。

吾鄉距這裏不過一水之遙，如坐輪船往返則隔宿即達，但我已有數年不去了，現在的情形不敢妄加臆測，大抵也難免於羊叔子說的「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因此每見到新入市的魚介菜蔬之類，品味之間，輒不禁心嚮與神往，彷彿馳騁於一碧無際的水田雲天之下，或薄暮籬落之間，踏着落日之餘暉，靜對着不語的山河。年來限於交通的阻梗，若要嘗新鮮的食味，就覺頗費躊躇，而市場上

所售的，往往因日子稍多便品質大遜，偶然的在筵席上喫着鮮美的土產，真不啻如獲至寶。嘗讀劉廷璣在園雜志卷一有云：

「東坡云：謫居黃州五年，今日北行，岸上聞驟馱鐸聲，意亦欣然。鐸聲何足欣？蓋久不聞而今得聞也。昌黎詩：照壁喜見蝸。蝸無可喜，蓋久不見而今得見也。予由浙東觀察副使奉命引見，渡黃河至王家營，見草棚下挂油燂鬼數枚。製以鹽水合麵，扭作兩股如粗繩，長五六寸，於熱油中燂成黃色，味頗佳，俗名油燂鬼。予卽於馬上取一枚啖之，路人及同行者無不匿笑，意以爲如此鞍馬儀從而乃自取自啖此物耶？殊不知予離京城赴浙省，今十七年矣，一見河北風味，不覺狂喜，不能自持，似與韓蘇二公之意暗合也。」

劉君的這一段文字，寫得瑣屑有趣，而其舉動則尤妙，於鞍馬儀從中手取啖之，可說蘊藉而灑脫，遠非「匿笑」的人所能及。人類有好幾種感情，在我看都值得珍視，非其他動物所具有，其中尤以鄉心與童心爲最普遍，也最微妙，因爲這都是在「過去」的範圍以內。但是要自然，要真摯，如老萊子的戲綵娛親，雖說也夾雜着童心的成份，然而見了令人不快，這或者因我向來與「孝子順孫」無親切之感；但總之七十幾歲的人，故意裝出孩子的跌撞的模樣，究竟缺少天真與自然。

這裏還是閒話少說，言歸油燂鬼。不過要辨正的是：油燂鬼並不限於河之北才有，其名稱也有幾

種：曰油炸鬼，曰麻花，曰油條，元劇中有「油爆骨朶兒」之名。或有恨秦丞相的弄權，望文生義而併爲一談者，則曰油炸槍，亦足見怨毒於人之深。此皆一物而數稱，至多，也是形態上的大同小異而已。至劉禹錫詩中「夜來春睡無輕重，壓扁佳人纏臂金」云者，當是油炸鬼的支流，如現在的油餛飩子之類。它們的製法極簡單，以麵粉外加酵料，扭作麻繩似的兩股，入油鍋中炸之。長半尺，色澄黃，真正的可以說上一聲「價廉物美」，尋常百姓皆可人手一枚。鄉間設攤售之，大抵師父搓製下鍋，徒弟則以長竹筷俟其熟而撩起，擱於濾油的鉛具上，待其乾淨，手續簡捷迅速，買客立等可取，然亦非稍有經驗者，不能做得恰到好處。發售的時間約爲清晨與午後——可以作百工手藝的點心。炸時用木具敲光滑的桌板，遂成的答之聲。如師父性嚴酷，不如意時卽以之當塾師的夏楚。生意較好的店，間有僱夥計一二人幫製。清晨早起，殘曙依稀，倘在初春或孟冬，不免猶有餘寒，於是取油炸鬼佐泡飯或薄粥，最好能購二三十文的豆腐，分相下餐，或以油炸鬼蘸腐沫而啖之，須臾熱意洩然，身心俱暖。於是或肩挑貿易、或負笈上學、或洗手入廚，皆不妨各自爲政，而一日之計也庶幾於以粗定。至於稍爲閑適者，則緩步出城門，看楊柳岸曉風殘月，負手與老農話桑麻氣候，也別有從容之趣。其在午後者，多數以爲點心，然須與大餅同食，當時每副銅元二三枚，又須熱而新鮮。中人家以此爲饕客之品，亦無不可；尤以雀戰的時候，取其簡便爽快，十分鐘卽可食畢，性急者則一手摸牌，一手執餅，

而兩眼則炯炯的注視桌上不少瞬，大有「一心以爲鴻鵠將至」之狀。油炸鬼食後如尚有剩，可於晚餐時切碎製湯，加葱末、豬油、醬汁，以沸水沖之，也別具風味。後來上海作學徒時，午前送銀子或解棧單，歸來店中午飯已畢，同事多老饕，往往殘肴無多，即以油炸鬼二枚煮湯謀飽，迄今遂有分外親近之感。中國的「大衆化」食品中，有許多實在都可稱「絕妙小品」，食之能長留舌本，咀嚼不已，鄉間復因得水土之勝，非身臨其境者無法享受。只是由於製時的不潔淨，及食時必須拋頭露面，使講衛生和愛風雅之士，有些舉足不前，如前舉的劉在園，居然以「觀察副使」在馬上啖油炸鬼，不能不稱爲庸中佼佼。鄙人於過分驕狂的人，不想引爲同調——特別是那種做出來的矯情者。至如不爲庸俗猥瑣的禮法所拘，而能多少表現其獨立和灑脫者，却感到敬愛佩服。至今過牛肉攤或小菜場的雜食前，卽不免食指大動而狂嚼一番。「儒林外史」說金陵菜館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此於居心風雅者，正是一枚小小的刺呢！

近來因了自己起身過晏，那種油炸鬼蘸豆腐的風味，好久喫不到了。但是此外還有兩種原因：首先是近年糧食統制的影響，麵粉亦成奇貨，油條大餅遂告恐慌，有一時期，全市都買不着，只好如鹽鐵論所說，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亦且快意，每過大餅攤卽望望然去之。其次，因爲這樣，卽使買着而價亦貴得可以，且質料復大減削，此正是自然的互爲因果。有時早起，合二三人食之，油條大

餅所需，即非一二金不辦，較之昔時上茶館啖零食，真是綽然有餘。至於薄暮作點心，在執筆的文士，更加感到奢侈了。「由此觀之」，前人的「甯爲太平犬，莫作亂離民」之嘆，不意於茲遂成切膚之感。但在這裏說來說去，大概亦很無謂吧？

自油炸鬼以至其支裔的油燉子之輩，在上海都有製售，得之甚易，且形質均相同。惟尙有一物，則離鄉十年來，始終沒有見過。即俗所謂「蝦餃」，——這「餃」字的正確寫法也不得而知——它與油炸鬼一樣的佐大餅而食，但早上則不出售。一年之中以夏末秋初，漁汛正盛也即魚蝦繁殖而低廉時，方始製爲食品。與油炸鬼不同者：其形式扁而近圓，大與普通燒餅同。煎時先以麵粉搭於木板上，加葱末少許，徐徐爇下鍋中，然後加小蝦一二枚，俟發酵而面呈微隆時，負之使起。不過麵粉須調得稍溼，木板也須特製而滑硬，下鍋時手續應迅捷，無使餘粉牽粘。但這只限和餅作點心，不像油炸鬼的經歲不斷而用途孔多，在考究食味的人，則以麵條魚代蝦，啖之更覺鮮腴。——說到麵條魚，一般人常與銀魚相混。實則形狀既較銀魚細銳瑩潔，而滋味亦較柔軟豐美，銀魚有筋，嚼之尙有刺澀之感，麵條魚入口即覺潤軟，二者的外形雖在伯仲之間，但食味則頗有軒輊之別。或者，是屬於銀魚的一類。其產期約在小暑至秋分，浮遊淺海中，漁家用燈照之即集，如曝之使乾，便成和羹煮湯的上好材料，俗呼之曰「海豔」，分粗細二種，粗的本身殆即銀魚？以離水便死，故滬上遂不易購取，即鄉間

亦較平常的魚介稍貴。漁民於入海後，有時可得各種細小的海產如蜆公，蝦涎，鱉鱉魚於一網，名之曰「大捕船貨」，猶水中之聚族而居者，至薄暮則向城中兜售，以夏秋爲最多，價既廉而味大佳。晚餐時在庭中佐酒細嚼，舉頭看暮雲低覆，蟲聲繞砌，江村水鄉中，誠有四時佳興與人同之致。「浙江通志」引吳萊「甬東山水古蹟記」，有記吾鄉之文曰：「昌國人家，頗居篁竹葦蘆間，或散在沙澳，非舟不相往來，田種少類入海中捕魚，蝓蚌蛇母，禪塗傑步，腥涎褻味，逆入鼻口，歲或仰毅他郡。」迄今猶與此說相彷彿，尤以海產豐饒著名東南。若論勝蹟流風，那末，明末魯王駐蹕後大學士張肯堂等不屈殉國，及鴉片戰爭時之壯烈禦侮，在偏僻的小縣中，未嘗無志士仁人之浩氣存焉。

於此猶記杜詩有「白小羣分命，天然二寸魚」之句，或曰卽麵條魚，然馮雲鵬——「紅雪詞」作者以爲非是，並云：「吾通產塔影河者佳，不亞於鴛脰湖」。可見銀魚和麵條實非一物。清代東甌老人謝塘作「食味雜詠」一書，在銀魚下注云：

「色白如銀，長寸許，大者不過二寸，鄉音亦呼兒魚，音同泥，銀言白，兒言小也。此魚古書不載，羅願「雅」於王餘膾殘云又名銀魚，膾殘雖相類，然大數倍，不可混也。」

膾殘或者是現在所稱的「銀魚」，而書中的銀魚則是實際上的麵條魚，也卽兒魚。此外尙有詩注云：「銀魚出水卽不活，漁家急曝乾市之。有甬出水生者以作羹極美，鄉俗名之曰水銀魚，以別於乾

者。」這所說的想卽前述的海豔。至云「作羹極美」，不禁爲之垂涎，大約以莧菜，荳苗作伴爲最宜，蓋其時正當孟春，二物也方巧上市，皆鮮嫩而不可久得。「至正四明續志」說銀魚云：「口尖身銳如銀條，又一種極小，名麵條魚。」也是一證。「四明舊志」曾列入比目魚下，則更大錯。吾鄉舊屬甯波府下，計分六縣，今多一南田。各處的食性，方言與物產，也多大同而偶有出入。陸雲答車茂安書有「隨潮進退，探蟀捕魚，其蟀蛤之屬，目所未見，耳所未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之語，更見魚介之盛，由來已久了。

寒家平素飲食，雖頗覺平常，但個人於此等風物土產的記載，却極爲注意，只是這類書不容易搜藏，有時跑了幾家書舖，依然毫無所得，反不如問鄉下佬之言多徵信，無怪孔仲尼有「吾不如老農」之嘆。若查方志之類，則僅舉條目而總嫌枯略。至於「隨園食譜」，似單見豪闊氣而未見鄉土氣，於物產源委尤未加貫徹。其次，李笠翁「閒情偶寄」中雖也有飲食一門，然有時尙不免賣弄才氣——我這樣說，自己也感到有沙裏淘金之弊，但如前引的東墅老人的「食味雜詠」，卻很配我細窄的胃口，因爲他兼有情詞樸素而復具風土之勝。而且所說的也較可解。這幾天在鄉下大概已下霜了，所以各種蔬菜也特別富於風味。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後半段富貴云云，凡夫或者難於企及，但前半段還可以做，然而此刻也行之維艱——不幸

的我們，豈不正到了「一飲一啄，當思來處不易」的時候了嗎？是則不待賢者的教誨，業已及身受之矣。

（三十二年一月初旬）

故鄉的戲文

陸放翁「小舟遊近村」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每讀此詩，輒興江村風物之思。放翁所說的殆爲南渡後鄉村的說書，然頗與吾鄉相似——。在夏天的薄暮，落日剛剛消逝於山谷，晚風輕輕的拍着原野，同時也拂去人們白天工作的疲勞，大地在夜色的清芬中呼吸着。一切顯得安閒，平靜，偶然有知了、蟋蟀，促織們斷續地唱着曲子，想給小城點破一些寂寞。人們於晚餐之後，赤着雙足在樹蔭旁納涼憩息，四邊燃起艾繩以驅蚊蚋，互相談着瑣碎的閒話——於是負鼓的盲翁出現了，以妻或子扶持着作引導，從他們顛沛而傴僂的影子看去，彷彿有相依爲命的神情。鄉間則稱之爲「唱新聞的」——而其實原是丐戶的一種副業，以卑微的求乞的口吻，向乘涼者兜攬生意，一面用鑼鼓敲着湯湯篤篤之聲，聽衆聞聲就漸漸的聚攏來了。代價多至銅元百餘枚，可唱兩三小時，一曲既罷，正是大家安寢的時候，聽客就帶着歌聲邁邁入夢了。唱詞的開場有一定的公式，多數是「天上星多月弗明，地上山多路弗平，朝中官多出奸臣，新聞出在那一村，就

出在……」，以下便直接故事，其內容也不出歷來才子佳人，悲歡離合的舊套。然僅有唱白而無表演，故只能作短時的消遣，而最適宜的自然還是夏夜。聽衆的「正義感」往往隨故事起伏而洋溢眉宇，正如東坡志林所記，「塗巷小兒薄劣，爲人所厭苦，輒與數錢，令聚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玄德敗，則嘖嘖有涕者；聞曹操敗，則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這臨末的評論不免近乎迂曲，至於僅以小說，戲曲的影響，而決定民衆喜怒哀樂之情，尤覺不足爲訓也。

吾鄉本一浙東孤島，人民的娛樂和消遣，固不常有。縱有也必與宗教有關，借神道的名義，合公衆的力量，或者正是村落社會的風尚。如賽會與演戲，就非靠「神」的力量來號召不可；而舞臺也全設在廟中，這大概和各地情形相同。戲曲——吾鄉稱爲戲文，倒是宋元以來的舊稱——的門類有數種，規模有大小，惟正式的地方戲却極少，勉強的可以把寧波灘簧算了進去，卽現在的所謂「四明文戲」，鄉人則曰「花鼓戲」，然與京劇中的鳳陽花鼓却又不同。大抵爲牧歌或山歌的衍流，故其詞多涉及性的描寫，因此就帶來了嚴禁的命運。演時多在深夜偏僻之處，以避官廳的耳目，臺址用木板搭成，略加化裝，但仍不脫本地風光，對白卽純用鄉音，顯出原始的情調，令人想到「詩經」中「桑間濮上」之情。演者雖皆爲遊手，不過也是興到爲之，並非像上海「名角」們倚此而爲終身之業，所以也名「串客」。但它的吸引力極大，人民有從數里外趕去賞觀者。此則一因禁過愈嚴，結果嚮往之心愈

切，如吾輩之讀「禁書」。二由於有強烈的性感的挑撥，渲染，益發加重其誘惑性，像某一時期的蹦蹦戲。然而大胆貼切，粗獷樸拙，構成了它的特色——也正是任何地方戲的特色。尤其是還不會經過「洋場才子」輩的手筆，故雖猥褻而却多風情。此外，別有傀儡戲，吾鄉名曰「小戲文」，演者皆屬墮民，因他們原職是「吹打」，故可以應付彈唱。鄉民逢災難疾病，或向神明許願，待稍愈即演之，以示懺悔與酬禱。演時圍幕作場，敲鑼鼓，奏鎖鈸，有說白和動作，然而就祇沒有表情：這正是傀儡悲哀之處，啼笑一任他人也。演者兩手各執一偶，由幕之下方伸弄於上，故俗名「下弄上」。傀儡的面部也繪臉譜，此則戲文無分今昔，總少不了大花臉和小丑的支撐場面，至於調兵決策，儼然將相風度，兩軍相遇，也有勇猛決鬥。其馳驅用命，蓋不亞於舞臺上的武行。手法敏捷而靈活，所缺者就是中間全沒心肝耳。少時看了引不起感觸，今日回想未免惘然良久。傀儡戲有二種，其尚有型體較小，規模較簡者，曰「獨腳戲」，亦名「凳頭戲」。以其盛物之箱啓蓋而作臺，將木偶以綫牽於箱下，用足踏出種種動作；而以一手敲小鑼，又一手爲傀儡執役持器。總之演者的四肢皆有實用，無片刻停息，然其進退周旋，較上述之「小戲文」尤爲生動。演時多在鬧市中心，先以鑼聲召觀客，既畢則索錢，也有講定代價的，富戶或喚至家中，出獨資閉門取樂。貧家小兒，聞鑼聲而怦然。但格於門禁，不得一見！此情此景，在旁人至多出以憐憫的眼光，然生不幸而爲貧孩子的父母，其內心的淒涼委曲，

就非別人所能體驗了。至其戲目，間有襲取京劇者，如演「寶蓮燈」必帶「出會」，以具體而微之花燈、旗牌、龍船等環繞臺上。花燈中燃着小小的紅蠟燭，遂覺煌輝而耀目，見時尤特別有親切之喜。蓋「出會」不常有，視此乃有「雖不得肉，亦且快意」之感。但這非本地常有，多爲外來的遊民所演唱。這些游藝在他鄉本屬常見，不過吾鄉僻陋，難得有此耳目之娛，於人民的精神上，不無慰藉。聊齋誌異卷十三中，曾記有口技售欺的故事。演者也來自外埠，蓋類乎江湖賣解之流亞。以木板圍成壁形，故云。人匿處其中，作各種人世的繁響，聽者至精絕處爲之咋舌忘情，徬徨置身於別有天地中。而所憑藉的祇是一唇一舌。這種技藝由來已久，見於前人著作的也很多，而演者又屬流動性，稍得資便轉走他方。

復次是鄉間的廟戲，因爲稍有風土之勝，且是兒時生活中的一部分痕跡，或者還能令人有一讀之趣。

吾鄉「縣志」（民國十二年排印本）第五冊「方俗志」「演劇」項下云：

「民間所立之各廟會，則在各廟中演之，謂之廟戲，城區多在仲夏間，有在秋間演之者。一廟之戲，如都神殿等，往往多至十餘日……全邑終歲演劇之費，當不下數萬金。近年倡辦戲捐，聞每歲可得千金云。演劇之時，台境老稚男女多往觀之。各家各自備高椅或皮板爲臺，以便

婦女坐觀。擁擠之時，往往毀臺倒椅。婦女有至墮釵遺鐲者，無業游民多在廟側攤設賭具，誘人往博，抽取頭錢，而商販亦皆設攤陳列食品玩具等以逐利，喧嚷之聲，常聞數里。」

這是演戲時的大略。祇是戲班的來源皆須仰諸甬邑，由一二人承包之，其性質約有下述數種：曰「寧波班」，實即崑腔。因僅賴笛子而無弦索，且多演「文戲」，故一般人覺得過於單調，僱演者則取其價之低廉云。曰越劇——這倒是正式的紹興戲，與現在上海紅極一時的嵊縣班不同，（鄉間稱此謂的篤班）如演「啞子開口龍虎鬥」之類，最爲臺下激賞。唱時操二胡鼓大鈸，蒼涼激越，有似秦腔，所以俗名「紹興高調」。除唱法外其他與京劇同，鄉人比較愛看。復次曰「台州班」，演員多來自浙西。服裝極陳敗襤褸，而樂器尤簡陋，祇以一鐘羅押每句唱詞之節拍。婦女和老人頗感興趣，因其有本有末，且較文靜，如演「碧玉簪」等，未有不泣下沾襟的。但它有一個特色：每當唱詞告一段落而至尾聲時，必由後場倡和之，名曰「隨後場」。如唱「多福多壽多男子」，唱到「多男子」三字，後場必起而應聲。演員的生活非常凄苦，力竭聲嘶的所得祇供三餐粗飯而已，如釀資七八金便能唱日夜兩場了。但有的班子，也能演幾齣皮簧，而俗名「草臺班」或「亂彈班」的原因卽在此。吾鄉俗諺有云，「老的豆腐嚼勿落，小的桌凳撩勿着」，蓋譏其組織之參差不齊，戲路之凌雜而無定格。最後，要說的則是京劇，這必在五月間「都神殿」演時始能看見，因其會產較豐，耗費也較多——這所謂

「會產」，是當地幾個士紳發起，籌資而創一會集，近乎古之枌榆集社，專用作賽會和演戲，主其事者曰「柱首」，須時常輪流值職，子孫還能世襲，主要的權利是喫喝，直至中落時有出頂與他人的。著名的廟宇都有會，最多則有十餘團。舉行的時期雖一年一度，然須視其會產之厚薄而定節目的繁簡，會產較薄的即以傀儡戲，或清唱等代戲文，而其一切費用皆賴基金的子息。演期將臨，小小的鄉村中平添了緊張喧鬧的空氣，大家扶老攜幼的參加着難得的盛會，自士紳而至爲手藝，這主要是因皮簧之不易多見。開始必鬧頭場，跳加官，間有加跳「武財神」的，戴金色面具，穿黑袍，狀貌如魁星，而身段則跳躍類舞蹈，然忌於財神殿，恐有所褻瀆也。一臺戲演至中段，由檢場者持畫桌放向臺前，但須用力猛擊臺板，鏘脫一聲與鑼鼓合拍，彷彿文章之有頓筆，名曰「煞中臺」，下即演正本戲。「正本」必全部，然劇情每枯燥沉悶，觀客往往掉首而去。少時束髮讀書，自塾中放學歸，尚可看到正本戲，但因無武工與鬧劇，不感興趣。祇得就廟旁攤頭喫雜食當點心。鄉間肉類味較上海鮮腴，無論油炸，湯汁，蒸煨，俱別有風味，惜已十年不嘗此矣。如在盛夏，便是唯一的喫冰淇淋的機會。迨及完場時山生且二人，着蟒服向臺下默揖，謂之「大團圓」。這時臺下即焚紙錠，放爆竹，關廟門。於是父老扶杖回家，而兒童却猶流連不忍去。其中有許多戲，如水淹七軍、獻地圖、渭水河等，在上海反而不大貼演，在鄉間却爲廟戲中必不可少之戲。出色的京班——鄉間名曰「徽班」，有時也能演狸貓

換太子，濟公活佛之類，只是沒有布景，戲臺遙對神殿，中留廣場可容百人，東西則邊廊，廊之上有樓，前排設長凳可以坐觀，各廟中以「都神殿」的京戲爲最精彩，演則有半月之久，雖當炎夏而聽客毫無倦意。其中設神像五尊，正合青，赤，白，玄，黃之數，故老相傳云卽五通神。又一尊則坐鎮廟門，俗曰「四座」，出會時卽由「四座」作先導。故除白臉外，餘皆呈猙獰之貌。其雙目熠熠有光，以銅絲懸之，出行時卽眨眈轉動，似乎更加顯得威靈顯赫。小民們遠遠見了就閃避過去，在尊敬的中間夾雜着畏懼。但不幸末流所至，遂仗暴力而硬叫人民「尊敬」，然而結果的反響却是純粹的畏懼和憎恨，也正是事所必至，理有固然。其實呢，「神」的前身原是「人」，左丘明說得好，「神聰明正直而壹者也」。一個人在生前如正直而有功於地方人民，自然能得到身後的尊敬崇拜，否則，徒然的以權勢來威迫麻醉，它的效果自在明鑑之中——雖然，另一方面的羣衆的偶像崇拜的力量，也令人可怕。但「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無論盲目崇拜，或強迫脅從，都非人謀之臧，最要緊的還得看爲政者之「力行如何耳」。

語云，「天地大戲場，戲場小天地」。古往今來，無論英雄好漢，才子佳人，大約都逃不出「戲」的命運——這樣的說，或者難免顯得太消極，太虛無了。然而我又想，即使是做戲，似乎也還有取舍的餘地：我討厭小丑的輕薄猥瑣，但對於老生的道貌岸然，同樣的缺少親切之感。我所歡喜的還是

掄班斧的黑旋風，持長矛的張三爺，可以令人放胆交手。從前看青風寨與古城會，雖不免略覺粗魯儂率，然其赤子之心，却爲之同情贊嘆。祇是這類戲固不常見，而人間尤其感到此種人物之稀少，遂覺滿眼是小丑們的世界了。

（卅二年，一月廿八日大雪後，燈下。）

夜讀

下了一陣雨，天色顯得有點陰沈，或許是欲雪的先兆，晚飯後在一檠寒燈之下，不禁記起昔人「雪夜閉門讀禁書」之句。由此復聯帶的想到「高齋風雨記論文」一語，更引起我對於夜讀的嚮往。可惜我所記得的都是片言隻句，近乎斷章取義——。然而反過來說，或者好的文字，本來無須冗煩滿紙。如杜少陵所謂「語不驚人死不休」，而驚人的警句又豈能多得？例如古之策論，今之宣言，雖氣勢堂皇，音節鏗鏘，但總不免有「雖多亦奚以爲」之感。

閉話休得拉扯，這里且談夜讀。

自苦雨翁「夜讀抄」一出，遂令人於夜讀有深切的懷慕。尤其這篇素雅的小引，讀之益對夜讀悠然而不能自己。但夜讀論理須跟書齋有點毗連，如苦雨翁所說，「因為據我的成見，夜讀須得與書室相連的，我們這種窮忙的人那事有此福分，不過還是隨時偷閒看一點罷了。」他又說其尊人在日，「住故鄉老屋中，隔窗望鄰家竹園，常爲言其志願，欲得一小樓，清閑幽寂，可以讀書，」但終於佗僚

不得意而未能如願。尤使人覺得文士生涯的清苦。一個人想做官發財，或攬轡澄清，這須得視各人的命運而定。至於得一斗室或小廬，以爲朝夕流連之所，進而修點自己的「業」，卻是非常樸素的願望。然不幸生而爲中國文人，卻變成奢望或夢想了；特別是在上海，素有「寸金地」之稱，能夠溫飽已經大大不易。不過說到鄙人自己呢，則以襲先人之餘蔭，總算較爲幸運，得有一小室以償夜讀之願。寒齋初名屠嚼齋，旋改星屋，今又易爲辱齋，蓋自亂戰以還，聊以誌感而已。室中除書架十數具，披霞娜一座外，餘卽放桌椅幾件。又以書架中略有空閒，別放小擺設數事，近於所謂骨董之流亞。然品質低劣，不足當鑒賞家一顧，蓋得之街頭的冷攤者。窗外略有一線隙地，有時可抬頭望見浮遊的雲絮，本來也可種些「幽篁」之類，如白楊則更佳，迎風聽蕭蕭之聲，尤令人沈醉在詩境中，或者正符合兩當軒的「愁多思買白楊栽」之感。但鋤土荷泥，未免煞費手足，鄙人亦懶惰無心學雅趣了。

既有書齋，最好還要多設一點燈火，而燈之中最不可少的，自然是檯燈。感謝它的澄明而清徹的光，使我們在夜讀中添了意外親切的低徊。昔東坡居士答毛維瞻書云：「歲行盡矣。風雨淒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熒，時於此閒，得少佳趣，無由持獻，獨享爲愧，相當一笑也。」可謂文情並茂，至今猶覺瀟瀟中有此淒清一境。而且夜讀最適宜還是在秋冬之間。蓋春夜太濃豔絢爛，夏則苦於蚊蚋之相擾，如秋天卻於蒼涼中得瀟灑之味，至冬夜多風雨，而霜雪尤爲他季所無，遂覺別有自然情致。昔時

煤價低廉，斗室中着一爐子，不惟可以取暖，而且還能烹茶。宋人詩云，「寒夜客來茶當酒，竹爐湯沸火初紅」，少時讀之今尚依依於熊熊爐火之間。迨至夜深腹餒，即取簡易的雜食加以煨煮，益覺身心兩溫了。早年在故鄉的舍下，陪家父議漢書，或講聊齋，至亥子之交即取羊肉汁佐粥啖之，食畢翕榻椅作少憩，時或弄到東方之既白，自以為也是人生一樂，惜十餘年來久不得嘗了。不過這種佳趣，也只能於意會中得之，最多也只為知者道吧。

劉禹錫陋室銘云：「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斯是陋室，惟吾德馨。」可見雖是「陋室」，只要苔痕上階，草色入簾，以及來往有鴻儒而無白丁，在寒士看來，也頗得盤桓徜徉之勝了，後讀五柳先生詩，有「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之句，不禁歡喜讚歎。竊意吾輩之於書齋，其愛惜之心亦正復相同耳。

中國歷來的文人，不管事實上有無正式的書室，陣名稱卻不可無，甚至積久而成很多的名目。近人陳乃乾氏編「室名索引」，其數量之繁殊確是可觀。如清季李蕪客的日記，除越縵堂外，尚有幾種室名，且每易一名，書前還有小引以說明。如日記第十二冊，名曰桃花聖解盒，自謂「秉生於冬，冬氣冷，故性冷，得氣於秋，秋令肅，故性傲。惟冷惟傲，故所值多阻而命窮，窮則思通。冬者春所孕也。先生生冬之末，春氣融結，歷於縶根，故其才肆，其情深，其發為文章花葉布濩，爛然若春桃者

……。」並「取東坡若見桃花生聖語之語，以名其齋」云。而其一生學問，亦得力於夜讀者爲尤多，至其對於書籍之愛護，搜藏，也真有苦心孤詣之感，甚至貧到典衣告貸之際，於書之買和讀，還依然且莫不廢，今日偶一展閱，雖憮然而更感欽敬。同治十年七月二十九日日記，有自述晚庭讀書之樂云：

「二十九日丁巳。晴，涼。（上略）傍晚夕映在檐，涼颼拂地，槐葉時墜，馴鵲弄聲，迨几庭中，啜茗看阮儀徵四庫未收書提要及張月霄愛日精廬藏書志，几旁有瓦盆種秋海棠數本，作花正妍。竊謂此時之樂，較六街車馬徵逐歌舞者奚啻仙凡耶？雖索米質衣而折除福分，微裊槐鼎，不足償矣。」

這才是真正的，超越一切的在尋求書中的樂趣。在答沈曉湖的書中（光緒四年十二月），他還在故鄉西跨湖橋湖畔買地三畝，築屋數楹，中高樓三間，以儲藏圖書，「臨窗設几，按左右二間，窗皆可開以俛視園圃，東西壁列架插書，中間經，左間史，右間子集，剛經柔史，又二日閱子集。窗嵌頗黎，每朝睡足，一簾幔則旭日滿窗，隔岸之山，浮青潑翠，貢媚送妍，光滿一室」。浙東川壑秀媚，而越中又具蒼水荷風之勝。無論作短時的小休，或終年的優遊，心靈中自能獲得一種輕快和暢適。讀王右軍蘭亭一序，和張宗子的「陶庵夢憶」，猶能見到當時的流風餘韻，可惜李君也同樣的落拓不

得志，正所謂「所值多阻而命窮」。其次，人們對早年遊釣之鄉，不免特別易於憧憬。於鄉情之外復加童心，可以說是人類感情中最珍貴的一角，正如大海潮汐，起伏而富變化也。

夜讀的另一種勝處，即在午夜中可以聽到各種聲響。有天籟的，如風雨，有人工的，如車馬。此時如撥除哀樂，起視中庭，即感到大自然的離奇情況，真有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之概。明張大復「梅花草堂筆談」卷一獨坐云：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無觸之風何聲？既爐之香何氣？獨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覺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萬物靜觀皆自得」，世上有許多事情，往往在靜觀中，在無意中，會得到人生的哲理的啟示。如論語子在川上一章，即表現出生命的無常的意義。我時常在讀到書上的或一問題時，即掩卷冥索，或聞遠處啼叫之聲，則輒涉遐想。至聲音中之最淒厲難堪者，在我的印象中，當推深宵老嫗賣長錠之聲，於寂靜寥廓的夜氣中，忽然聆此悠長的一串，不啻對此身作當頭一棒。於是由此復聯帶的想起鄉間的招魂，一人呼之在前，一人應之在後，且多數又是出諸女性尖銳的喉嚨，雖寥寥數言，而聲聲「歸來」，攝人當時稚弱的耳膜中，尤覺得沈重的迫壓，使空氣頓時的嚴重而恐怖，這時也只有跑到慈母身前十釋重負。

我在前年病中曾作一首七絕，末二句云，「終是童心忘不得，小窗對月讀詩時」，這所說的正是實情。而且當還不止區區一人。幼年從塾中放學歸家，因明天要還生書，故須於晚上誦熟。有時逢詰屈聱牙的書，如「禹貢」等，真要讀到「痛哭流涕」。惟書室適朝東，舉頭正對天際明月。然當時根本不解「夜讀」的趣味，何況在生書未誦熟前，更有「良辰美景奈何天」之感了。待背出，即先向母親前試誦，實則家慈那裏識得這許多字，不過充一下數，試一試明天先生前的效果而已。待從記憶中努力擠出後，母親即向紫銅的火鉢中，取驢皮膠數匙，沖沸水給我飲下，味甜而膩，醫云「冬令大補品」，這也是童年的小小甘辛。現在呢，恕我說得暮氣一點，卻稍有「去者日以疎」之憾了。

自離鄉後，兒時的舊情雖不可得，然夜讀則未嘗中輟。現在卻有一部分時間於寫作了——說到寫作，我記起李笠翁「閒情偶寄」的居室部中，在「藏垢納污」項下，有一段很妙的設計：

「欲營精潔之房，先設藏垢納污之地，何也？愛精喜潔之士，一物不齊，即如目中生刺，勢必去之而後已。然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爲備，能保物物皆精乎……？至於溺之爲數，一日不知凡幾，若不擇地而遺，則淨土皆成糞壤，如或避潔就污，則往來僕僕，是率天下而路也。此爲尋常好潔者言之。若夫文人運腕，每至得意疾書之際，機鋒一阻，則斷不可續。然而寢食可廢，便溺不可廢也。官急不如私急，俗不云乎。常有得句將書，而阻於溺；及溺後而覓之，杳不可得者，予

往往驗之，故營此最急。」

然則又怎麼辦呢？曰：「當於書室之傍，穴牆爲孔，箠以小竹，使遠在內而流於外，穢氣罔聞，有若未嘗溺者，無論陰晴寒暑，可以不出戶庭」。這說出來或者將成笑柄，然而卻是寫作的甘苦之談；真實的經驗。以鄙人而論，固不欲使室中「穢德彰聞」，然每到所謂靈感踴躍，思緒集中時，倘一面又迫於「溺急」，就只得將「人中白」傾注在室內銅盂中了。於此又記起稽中散致山濤書有云，「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泡中略轉乃起耳」，則其忍耐之力，也足以可驚的了。擲筆爲之呵呵。

像這一類性質的文字，全看寫者的態度而分高下。下焉者固流於低級無聊，但如嚴正的當文章來寫，卻在廊廟文學以上，如苦雨翁的入廁讀書便是一個例子。所謂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皆可入我毫顛。鄙人於夜讀亦取近似的態度：喜博覽汎閱。雖明知雜而無當，但我的師原不止一個，祇要增益孤陋，有裨聞見的，就是鄙人夜讀的對象，甚願於燈前茗右，永以爲寶也。

（舊臘月大寒後一日，燈下。）

談入浴

從前在「宇宙風」上看到知堂老人的「入廁讀書」，（後收入良友版苦竹雜記第一三八葉）覺得有說不出的歡喜，而引證的廣博尤令人欽羨。後來遇見陳子展先生，也有同樣的感覺。抽象的說一句，大約是風流灑脫吧？不過這一類的文章，似乎不免如詩人所說的，「只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如果給僅看題目歪正，不問內容曲直的人看來，豈非要有有閑，有閑，第三個有閑之嘆嗎？但是這也難怪，像這一類的文字，本來不容易寫得「討巧」，非藝術手腕高超，而思想干淨通達者，的確也難免要流入低級，猥褻和無聊的路。所以我現在動手寫這篇小文，便有這種顧慮。

人生的現象是多方面的。而文藝的價值和效果，假如可以分作幾種的說法，那末，有一種確可作爲：滿足讀者的優良的趣味之用。換言之，寫文章的人也應從多方面着手，套用兩句風行一時的話，就是上自宇宙之大，下至蒼蠅之微。永井荷風在關於浮世繪一文中，曾經有這樣的話：

「烏乎，我愛浮世繪。苦海十年，爲親賣身的遊女的繪姿，使我泣，憑倚竹窗，茫然看着流水

的藝伎姿態，使我喜。賣宵夜麵的紙燈，寂寞地停在河邊的夜景，使我醉。雨夜啼月的杜鵑，陣雨中散落的秋天木葉，落花飄風的鐘聲，途中日暮的山路的雪，凡是無告無望的，使人無端嗟嘆此世只是一夢的，這樣的一切東西，於我都是可親，於我都是可懷。」

抑又何其言之悲涼而仁厚？塵世的百態，略加沈思，真也像一幅染上彩爛的繪畫。其間雖然有飄零肅瑟，偃蹇於無告無望之鄉者，但也有志高氣強的大智與大勇，他們以智慧，生命獻給了廣大的人羣，使凡夫肅然奮發。然而他們在午夜高樓，或一肩暫卸的片刻中，未嘗不跟我們的凡夫一樣，需要靈魂的蘇息和徜徉。在日常生活中，正也有面對剛強的「柔軟」，以升沈與晦明而構成其「生」之整體，使感情，意志和欲望——一切形而上的得到了和諧調節，使其事業更加顯出熠熠之光來。

我這樣騎着野馬跑過去，自己也感到有些語無倫次。夫人浴原是人人可得而爲的事，又何必這樣大驚小怪，引經據典的繞上這麼長的灣。「然而不然」。在我們的世界中，有的人固然懷着大志宏願，時刻的記着「如若生何」一類的念頭，因此其報答或安慰也多而彌豐。但在我們這些不幸的小人物，卻別無奢侈的願望，永遠的生活於悄無人知的圈子內。於是一年之中，偶然有幾次讓自己的肢體，浸在湯湯的清流間，於浴畢躺在榻上調劑一下疲勞的機會，便感到莫大的福分了。

在西洋，沐浴原是極其普遍的，認爲健康中必不可少的營養，而且還有醫學博士之流的發爲議論

。至於日本，尤以男女同浴著名於世。有幾位初到那邊去的留學生，在起初沐浴時，居然還要露出扭
怩之態。我有一位朋友，他抵日後的第一封信，就向我訴說同浴時的窘狀，後來自然也漸漸習慣了。
鄙人不懂和文，但卻像剽竊似的知道百三十年前——約當嘉慶中葉時有一書曰「浮世風呂」。著者式
亭三馬原名菊地太輔，生於一七七六年。內容出以諧諷的筆調，蓋屬笑話之流亞。寫男澡堂幾個書房
裏放學出來的學生，和女澡堂中兩個十一二歲的小姑娘在著衣服時談話。風呂者卽和語之澡堂，在民
間是很普遍的。不過上面一加了「浮世」兩字，卻稍有情趣罷了。這段記載我完全是裝好自己的瓶，
來盛上別人的酒。直白的說，卽是轉錄知堂老人的「秉燭談」中「浮世風呂」一文的大意，所以自己
也承認剽竊，已經在前交代明白了。至於魯迅先生所譯俄國畢克涅克的「信州雜記」所說男女同浴一
節，則尙是十六七年前的事了。但由此而引起兩點：一是感想；一是回憶。感想云者，蓋從這本「浮
世風呂」看來，彷彿這時還是男女分浴的，而現在卻已併爲同浴，足見性的觀念解放之快。對於別人
的真正的長處，我想，不論在什麼狀態下，總還不妨略加稱引吧？然而反顧一下我們自己呢，則上自
拿槍的武夫，下至讀經的名流，居然還要力竭聲嘶的高叫男女分讀，狂喊兩性分泳，雖然「美人魚」
的香澤，親之者可謂實繁有徒。年前曾作打油詩曰，畢竟美人能救國，祕書拉馬上南京，就是有感於
當時恍怪的現象而發。但總之，我們於兩性的態度，依然逃不出神祕，離奇和下流。其次則是回憶，

由上述「書房裏放學出來的學生」的一點，而掠起我兒時的一段發霉似的舊憶。

我的故鄉是浙東的一個小島，雖然沒有大江激流，但因四面濱海，那滔滔者卻觸目皆是。當夏秋的薄暮，正是書房放暑假的當口，我們迎着一抹錦片似的落日，讓晚風清涼地飛向寂寞的郊野，而一些吱吱地翱翔著的野鳥——斑鳩、鶉鴉、黃雀，以及普天之下同樣漆黑的老鴉們，則在急促的歸途中，送給我們以細碎的樂曲。於是我們先脫下衣服，擱在石橋的欄杆上，然後看著四廂無人，才跳向喁喁地彈著細語的小溪中。因為家長們多數是嚴禁我們入浴的，尤其是在薄暮，恐怕有河水鬼那樣的東西在蒸候着。而這時候我們已經能夠看「水滸」之類的「武俠小說」了，雖然總是偷偷摸摸的瞞着老師。當我們想起了翻江鼠蔣平的矯捷，浪裏白條張順的靈活，再加上京劇中那個飾蔣平的開口跳的詼諧，風趣，益加把自己顯得戲劇化了，傳奇化了，我們的幻想和野心，也跟著汨汨的溪流而鼓舞起來，我們將面孔白嫩的當做偏激的白玉堂，而將老成一點的當作我們的大哥；及時雨宋公明。這時巴不得有什麼惡少、土豪等，可以一施我們的身手，和宋大哥的神通，把幻想和野心，痛快地發洩出來。而且比寫書的、做戲的人都認真，只要誰把誰派作「反角」看待，或者偶然說出這樣的話：

「你將來一定像白面書生王倫一樣的沒有好下場！」

「你看他像不像三……。」

「什麼？三寸丁武大郎嗎？」

「你的姐姐才是潘金蓮呢！」

「呸，只有你的妹妹怕才逃不過石秀的手！」

「別多嘴！你們這樣的專向自家人搗蛋，還配替天行道？」於是我們的宋大哥出來鎮壓了。

這樣，我們就互相吵起嘴來，還咒罵宋大哥的不公平，袒護他的弟弟，或他的表哥。有時，也就真的演起全武行來，將水花撒着蔣平的身上，或者用石子當作了金鏢，「看鏢！」於是白玉堂的額角上起了腫，跟著白玉堂嗚嗚咽咽的叫起來，「送你到銅網陣去吧！」

這樣，一直等到家裏派傭人往那邊找尋的時候，我們的忠義堂才始做到第七十回：「梁山泊英雄驚惡夢」。

然而我們也有像「英雄」們一樣紮硬的地方，無論負傷或受辱，絕對不向大人們控訴，甚至還關照着同行的傭人：「不許在老太太面前說！」因為一來說了自己也沒有好處，反遭家長的斥責「圈禁」，二來要被隊伴看不起。不過說到區區自己，在這種場合，往往「自維身心衰憊」，情願暗暗吃虧，卻不敢加入這種「鬥爭」，同時更勸別人「息事甯人」，有時還要掉着文袋，什麼「小不忍則亂大謀」呀，什麼「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呀，這種殺風景的辦法，結果自然是換來輕蔑和譏諷：「你自

己沒有志氣，還要打斷別人的威風！」——而這就是構成我此生的懦弱，動搖的來由吧？

可是奇怪的卻是，說這樣的貌似「威風」的話者，其實也跟區區一樣的沒有「志氣」：既怯於分明的鬥爭，復置身於是非之旁，逍遙於拳足之外。所不同者，他多了半攤挑撥扇惑的嘴，一顆幸災樂禍的心。

烏乎，當大難而挺身以往，蒙奇恥而志在必雪，終至臨義從容，死而無悔如北方之強者，我尊敬，欽服。至於含垢圖存，忍辱偷生，戀戀於一息之存者，也未妨曲予哀矜。獨有觀火隔岸，或放跑馬後，猶復大言壯語，氣吞山河，而自己卻躲閃在陰暗的一角，以爲「不值犧牲」，反將別人的啼笑爲快心之資者，卻正是最卑劣的驕頭。這種人一旦扶搖直上，則正如孔仲尼謂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而極目人間，豈非和溪流一般的滔滔皆是嗎？

不幸而我的筆一滑，又滑到了這樣的遙遠。

這裡還是趕快的帶住，姑且在故紙堆裏——你又來了——找一點塵迹斑斕的舊料出來。而這些材料也真是舊得可以，還是在小溪中入浴的時代，所讀下的。

沐浴的起源，在中國確是山來久矣。「論語」先進篇中，有一段述孔子和子路、曾皙、冉有、公

西華等的師弟問答各人的志願。其中子路向來是有點莽撞輕率，曾經受荷篠丈人的搶白，所以孔子評之爲「由也嘍」。在這一段裏，他說的志願大約過於好高騖遠，什麼「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云云，難怪「夫子哂之」了。其餘冉求和公西華，也一樣的喜歡填空白支票，比較還是赤也謙遜一點，「非曰能之，願學焉」。最後則是曾點：

「點爾何如？（孔子說的）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二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

這就比三位同學的話，要切實平正多了。而這一段文字，尤覺有點「詩意」。後來的言志派一詞，其出典就在這裏。下面並有朱熹的註釋：「莫春，和熙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爲有溫泉焉，理或然也……。」自然，當時的所謂「浴」，跟現在洗澡的意義頗有不同。其作用大約在「祓除不祥」，故有一定的日期，如上文所述，則須在上巳節。上巳原是三月三日，而曾點稱爲「暮春」者，殆乃夏歷與周歷不同之故。其次，古人把沐浴不僅看作洗滌肢體，而且還有潔歛心神之用，這在現代人中，也有一部分人將齋戒和沐浴並看，例如當祀神或享先的時候。可見這種觀念保留之久了。「孟子」離婁篇下有一節云：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

觀此可知。然也有相反的例子，如羅素在「結婚與道德」中所說，當西洋的中古時代，「那時教會攻擊洗浴的習慣，以爲凡使肉體清潔可愛者皆有發生罪惡之傾向，骯髒不潔是被贊美，於是聖賢的氣味變成更爲強烈的了。聖保拉說，身體與衣服的潔淨，就是靈魂的不淨。虱子被稱爲神的明珠，爬滿這些東西是一個聖人的必不可少的記號。」這真可謂獨創的見解了。正如有人贊揚東方文明的精華，全在於「不潔」一點。到了魏晉時候，凡是懶惰，骯髒的習慣，都被人尊爲超越流俗的優點。王猛見桓溫，短褐捫虱而談「時局」，頗有會稽阿Q之風。嵇中散致山巨源絕交書中有云，「性復疏懶，筋骸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就有這種放蕩的傾向。就是到了後來，還有所謂「囚首垢面而談詩書」，也是這種傾向之繼續，變化。不過雖然這樣，但勤浴的人還是很多。例如「左傳」記晉公子重耳，在出奔曹國的時候，「曹公聞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駢脅」據杜註謂是「合幹」。總之，想必也是跟虞舜，項羽那裏的一種異相，故能終成霸業。但這是日者的事，外行人不敢多加臆斷。然而也足見公子重耳的勤浴了。又如黃庭堅在「宜州家乘」中，時有出入浴室的記載，如四月二十四日辛卯云：「大腑始和，沐浴於城南民家」。這想由廣東天時地理之宜，故沐浴的習慣也見得普遍了。

照上述的引文看來，中國人未嘗不愛清潔，講衛生的，不過到了後來，一切惡習，怪癖與痼疾也愈來愈多。例如纏腳居然會被文豪雅士之輩狂熱的贊美表彰，而人中白，人中黃可以到處的任性排洩。正像中山先生批評中國的惡習：「隨意吐痰，自由放屁」。在觀瞻儀態方面的不良之外，還養成了渾濁醜陋，猥褻惡俗的空氣與情感，於是慢慢的訓練出一種麻木的感覺，和衰老的思想，而且已到了充耳不聞，熟視無覩的程度。譬如以吐痰而論，本來是大家應該遵守的公共衛生。可是現在卻還須仗標語，宣傳，運動等來指導或消滅。記得故劉半農博士說過，「只有中國人，才永遠是在不成問題的問題中兜圈子」，可謂的中民族的病根。但是我們如果更深入的想一想，就不免要有疑問：何以中國人會隨意吐痰呢？當然，長久的惡習之養成，是一原因。但另外的原因，卻還是根本由於西洋人的痰比我們華夏貴胃來得少。反過來說，又何以會比他們來得多呢？答曰：由於我們東亞病夫的體質向來落後荏弱，呼吸系統易於發生障礙，以及承蒙肺公結核的光降傳達。而這一切還不是爲了營養的寒儉？然則營養又何至於這樣？烏乎，蓋亦正由於衣食不足，「銀根緊急」而已。所以正本清源的辦法，我們還得在社會班的經濟課上來做功夫，才能畢業。

這樣說起來，或者有人要指我是在做「經濟八股」。但若舍此不談，則一切的效果只能收到治標——依我笨拙的觀察。雖然，我決不反對「禁止隨地吐痰」。換言之，我其實就是在擁護「在上者」

的能於宣傳或禁止之外，然後進一步的，而且切實的着手於我們健康，營養之調整和改良。例如吐痰或打噴嚏時，必須用手帕來遮承的辦法，正是再愜當適宜也沒有了，但人民同時也須準備一塊以上的手帕。其代價呢，大約也在法幣一塊以上。這在我們看來，尤其是所謂幣制跌價的眼前大概不成問題，不過對於赤着肩膀的一羣——可以佔一個龐大的人口數目的，卻稍有問題耳。假如我們以上引的中山先生的話爲切中時弊之名言，那末，我們不應該忘記——不，讓我修正的說，我們應該牢牢記住他遺著中重要的一葉：改善民生。然後方能對民族和民權也有所裨助。

恕我重複的說：我決不反對「禁止吐痰」。只是說，我們對於一切病症，最好在觀察其現象之外，對於其潛伏的木質，同時也加以診斷，然後施以對症之針藥。至於一些受過「高等教育」，望之如「衣冠中人」而有各種的惡習，怪癖，則正應給以公正的制裁和懲罰。

這里還是賦得本文，言歸入浴。

自從到了上海以來，一年之中，總算有幾次進澡堂的機會，還居然引起快感，特別是沐浴既畢，躺榻上而給侍者捶擊大腿的一剎間，真有偷得浮生半日閑之趣，恨未能起吾家聖嘆於地下，使其再加一條不亦快哉！但捶腿也須有練習，方能於旁敲側擊之間，靈活利落，疾徐有致。一面響着劈劈拍拍

的清脆之聲，一面撫摩着疲乏的筋骨，懶洋洋地作爲催眠之用，而入於麻醉的狀態，其技術較之走江湖的推拿者爲佳。只是對於搥腿的人，卻不無感到歉然和憐憫，因爲這看起來確有點卑微和輕賤，將人與人之間隔得太遙遠了。吾鄉理髮匠於剃頭畢，必向顧客施以種種技巧，或搥背脊，或抽筋骨，或捉耳朵，手法敏捷嫻熟，於正價外不取分文，惟此業多由墮民充之，而墮民則在浙東本是不齒於四民的一種賤業。在上海的理髮店中，雖然也有這技術，然止限於單間門面的小店中。世上無如喫飯難，以搥弄他人的肢體而使之舒服者，正可作如是觀。雖然我這樣的說法，有些近乎貓哭老鼠。

我對於洗浴的感，約言之有三：第一，如前所說的頹廢式的享受。第二，我可以看到各色各樣的人，在這時真的赤條條的露出了本相與原形。我們在日常的時候，靠賴衣服，形式的裝點，才像唱戲似的將他扮成紳士、流氓、才子、達官。至於入浴時除了一條局部的圍巾以外，什麼皆沒有掩飾，於是加以藝術的鑑賞，各人彷彿都和原始人一般的，現出靈魂的深處，使精神與形式得到了統一，不復像着衣服時——於紳士的儀表下面，卻藏著流氓的氣質。猶如劉基在「賣柑者言」中所諷喻的「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一般。不過，這只能代表個人的見解罷了。最後，則如過去「宇宙風」(見四十一期)姑妄言之欄裏，有一位宗典先生在建議改革澡堂子一文中所說，「給人民常常脫露他們或她們的肉體的機會，養成對於體格孱弱者是一種恥辱，就在這種重重迴襲的空氣裏激發人民鍛鍊自己的身體

，向奮發，健康，光榮的道上邁進。」這話說得我非常同感。即以區區自己而論，每次在洗澡的時節，一看到別人的強壯，雄偉，再反顧一下自己的萎靡，削弱，就有無可言說的愧痛，正如處身於海闊天空之下，而對自己的踳踳之水，有說不出的渺小之感。我們縱然不必自卑自餒，但看到別人的優長，卻不能不有自我的痛切的反省，這時如能趕快的拿出積極奮發的精神來，那末，無論什麼的缺陷，終可以改進一點，充實一點，「我們還來得及！」

不過，在上述的三點好處之外，浴室中的許多缺點，也有改正之必要，而最顯著的，自無過於不衛生，以及空氣的渾濁。而這也正是別人所同樣感到的。更其是在這推行「青春病」最有功績的上海，對於負有「介紹」使命的浴客，除了感謝其「熱心」之外，應該有怎樣的一種甄別或限制。讓一個人的舒服清潔，而令多數人受到非必要的不幸，似乎總有些說不過去。特別是那個游泳池式的「大湯」，浴客雖多而換水的機會卻少，幾次三番的可以洗下去，這在我們不懂衛生學的人，已經直覺地感到不潔的了。

（二月十九日深夜）

茶煙小記

卷煙的價鈿愈來愈貴了，茶飯之餘，偶然的抽上一枝，倘是絞盤之類，則這一枝的代價就很可觀，較之昔年吃華貴的飯菜可謂過之無不及；且質料已大大的減遜，不復如原來的醇正。往讀柏廬家訓云，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今日仔細思量，不覺意味深長，令人猛省。而茶煙原是在飯粥的範圍以內，宿命論者就大有文章可做了。不過鄙人卻是一個少信的人，因此也可說是一個虛無主義者；無論對命運或者現實，都不免感到有點懷疑，有點悲觀——但這悲觀卻不同於消極。如果允許我的妄攀先賢，那末，這個悲字的最健全的解釋，似乎就含有釋氏的慈悲，和哲人的悲憫的涵義，一種廣大深遠的人生觀。只是「余何人斯」，而茶煙尤其是凡夫的餘事，實在不應繞上這麼遙長的一個圈子也。

然而既然被我繞上的了，則就索性沿着岔路繞過去吧，「柳暗花明又一村」，或者還可以找着一個意外的文壇出來，這樣的一想，在我的摸索中果然有了掉弄的材料了。看官之中，也有在茶餘酒後，燃上一枝清煙，手執「古今」的嗎？那末，如若不嫌我的這番小意思，就聽我慢慢的道來。

抽煙或者喝茶，不待說是屬於有閑，有閑，第三個有閑的生活，這個我也知道。而有閑之被志士仁人的怒目橫眉也出來良久，這個我尤其知道。然則又何苦而冒大不韙一至於此邪？曰：蓋也略有分說的餘地：我們不必從墳墓裏去拉出蘇格刺底來，說他曾作「悠閑是哲學的前提」之說，也不必跨過洋面引羅素爲同調，說他曾竭力的「讚閑」。我們只是老老實實的覺得，我們需要一點兒悠閑，一點兒從容！對於我們的精神生活也的確確是輔助和營養。我們想升官發財，肥馬輕裘，或許要被人覺得那個，然而我們卻想於半日的優遊之中，片刻的休憩之間，作一回情緒的散步，靈魂的蘇息，把疲勞的神經舒展一下，然後點上一枝煙，呷了幾口茶，然後再進而去致力各人的「本位」，不管是革命，是拚命，是流血，都無礙其爲偉大和英勇。而這一切，卻無不需要閑，閑，閑！要不然，我們的公園就沒有人遊玩，我們的戲院就沒有人光臨，而像「古今」之類的雜誌也就沒有人閱讀，假如我們真的變成這樣的世界，又豈止「不成體統」而已？——說到辦刊物，竊以爲在今日的局面中，當無過於辦一個具有健康的趣味，而又是高級的風格的消遣讀物。因爲我們既無福說慷慨激昂的話，也無力作歌功頌德之論。我們能夠從「幾乎無事的悲劇」的小市民中間，灌輸一點高尚的趣味與智識進去，使他們有了合理的消閑的對象，則這樣的刊物已覺其功不在禹下。「古今」能夠做到這一點，倒確足以誇與古今的了。我們自然還有更積極的，更要緊的話要說，但現實所回擊我們的，偏偏又是不能！我

們尊重一切的沈默者，但倘使必要出版和著作，那麼，辦一種具有上述的條件的刊物，庶幾也無媿於遁心了。

但假使有人只記得了「消閑」，卻忽略了它的質料，於是結果就變成以玉腿酥胸，或新奇有趣來挑動讀者的東西，那卻是連骨子裏都是下流和庸俗，不過搶跳舞廳和按摩院的生意而已。

然而，我覺得如是云云尙有點詞費。這里還是舉一個適切的例子出來：中國的四民之中，最忙迫而又過得最悽苦的，誰也知道是農工大衆。但他們有時卻也有那種「民亦勞止，汙可小休」的機會。譬如一日之中，農作既畢，時則落日將逝，倦鳥投巢，於是他們即緩步的走到江村的小茶館中，泡上一壺清茶，一口一口的呷着，像舍不得立刻喝光的樣子。一面看着這陰沈的天色，屈着指計算一下過幾天該是春分或穀雨了，明天又將下雨了，他們就是以這僅有的一點經驗，來和自然搏戰，和命運相鬥；而且這樣的打發着硬朗結實的生活。然後，又從腰邊掏出旱煙管來，察的一聲擦着了火石，輕輕的呼了幾口，於是一縷裊裊的清冽的煙味，貫接着大地的芬芳而散在太空。他們把煙沫吸到無可再吸了，方鼓了出來，再裝了半筒新煙沫和上舊有的呼着。這樣的過了片鵞，他們的話匣子開了，於是從那鑲着深刻的縐紋之中，爲室內的昏黃添上一段朦朧的舊憶，汨汨地訴說着去日的哀樂，一直待到一弓冷冷的上弦月，爬上了楊柳梢頭，這才沿着清徹的河塘蕙回家去，有時候還遇見一隻柳葉似的小舟

，載着月色踏波而來，在明滅的星月之下還認得出這彷彿是西橫塘的長工張三或李四，然而那邊卻已經先開口招呼他了。

「畢竟是年輕人，這麼好的眼力！我可有點認……。」

「什麼地方來呀？今天的收割怎麼樣？」

這樣的，一個在水的中央，一個在河的彼岸，彼此互相的呼應着，間或從山谷中送來一串悠揚的回音，而月色則從柳梢瀉了下來，淡淡地照着他們的影子。然而，這小舟卻漸漸的走遠了；最後，就隱沒在一片夜的昏黯之中。

我不會吃酒，近年來即使喝上幾杯，可也不懂酒的性味。在所謂事變以前，於幾年中偶然抽出閒暇一親久別故鄉，而置身於前述的情景之中時，我真有點酒似的沈醉了。我們畢竟還是來自鄉間，那穢穢的泥土的氣息，始終潛蓄在我們的靈魂一角，勝過了生命的負擔。誠然，大丈夫四海爲家，何處而不有人間的一境？可是，連老子的肉羹也會分他一杯的漢高祖，一旦回到故鄉的沛宮，卻也禁不住唱起衷心之曲的「大風歌」來！——在他的一生中，我感到充滿了殘忍刻薄和權謀，可是就在這寥寥數言的歌聲中，我卻覺得這才是他的真摯光輝的一面，才是作爲一個直立的人而存在着。使人生和自然的美聯成一起，是我的終身的理想。我並不一定以我的故鄉爲人間的樂土，然而對於十里洋場

的浮滑渾濁與醜惡，我是早已感到厭倦了。我希望有一塊靈魂的安息之鄉，在那里，有着人生與自然的淳樸、安閑，即使是喝着那清淡的茶，吸着土產的旱煙，我也有我的愛和樂。然而把酒問天，面對着「如此江山」，我不禁有欲說還休的無言之慟！

在我們的社會裏面，有着一意以女人的啼笑爲快心之舉的才子，有着將自己的命運，交給了孤注一擲的豪客，有着把歲月消磨於旅館、戲院、酒樓的闊少，但對於真正的生活的藝術，與優良的人情味加以鑑賞追求者，可就少到極點了。三年前我以十元錢的代價，買了一部東瀛印的「煎茶名譜」，其印刷之精緻，裝訂之考究，設計之華麗，足以使人摩挲良久。至其出版者則題云「愛茗會」，可見他們並且有這樣的一種團體了。固然，說起來喝茶不過是有閑階級的事，也就是有錢人的玩意。但爲什麼我們的有閑階級裏面，其生活的趣味，儘是揀那些庸俗色情的對象以求官能的一逞，而較有樸素、風趣的情致如煎茶之類，便少有人加以青睞？何況，中國過去的茶道，原是久飲盛譽的；而現在所以弄到這般的光景者，也足見得我們的生活的趣味之日趨於下墮了。

但也有人回答說，這兩者的關鍵，實在還是由於彼此社會的背景：因爲別人的社會比較安定完備，所以人民的生活方式便傾向於閑適雍容的一端，而我們則受着那連年的喪亂激盪的影響，人民的整個的生活狀態，就呈着變態的現象了。這樣的說起來，中國人的得以暢快的喝茶，吸煙，欣賞那落日

的餘暉，秋林的落木，還得先有一個像樣的中國吧？

不過話雖如此，却無法減退我對於生活的藝術之憧憬與懷念。這使我想起了宋徽宗。他不僅以瘦金體享名於書苑，而且於茶道也頗有研究。舊臧中適有一部明刻的「茶經」，臚列愛茶專家的著述凡十餘種。起自唐的陸羽。並有皮日休的序。然我頗疑其不全。中有大觀茶論一種，即題宋徽宗所作。對於茶之保藏、烹煎、器具，品味都有發揮。其引言中有云，「（上略）至若茶之爲物，擅歐閩之秀氣，鍾山川之靈稟，祛襟滌滯，致清導和，則非庸人孺子可得而知矣。中澹閒潔，韻高致靜，則非遐邊之時可得而好尚矣。本朝之興，歲修建溪之貢，龍團鳳餅，名冠天下，而壑源之品，亦自此而盛。延及於今，百廢俱舉，海內晏然；垂拱密勿，幸致無爲。縉紳之士，韋布之流，沐浴膏澤，薰陶德化，盛以雅尚相推，從事茗飲。故近歲以來，采擇之精，製作之工，品第之勝，烹點之妙，莫不盛造其極。且物之興廢，固自有時，然亦係乎時之汗隆。時或遑遑，人懷勞悴，則向所謂常須而日用，猶且汲汲營營求惟恐不獲，飲茶何暇議哉？……嗚呼，至治之世，豈惟人得以盡其材；而草木之靈者亦得以盡其用矣。」

一提到宋徽宗，就不出的想到了他的時代，然而又是何等可悲的一個時代！在後來還有一幕著名的悲劇：以帝皇之尊而降爲異族的俘虜。但在著這本書的大觀年間，總算還沒有怎樣劇烈的殺伐之

苦，雖然也說不上什麼「至治」。語云：黃蓮樹下彈琴，意謂苦中作樂也。這種心理未嘗不令人歎歔而同情。正所謂「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利那間體會永久」。本來，在真正的太平盛世，像皇帝之流要想講究一下茶道，恐怕也真是做皇帝的「起碼條件」。但同時還得對更要緊的事情，一樣的努一把力，而且也包括皇帝以下的人民。對於任何事物的沈緬，結果一定引起了許多的流弊。我們於日常時節中呷幾口茶水，抽一枝香煙，爲的是使我們的生活更加顯得充實一點，豐富一點，進而提高工作的效果；從這個角度看去，則吾輩之希望生活中有一點「閑」，也正是爲了增厚「忙」的力量。不幸的是在眼前的社會制度下，却變成忙的人忙煞，閑的人閑煞。換言之，愈忙的人愈得不到閑，甚至於連口體之溫都闕如，而愈閑的人却愈不需要忙，但却愈能舒服的活着。這樣不公平的現象一日不滅，無怪乎悠閑就成爲罪惡的象徵了。

舍此而暫且不論，似乎就只有鈔書了，苦雨翁「雨天的書」七一葉，有題曰「喝茶」，中第三節云：

「喝茶當於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爲名爲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遊乃正亦斷不可少。中國喝茶時多吃瓜子，我覺得不很適宜，喝茶時可吃的東西應當是輕淡的」

茶食」。中國的茶食却變了「滿漢饅饅」，其性質與「阿阿兜」相差無幾，不是喝茶時所吃的東西了。」

又在原書的自序之一中有曰，「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因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傾盆的下，只是蜘蛛絲似的一縷縷的洒下來。雨雖然細得望去都看不見，天色却非常陰沈，使人十分氣悶。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裏，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鉢，喝清茶，同友人談閑話，那是頗愉快的事。」喝茶時的背景，雖有一定的地方，如在江村水鄉而富於山林之趣者，但這非現代人所易辦。所以也只能隨遇而安了。不過像上海這一座「樂園」，却無論如何的不相宜。單瞥見那名副其實的浦江的黃色之水，就足夠令人不快，至於近來却連味道都變了。其次，如那些洋化的茶室，或歷史性的茶廬，其喧囂重濁的空氣尤使人却步。而吃茶的人，也並不是爲了「品茗」而去，都是有別的事務才去叫上一壺的。其實，吃茶不過是一個題目，而隸屬於它下面的喝時的情調，空氣和趣味，方是實際的內容。我的印象中最不易去諸懷抱的，當推五六年前和宗兄且同君在蘇州冷香閣上的半日閒。先是我和他在七子山上訪查館娃宮的遺址，衛聚賢先生還津津地爲我們講述當時的越兵怎樣濫湧殺來，西施又怎樣的駕着小船逃出去，「你看那邊不是有一條曲徑嗎？」這使歷史忽然的在我們面前縮短了距離，我的想象中不時的有一個明眸皓齒的古越女閃現着。然而「宮女如花滿春殿，

至今惟有鷓鴣飛！」如詩人所慨嘆的，現在豈不是連破吳的越王勾踐，甚至這首詩的作者，都爲時光所竊笑嗎？獨有那無情的鷓鴣和雅雀，還聲聲的向屢廊的舊迹作無常的憑弔而已。一時古與今，興和亡，存和滅，都在我的感情中纏繞着，起迭着，真是「腸一日而九迴」！這樣的在山頭上踟躕半響，我們又騎着得得的蹄聲，跑上了冷香閣。我們泡上一壺茶，要了一盆瓜子，便頹廢地躺在紅木榻上了。我們目送着斜陽從閣中褪了下去，又數着那緩緩的浮遊窗外的雲絮，彼此坦白的說着少年時的浪漫史，以及各人的抱負，我們正戀戀於這夢似的境界時，不料馬夫却等得不耐煩了，催促我們快點動身，其實這已經催了第二遍了。於是我們才依依的向虎邱叩別。這樣的「品茗」，方是有點風味得以流連。後來，又和且同兄在杭州的虎跑中，剪取着來自深山的泉水，叫和尚馬上烹起來，放上碧澄澄的龍井細細的品味着。我是一個性急的人，吃東西總是跟囫圇吞棗一般，但這時候却也保持一點悠然的風度。我想，這樣的泉水，這樣的茶葉，豈非是人生可遇不可求的一剎嗎？而這時也方悟到，水和茶的關係確是非常的密切。宋徽宗在論「水」項下也說：「水以清輕甘潔爲美。輕甘乃水之自然，獨爲難得，古人品水，雖曰中冷惠山爲上，然人相去之遠近似不常得。但當取山泉之清潔者，其次則井水之常汲者爲可用。若江河之水，則魚鼈之腥，泥滓之汙，雖輕甘無取。凡用湯，以魚目蟹眼連繖迸躍爲度。過老則以少新水，投之就火，頃刻而後用。」虎跑的水何以如此的醇厚有味呢？因爲是「活」

的緣故。不拘是生物或自然，凡是活的東西終使人覺得別有滋味：「問渠那得清如許，爲有源頭活水來」，這雖是詩人的託物遺志，確也懂得了真切的水性。

現在呢，不出門者幾近七年，而且同兄已遠赴三峽，幸喜故人之有歸。至如鄙人連故鄉都無法去，蓋不待聞杜鵑之聲，已經興有家歸不得之嘆了。昔年匏瓜庵主人和知堂老人自壽詩有云：「眼前一例君須記，荼苦原來卽苦茶。老人頗以爲然。按茶茶原爲一物，惜鄙人未曾嘗過茶的滋味，然而，却又何待再嘗物體的茶也。然則拙文之終於還是繞着岔路走到山窮水盡之境，「是亦不可以已乎？」

三十二年舊春分後三日。夜三鼓，燈下。）

西湖舊辰錄

前幾天，接到一位遠道友人的手書，我一面欣慰於故人的旅途的平安，一面又想起和他舊日的談笑遊釣之地。我平生所到過的名勝極少，偶然的出了一二次門，也還是靠他的引導與陪伴。此刻月光似水，夜氣如磐，家人們都已經遠遠的入夢了，我隨着裊裊上升的煙圈而「想起了當年事」，却也不禁有如夢之感。「四郊多壘，大夫之恥也」，所以眼前雖春遊有心，然舉目河山未免情趣迥殊，遂致奮飛無力了。於是只得從書篋中翻出一本舊日記來，看到裏面有幾則杭遊的舊記，就將它另加鈎稽排比，藉以答編者先生的雅意。

因了蘇杭是中國的名勝之區，所以去旅遊的人也特別的多，倘寫遊記之類，尤其可以作搖筆即來，取之無盡的題材。那末，現在一挨到我來效顰，於珠玉當前的對比之餘，其爲平庸淺率也自不待言。同時，復因我向來缺少織繪大自然的本領，不能對湖光山色有所渲染，故而只有退一步的，揀幾個特別深刻的印象來說上一通，而結果自然議論多於描寫了。這對於遊記的體裁明知極不相宜，但也只

得自我作故了。

十年前看了俞平伯先生的「燕知草」，使我對於西子湖風光，在一般的神往之外，又多了一重藝術性的憧憬。即使是它的題目，如「緋桃花下的輕陰」，如「樓頭一瞬」，如「西泠橋上賣甘蔗」等，略一沈思，足以把我的想象帶到碧闌干外了。其自序中有云，「追挽已逝的流光，珍重當前之歡樂，兩無着落，以究竟將無所得也。迴首生平，亦曰「洞然」而已。至其間悲歡陳迹，跳躍若輕塵而會不得暫駐者，此何物耶？殆吾生之幻見耳。」於悽愴中乃有哲理的思索。自此十年，至客夏又讀張宗子的「西湖夢草」，雖然作者，讀者的時代俱大不同，可是冥冥之中彷彿尚有共通的一境，無怪有人要說古槐主人有點像陶庵的了。張君的序文也說：「余生不辰，闕別西湖二十八載，然西湖無日不入吾夢中而夢中之西湖，未嘗一日別余也」。陶庵是明末的人，且又親遭陵谷之變，故一出其筆下遂覺別有接觸。藝術的最高的理想，是美、是和諧，然而現實所給予我們的，却處處是醜、是殘缺，於是在不完全的現實裏，追求那一剎的享受歡樂之後，若果猶有感想，便不妨留下一點痕迹，作他年的追挽，信如古槐主人詩云，「而今陌上花開日，應有將雛舊燕知」，至少至少，還有禽鳥們等候你的寄託傾訴呢。

話說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三日，由宗兄K君之引，乘上午八點二十五分的火車第一次到杭州，即

下榻於K君的寓所裏。這是一所三上三下的舊式住宅，繞過天井還砌着花壇，因為主人不常在家，所以裏面的陳設，花草都顯得凌亂荒蕪，不過給我們旅行者短時的駐足，却適宜極了，自由極了，毫無賓主之間的拘束隔閡。但我們的膳食，却是K兄的外祖母家供給的，因為K兄是一個回教徒，不能隨便的上館子吃飯，最多，只能到素食館裏去，這却使肉食的鄙夫如我者，感到大大的苦悶。同時，又因我是一個神滅論者，遂使彼此間時起爭執，有一次甚至於迫得他拂袖而起。我以為我們縱使信仰某一宗教，但對於它的許多細瑣的儀式，信條，大可不必遵守，而他却以為應該有一絲不苟的精神。曾經有一天，我和他到素食館進早餐，大家招一客素麵，我因為吃不慣素，事先在陸稿薦買了幾塊豬肉，這時想把牠割得小一點，無意中向他的行囊中拿出小刀來切，不料待到他看見，却已切過幾下了，從此就將那把刀送了給我。他還告訴我說：他的尊翁爲了衣角上給別人擦着一點豬肉，便將這隻狐裘袍子不要了。我這時正在讀唯物史觀之類，益發覺得他們行徑的拘泥可笑。不過對他們信仰之堅，潔僻之深，却也相當的敬服。

用了午飯，我們就驅車直達湖濱。哦，我見了渴想多年的西湖了，我像夢遊似的抵償了十年來所憧憬的宿願！然而我又怎樣的來刻劃牠，形容牠呢？一切美麗的，飄逸的詞眼，都給前人說完了。而且我還有點「勝利的悲哀」之感——世上一切的幻想或希望，一旦果然的實現了，反而感到「不過如

此」！但西湖終究是令人流連與徘徊的。我想，一個名勝的造成，不僅賴乎地理上的天然條件，而且還有待於氣候、人文、歷史等的輔助配合；總而言之，需要一種渾然一體的美的空氣。誠如東坡先生所說，「淡妝濃抹總相宜」。而西湖却具有那種骨肉停勻，疏密有致的風度——形式和精神的統一。例如西湖的風，一拍着那平淨而清徹的湖面，也總是顯得那麼的從容瀟灑。接着，就是一連串的漣漪，在波光中暈似的幻化開來，然後又還原於汨汨的一片。忽然的，又從天外飛來兩匹燕子，剪着波心穿了過去，在琅琅的碧雲空下畫上了一點兩點，然而一轉眼却又投入孤山裏了。於是暮色漸漸的蓋了下來，而晚風也稍微的挾了一點峭寒，在斷橋那邊吹來。於是皎然的月色，又灑落在湖上了，像水銀般的鋪成脈脈清涼，不斷的在波光中動蕩着。「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按：此詞亦有主張以心字點斷者），我們正好將姜白石的詞句，移用在這裡。

雖然旅杭的日子並不久長，但西湖的夜景却永不能忘却。一般人對於西湖的印象，概括的說來，大約不外乎娟秀嫵媚，也便是美學家之所謂「柔」的一面，因此，我們可以說：夜是應該屬於西湖的。那是來杭的第五日，我們先在旗下遊了半天，又上西園的三樓吃着茶，嗑着瓜子，互相的訴說個人的身世抱負，看着斜陽從窗檻中慢慢消逝，才下得樓來，到清真教門館晚膳。飯後，我們叫了一隻艇子，無目的地在湖中讓它飄着。這時湖邊的燈火，都先後的輝煌起來，但從遠遠看去，簡直分不出這

是燈火，還是星斗？而孤山，而斷橋，而白堤，却已隱沒在五月的夜空之下了。彷彿一張青灰的油布上，隨意的畫上一髮山峯，一星橋影，一鉤堤痕，而一位高明的畫家，就把這些銜接起來，成爲一幅濃淡錯落的素描。我正這樣想的時候，遠處又傳來了幾聲披霞娜，在百靜之中特別顯出它的清晰而淨涼，投在杳然莫測的水之中央。我覺得，凡是一枝優美的樂曲，往往滲透着一種水似的韻味。俞伯牙操琴，鍾子期譽諸高山流水，而伯牙許爲知音。就是唱京戲的旦角，聽說也必需具備一種「水音」，方是上乘之材。可見得音調和水的關係，是如何的緊要了。其實，乾脆的說，水的本身原是一枝自然的樂曲。它流到九溪十八澗，是一種聲音，它流到太平洋，又是一種聲音，它流到滾滾的長江，或滔滔的黃河，又是一種聲音，而每種聲音無異是每支樂曲的更換變化，只是西湖的水格外的富於藝術的意蘊罷了。

我們在一天星月之下，聽着那柔和的樂聲，踏着湖波溶溶地前進，我們只有沈默，只有冥想，反而說不出一句貼切的話來。而偶然的，從湖的那邊傳來一片馬蹄之聲，爲無際的夜色減除一點肅寂。但等到蹄聲去得遠了，沒了，却換來一個更大的靜穆，更大的蒼涼。這樣，我慢慢的從懷裏取了捲煙出來，迎着風擦上了火柴。而K兄也終於吟起這樣的句子來了：倘得黃金休散盡，歸來須作小丹邱。（記不清楚是不是這幾個字？）他告我說，這是他的鄉前輩朱彝尊先生作的。我也背給他兩句詩：自

從湖有鴛鴦目，水鳥飛來定自雙——這也是朱先生作的，題曰鴛鴦湖權歌。於是我們酸溜溜的開起半缸醋來，大有逃避現實之意。不過人在這樣的境界中，大約誰都免不了會得靈魂的柔軟吧？但雖然如此，我們對於人生的看法，却是大有距離，而且因此之故兩人時有爭論和駁辨。可是現在K兄已遠適巴蜀，我還偃蹇海上，要想再有這樣坦白的辨難，就不可驟得了，涉筆至此，悵惘無已。

這一夜，我們一直到亥子之交才始從清波門上岸，再步行至寓所。他又說，願意將這花牌樓的房子賣掉，在湖濱另作別墅。但我不贊同在湖濱長住。因為我們對於一切美的欣賞，應該保持一點心理距離：如果一天到夜的對着湖光山色，則湖山就未必能引起我們深切的依戀，深切的低徊，反而會感到厭倦。最好，與住所相距有十里之遙，偶然的於一個月中，來此盤桓徜徉，「汜河小休」，方能於精神上，於心理上，有一番愉快輕鬆的調劑，然後又依依的跟它叩別，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正如天天讀李杜的詩篇，也會逐漸生厭，所謂忙裏偷閒，方是真正的領略悠閒之趣。否則，便流於無聊和扯淡，變成「幾乎無事的悲劇」了。少讀宋人詩云，「因過竹院逢僧話，偷得浮生半日閑」，至今猶覺綠葉森森中有此悠然一境，這樣的半日之閑，才抵得上十載的勞頓。

我對於美的觀念，直到今天，還是覺得必須保持一種心理距離。而上述詩中的「半日之閑」，也是在這次杭遊下天竺中，才依稀的領略個中情趣。

第二天的上午，K兄特地爲拜訪他老師而至下天竺。這位老先生也是曾經滄海的人，胸中積學甚富，現在却過着類似隱士的生活，幸喜那透的方丈很對他優遇。他一見我們來了，表示非常的殷勤，並且談得很投機，我就趁機將許多古書上的問題向他請教，承他詳細的爲我解釋。待到我們要告辭了，却兀自不放我們，要吃了午飯才好走，我們自也不敢過於拂他的興趣了。山寺的空氣多數是荒涼曠蕩而又陰沈，大佛寶殿的長明燈，永恆的照着衆生的無告的心，午飯時鐘聲響了，食堂裏頓時的增加了忙碌與緊張，我記起王播的「上堂已了各西東，慚愧闍黎飯後鐘」的詩，不禁作了會心的微笑，和尚倒比在家人還勢利呢。我本想將這段故事告訴那位老先生，總覺得有點孟浪，就只得隱着不說。接着，寺中的午膳開出來了，自然是一律的素餐，菜凡八器，而食客則有三人。其中有一二種還是那位老先生關照和尚，叫他忙上從菜圃裏拔起來烹燒的，故而一上舌本，果然不同庸味。這就因爲得土氣露氣之真，才能使色、香、味皆覺一致的醇厚鮮美。記得會稽茹三樵在「越言釋」的「杜園」上云：

「杜園者兔園也，兔亦作菟，而菟故爲徒音，又訛而爲杜。今越人一切蔬菜瓜蒜之屬，出自園下，不經市兒之手，則其價較增，謂之杜園菜，以其土膏露氣真味尚存也。」

這末了的一句，正是一切素食的精華所在。昔人詩有「夜雨剪春韭」之語，也是取其活色生香的佳處。但我尤其喜歡品味之間的醞釀的情調，使我們浸潤在清新蒼翠的山林之氣中，而又對着一位餽

學的通儒，不但感到菜肴得味，卽令語言也覺醇醇多致。孔子云，「飯蔬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這一天我所得的樸素雋澹的風味，正符合了孔子的這一段話。東坡先生詩曰，「秋來霜露滿東園，蘆菔生兒芥有孫，我與何曾同一飽，不知何苦食雞豚。」深得詩人溫柔敦厚之旨，真要感到肉食者鄙了。不過我想，既然蘆菔生兒而芥菜弄飴，那末豈非和雞豚一樣的飽含生命之力，而且一樣的要令人不忍下箸了嗎？所以嚴格的素食者，就只揀斷梗殘葉，自行腐爛者，如佛氏所云，「若爲己殺，不得噉。若肉林中已自腐爛，欲食得食。」總而言之，葷素與否尙在其次，第一還得看所食之物有沒有這一息之存，如古代的歐洲人，主張只能吃爛蘋果壞雞蛋敗菜葉，而吃了果實之後，還須把核都種在土裏，以免犯「墮胎」之罪云。前幾天看了陶亢德先生記緣緣堂主人的吃素，說是「從小就聞葷腥作嘔，便這樣吃素吃下來了」。不禁感到此意大妙，妙在自然而簡單，別無什麼悲天憫人的大道理，蓋如李笠翁所云，茹素本來是取其「漸近自然也」。只是後來的豐先生，已經將吃素和拜佛併爲一談了。

在寺中吃了午飯，這位老先生還帶我們到寺後的竹林中去，而和竹林相隔一間的，便是綠油油的菜畦，這時已是孟夏天氣，有幾株已經開起嫩黃的菜花了。又見萬綠叢中，蹲着一匹漆黑的老鴉，一看見我們，就翻着身拍翅遠遠遁了。另外有一個小沙彌，正在從容地澆着水，一切皆顯得和諧安適，有

田園的親切與山林的蕭疏。我們信步的走到一角荒亭裏面，又談了片鵲，這才和那位老先生依依話別，他並且很客氣的要送我們下山，經我們再三辭謝，只得送到寺門口，在彌勒的神龕前互相一揖而散。

我們本來還可多坐一下，但因為急於要到岳墳去，只得跳上人力車直駛那邊。岳墳面向蘇堤，論氣象或風景，可謂魏峨壯麗。馮煥章先生並於牆上題大字四：「民族英雄」。我們先向岳鵬舉的神像前「脫帽致敬」，再到墓前看秦會之等四個鐵像，覺得不及想象中那樣的天，只如鄉間的土地之流，然而看了這跪着的鐵像之後，却使我悶損至今。

近年來，研究南宋的史實如呂思勉，曹聚仁，陳登原諸公，都以為岳飛的治軍很少紀律。我現在不想談這些問題，因為自審於歷史毫無素養，結果難免弄到文不對題。但自從看了這四個鐵像之後，却老老實實的覺得：這實在有損於我們的民族的尊嚴！我們對於一切亂臣賊子，儘管誅伐也好，唾罵也好，諷刺也好，不過鑄了鐵像，而又在青天白日之下，讓遊客任意的去撒上一泡尿，或在王氏的乳房上趁便摸了一把，却是一種最下流最輕薄的無賴的行徑——而且還是公然的在岳墳前。我們究竟是向岳飛表示尊敬呢，還是表示侮瀆？「怨毒之於人深矣哉」，不錯，小民們自有其愛憎與好惡。但是愛憎要分明，而好惡更需要有嚴肅的精神作基礎。否則，如僅以撒尿摸乳來替代洩憤切齒，則不過是

自我陶醉與「精神勝利」，在發揚享格阿Q的衣鉢罷了。鄉間小兒吵架，如一方無力而被屈服時，必偷偷的在牆上把對方寫作小鳥龜字樣，或暗地咒罵仇家父祖的名字以逞一快，這在成人們往往要感到可笑，甚且譏爲乏蟲與辱頭；奈何代表民族的毅魄忠魂而又譽之爲東南名勝如岳王墳者，却有這種醜惡穢俗的現象存乎其間？所謂遺臭萬年云者，這被遺的倒並非是秦公本人，却是落在「民族一份子」的我們這一面了。知堂老人在「再談油炸鬼」一文中云：（見瓜豆集）

「國人的喜怒全憑幾本小說戲文爲定，豈非天下的大笑話，人人罵曹操捧關羽亦其一例。『第三，有所怨恨，乃以麵肖形炸而食之，此種民族性殊不足嘉尚。』在所謂半開化民族中興行種種法術，有黑魔術以傷害人爲事，束草刻木爲仇人形，再步持咒，將芻靈火燒油燻或刀劈，則其人當立死。又如女郎爲負心人所欺，不能穿紅衫弔死去索償於鄉閭中，只好剪紙爲人，背書八字，以繡花針七枝刺其心窩，聊以示報。在世間原不乏此例，然有識者所不爲，勇者亦不爲也。小時候遊過西湖，至岳墳而索然興盡，所謂分屍檯已至不堪，那時却未留意，但見墳前四鐵人，我覺得所表示的不是秦王四人而實是中國民族的醜惡，這樣印象至今四十年來未曾改變。鑄鐵人，拿一顆樹來說分屍，那麼拿一條麵來說油燻自無不可，然而這種根性實在要不得，怯弱陰狠，不知自恥，（孔子說過，知恥近乎勇。）如此國民何以自存，其屢遭權奸之害，豈非所謂物必自腐而後蟲

生者耶。」

這一段話實在說得沈痛之至，也切貼之至。末後引孔子的知恥近乎勇之說，尤其令人警惕。要之，無論鑄鐵像，念咒語，炸麵食，無不表示「怯弱陰狠」，而世上惟最怯弱者也惟最陰狠，蓋對暴力既不敢作正面的反抗，最後只有出以殘忍的報復了。而總括一句，便是念符畫咒的舊技倆，再加上偶像崇拜的舊傳統；此則義和團的精神正是一個好例子也。

帶着這樣的感想出了岳墳，天上已經下着霏微的細雨了，可是我們却還賈着餘興到靈隱。天下名山僧占多，我們連對和尚生活也起了羨意。據說靈隱的五百尊羅漢，自從被太平軍焚毀後，這次又遭了一回火災，但已由聞人之流在募款重建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這雖然不失爲忠恕之道，讓凡夫都有自新的路，可是却也令人覺得：在這樣的社會裏，凡有權力的人，固然可以任性的作惡，同時也可以隨意的爲善。總而言之，只要有權有勢，一切都顯得容易方便，而善惡於是乎就沒有謹嚴的界限了。

在方丈那裏吃了新烹的龍井，又在靈隱的激流中攝了一張照，再至玉泉觀魚。這時天已晴了，可是雨後的玉泉池又別有一番風光。我們丟了麥餌下去，魚就擠着爭食，那一片唼喋之聲，恰如雨點落在池面一樣。我們立在欄干前踟躕了好久，才跳上豫僱的人力車，載着一輪落日到了飯館。但待到回

家半小時之後，樓外却淨淨地下起雨來了。我記得燕知草的一開始，便是記載初入湖樓的雨景：「這是我們初入居湖樓後的第一個春晨。昨兒乍來，便整整下了半宵潏潏的雨。今兒醒後，從疏疏朗朗的白羅帳裏，窺見山上絳桃花的繁盛，斗然的明豔欲流。」這一段文字真有點覺得酒似的沈醉，可惜我們的寓所裏沒有這種優美的背景，不過就是在小樓一角，聽聽這些作着細語潏潏的雨聲，或破雨聲而來的「賣花呀，賣珠蘭花呀……」的悠迴的叫聲，也足以把一身的塵俗，爲雨珠所滌盡了……。

（三十三年四月二日，燈下）。

水聲禽語

(一)

前幾天，從星屋的花瓶裏面看到一枝斷梗的柳條，問了一問家人，才知道清明到了。但在上海，除了祭祀如儀之外，一切的物令節日，大抵也沒有什麼特殊性可說。然而誦昔人每逢佳節倍思親之詩，不禁復惘然有感：鄙人雖二老在堂，無親可思，但舉頭明月，却也有鄉可懷。例如在鄉間清明的那一天，倘非碰到舊說中的紛紛細雨之天，那末，稍爲「有閑」者大約不免出得郭門踏青一番，或者趁此祭掃先墓。對着禽語嚶嚶，水聲溶溶，方覺得江村水鄉中自有清新蕭疎與恬淡之趣，再配合着淳樸敦厚的民風，更顯出自然與人生的調和渾成的美。如李慈銘越縵堂日記所云：

「十三日，丁卯。傍晚，偕彥僑復生近步至龐公池，章倉帝祠及詩巢故址，劫火餘燼，垣礎近存。池外菜花滿野，春水泛溢，鶯聲閣閣，氣候忽殊，不勝過駒之感。月出樹杪而歸。」

此爲同治六年舊曆二月，江南地氣暖和，故在仲春已感到景物爛漫矣。又翌年四月初八日云：

「哺後以新霽可意，力疾試步，遂至竹樓齋頭小坐啜茗，看蘭花。同過蘭如時晴艸廬，牡丹海棠一二木皆已過華，盆盎間蒼翠可掬。東坡詩云，微雨止還作，小窗幽且研，盆山不見日，草木亦蒼然。趙德麟謂非親至吳越四五月間，不知四語之妙，予謂雖生長吳越者不特不能作此等語，並求領會如德麟者，亦不可得，此自非有雅人深致不能解也。夜飯後，二更歸。」

這一段記載的確極有意味。一切風土人情的描繪和領略，非身親其境者總覺霧裏看花，去「真」一箭。至於越縵堂的狀況寫生，在清末的文苑中，猶可謂獨當一面。豈意越中夙具若水荷風之勝，自王逸少以來卽爲山靈呵護而生生不息邪。但是慢着。我這樣說，彷彿天下文風都在浙東一角，而區區則正是「浙東之氓」，豈非有點賣瓜的說瓜甜之嫌嗎？「然而不然」。這只是信筆拈來湊在一起，並沒有絲毫的畛域之見，對於其他的執筆爲文者我也同樣的歡喜贊嘆，只要其能對人情物理都有一日之長者。如李君日記中所引的東坡先生卽爲一人，而他也有一「二浙處處佳山水，守官殊可樂」之語。（見東坡尺牘）惟鄙人游蹤稀疏，卽如寧屬六邑，未到的尚有一二區，故所聽到見到的自也離不開早年遊釣之地，且又多爲記憶中的資料，雖然不免挨罵，但一個人對於鄉國有情，有時亦正是無論怎麼也摔不開的苦事。幾年來思想統一之聲不問左或右的方面，都有人在熱心着，而我近來學寫的文章，如

能作一二讀者茶餘酒後的消遣之用，已爲大幸，次則自己平素所關心和流連的，恐怕也惟有自然界的極少一部分，蓋如孔丘所云，多識於草木鳥獸之名，似在聖哲也所不廢。惜區區缺少的是這一類的常識見聞，愧未能做到「多識」的境界，然於此也不敢不勉也。

至此又憶俞理初在「癸巳存稿」卷十二中有云：

「秦觀詞云，醉臥左藤蔭下，了不知南北，王銍默記以爲其言如此，必不能至西方淨土。其論甚可憎也……蓋流連美景，人情所不能無，其託言不知，意本深曲耳。」

俞君爲有清一代通儒，故所說乃得平正貼實，而「默記」作者的思想，則正足以看出中國士夫徹底的頭巾主義的髒氣，心中念念不忘的便是西方淨土或兩廡香煙，這在我們也別無話說，蓋「一說便俗」，至多，也只能效法劉半農博士的作揖主義：肅靜迴避罷了。

(一一)

語云，以鳥鳴春，可見要談鳥必須先從春天入手。譬如前述的踏青郊外時，無論在柳暗花明，山顛水涯，「耳鬢廝磨」的所得，大半就是這些啾啾唧唧之聲。倘是一個遠客的征人，在萬綠叢中忽聞一聲兩聲杜鵑的悲鳴，對於時序的推移總覺得有點異樣的感受。或者，側耳聽畫眉在楊柳梢頭的歡呼

，又未免想起歐陽修的詩來：

百轉千聲隨轉移，
山花紅紫樹高低。

始知鎖向金籠裏，
不及園林自在啼。

然後，讓我們舉頭向碧油油的田野望去，布穀也開始在催春耕了，而黃雀則從籬落和林際透出吱吱的密語，白頭翁的歌聲隨着野風飄過天外，至於燕子歸來，在飛向舊巢的旅途中，或者還會投給我們一聲親暱的招呼，而老鴉則一路喚着膝下的小鴉奔回家去，然而最落漠的是鴛鴦，默然地牽着一腳立在沙灘旁邊，把背向着落日的餘暉，彷彿總是慵倦地眯着眼珠，像我們執筆構思那樣的，說不定還在羨慕海鷗的遠走高飛，縱聘自由呢。於是海水跟着吹起了唿哨，似憤怒而又似傲慢，嘩啦嘩啦的不舍晝夜。於是隔開海那面的幾支小河卻一同咕嘟嘟地嗚咽起來，而打破這感傷調子的卻是一羣緩緩而來的白鵝，裝着紳士般的矜持與從容……。

人類大抵都是不堪寂寞的蠢蝕吧？因此，也莫不祈望在生活上有一些小小的點染，變化，而來滿足這些「祈望」的有時恰是自然界的絢爛幻變的聲色，不論所享受的是怎樣忽促短暫，但於凡夫俱是可親可懷，可歌可舞。只是這里所感到慚愧的，就是我藝術手段的貧弱，不能將它們的聲音狀貌都正確而具象的傳達出來。我覺得我們的文章裏面，對於某些事物的形容或稱呼，都多少有一個顯著的毛

病：模稜籠統。例如寫禽鳥。什麼活潑呀，靈捷呀，嘹唳呀之類的詞眼，其實皆可無。用之於鴉固可，用之於鵲也無不可，記得英國的福斯脫（後在西班牙作戰陣亡），對於「正確地稱呼事物的藝術」一點，有很精闢的意見，並以威廉·珂貝脫描寫林肯夏的一段文章來作例，我以為這於我們寫散文的人很有參考之益，姑且轉引在後面：

「這兒，在這兒整個鄉下，我只看到和聽到過大的四隻雲雀，此外就再沒有別的歌鳥了。就是那種不會唱歌的小鳥，我也只看到一隻鳩鴉，而且它是棲息在介於波斯頓和色勃賽之間的動物院的棲木之上的。啊！那種成千的江雀在薩萊沙丘中的一根樹上競唱的情景啊！啊！那種在漢姆拍夏，薩賽克斯，以及肯脫的叢藪和幽谷中的歡唱！這時候（早上五點鐘）寵愛的叢林正在應和着千萬鳥兒的歌聲。鵲鳥先在天亮前試一試聲，接着是山鳥，再次就是百靈起飛了。其餘的鳥兒，都是和太陽的起身同時歌唱。於是從籬笆上，從灌木叢中，從樹木半腰或者頂尖的枝極上，送來無限複雜的歌唱，從枯死的蔓長的草叢中，透出白喉雀和葦蕩燕的甜蜜而且溫柔的聲音，同時雲雀（這位歌者我們看不見）的響亮而且快樂的歌聲，似乎正在從天而降。」（見福斯脫著，何家槐譯，小說與民衆一七六頁）

這不但將每一種鳥的特性動態，都予以中肯適確的描寫與稱呼，並且由此而將這種幽美的，清新

的空氣浮現紙上了。其次，如苦雨翁在「鳥聲」中所說，「我所聽見的鳥鳴只有笨頭麻雀的啾啾，以及槐樹上每天早來的啄木的乾笑，——這似乎不能報春，麻雀的太瑣碎了，而啄木又不免多一點乾枯的氣味。」以素淨簡煉的筆調，寫出這些小動物的語言姿態，看來雖不感得喫力，但實際卻非庸手所能做到。我覺得麻雀的叫聲固然瑣碎一點，但鄉間的廊下屋角，卻也不可一日無此君，尤以在冬天爲富於意趣。昔年在故鄉寒假期間，清早起來，和家人等坐庭前負曝閒話，只要在遠處灑上一些穀粒，這些小動物們就紛紛的環集攏來，用利嘴默默的啄着，有時候還要互相爭奪，將小肚子填得飽暖暖的，這在牠們或許也是一日之計。人類的的生活有幾處正和動物相差無幾，所謂萬物靜觀皆自得，生物的現象原值得我們深深思索，如用「吾與爾猶彼也」的態度去瞭解它們，則水聲禽語殊未嘗輸於齊家治國的大題目也。

但雖然這樣，人禽之間究竟還存在着不可跨越的隔膜，例如一等到我們去走近它時，就要迅速的飛向天外了。不過這也難怪牠們，因爲人類總是沒有好手段，好面目待牠們的：不是虐弄便是損害。記得同學中有一位姓王的胖子，他便是以善捕麻雀見稱於塾中。其法以一面篩穀的箒盤放在曠場上，盤之一端繫以繩，人復執繩之另一端匿在暗地，而場上則放着大堆的穀，靜候牠們的上鉤，如此半日之間往往可捕得數十匹，以「紅燒」法烹之，厥味酥脆而鮮腴，我們也幾次的想效法捕獲，惟輒爲家

慈所不許。語云，鳥爲食死，人爲財亡。麻雀們以靈活的姿態，啁啾的叫聲博得人們的賞玩悅樂，而其結果卻有身首異處者，鄙人雖非放生主義的信徒，也不免有悚然之感了。然則麻雀之不能與人同羣，一半還是爲了強弱的懸殊；以此推論到人與人之間，其所以疏遠隔膜也復如此，我們決不幻想強者的回頭，卻願望弱者之覺悟，蓋世間雖有不喫雀肉的人，斷無不食弱肉的強者——而且強者之所以爲「強」亦正在這裏。此爲萬世不易之至理，抑亦放諸四海而皆準也。

(三)

我的筆鋒忽然又滑到了遠處，而其中又多是殺風景的話。老實的說，我也是贊成文以載道的，換言之，世上決無不載道的文，只是吾「道」與點也的志原是一物，卻並非是那種一道同風的只有自己的話可以作什麼「重心」，並且一古腦兒抹煞別人存在的正統派（無論古今中外）胸中的「道」。我所謂「道」，只是平淡的人生，而人生却是多方面的，「踏上先烈的血跡，向革命的途中奮進」，果然是道之一面，可是，雨夜的鶻啼，蘆塘的雁聲，以及潺潺地終古不停流着的溪水，何莫非道之另一面？論語記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而宋儒將這一段文字，喻作「道體之本来」，可見「道」是隨時隨地俯拾即是的。莊子云，道在螻蟻，道在矢溺，這更是透徹的悟道之言了。但道可載

却不可衛，一衛，就把道的真相日趨於含混模糊，非人人得而聞得而說了。這裏姑且舉一個現成的例子：毛詩。——它是向來被視為神聖的經典的。然而開章明義的第一首就是：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這可算得是記錄「水聲禽語」最古的材料了。而且明明白白是一首情歌。情景，韻味，何等美麗逼真！但衛道者却偏要用自己的手，築起了一座衛牆，把惡濁與歪曲關在裏面，反而將真正的道望不見，看不清了。此不惟是道之大厄，似乎連雎鳩荇菜也遭受不白之冤了。但孔子教那些二三子學詩，却特別的注重鳥獸草木之名。所謂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無邪便是要求真實，不歪曲。這等地方，半缸醋的學究冬烘，那裏配稱信徒？清代郝懿行夫人王照圓，著有詩問及詩說，其詩說卷上有云：

「七月詩中有畫，「東山」亦然」。

「古人文字不可及處在一真字，如東山詩補景寫情，亦止是真處不可及耳。」

這幾句話拿來批評「詩經」的全部精神，正是一語破的。做人惟真字不易得，做文也惟真字爲最難。無論喊革命，喊流血，只要是真，在稍有眼珠的讀者也一樣的肅然起敬，否則，如對落日秋山有真切的體驗和會心而加以流連欣賞，或形諸筆墨者，也同樣可窺到作者的至性至情。感人語正不在多

，雄雞一聲對壯夫遂起奮發之感！

然而中國歷來的士大夫，像前面所說的保衛道統的本領，實在「非同小可」，縱使是卑如禽鳥，也終是不肯放鬆似的要加上一點五顏六色。如對姑惡卽是一例。東坡詠姑惡云：

姑惡，姑惡，

姑不惡妾命薄。

君不見，東海孝婦死作三年乾？

不如廣漢龐姑去却還。

這雖然有點代婆婆階級立言，但畢竟還有詩人溫柔敦厚之旨，至於後來有一位叫李聯琇者的詩，簡直與夢噬相去無幾了：

姑惡姑惡，姑蒙惡名。匪姑虐婦，自我厥生。

母氏聖善，我無令人，臣罪當誅，天王聖明。

— 117 —

這里，用不着再加什麼評語，其面目可憎之態已經分明於筆下了。這些人說來不免可憐：表面上儘管裝着一本正經樣子，動輒爲聖賢立言，但實骨子還是一個媚字，這從最末的兩句話裏可以看到，說得爽快一點，也無非是借這類題目作敲門磚，爲自己的肚皮打算而已，但一面卽隨手抓牢一件東西

當作廟頭鼓，莫明其妙的敲了幾下。而這又與中國人最愛玩的偶像崇拜靈物崇拜有關。此乃民族品德最壞的一面，懶惰下流與顛預，毫無選擇批判的能力。對於歷史上幾個重要的脚色，非捧的時候捧煞，即罵的時候罵煞。總而言之，就是沒有定見，自然更談不上信仰。雖口口聲聲的欲正世道勵人心，但結果是適得其反，世道人心便愈弄愈下墜。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在下者豈真心悅服的要捧你的袍角？然舍此亦別無他法耳。其次，自己沒有好的模樣却偏要別人服從擁戴，以君師的一舉一動來定於一尊。被統治者則鑒於本身的利害，雖不開步走自亦末由也已。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這兩句詩移之於中國歷來的思想界，實在確切不移。以上者一二人的喜怒，便決定人民全體的愛憎。這時候如果有人出來說幾句平正一點，理性一點的話，則其命運就不難想象了。昨天看了故宮博物院印的「名教罪人」，不禁爲之擲卷喟然。以幾百個堂堂「社稷之臣」，却仗著韻語專向一個人漫罵咀咒，信口雌黃。實則他們的本心——假定還有本心的話——何嘗要這麼說，只是如李聯琇所云，無非爲了「天皇聖明」，要媚得到架於是也只得找一個對象來洩氣了。語曰，事上詔者臨下必驕，這也正是世情的本色，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是也——。天子也有詔的時候嗎？例如對鬼神是一種，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詔也。人如果一定要「詔」起來，原不限於貧富尊卑的，這樣接論下去，則李聯琇詠姑惡而有這等口吻，倒也不是深怪的了。

(四)

不過，一樣是詠物的詩文，像有許多還有神話，童話，或民俗學的趣味的，却不妨又當別論。如史震林「西青散記」所載，關於姑惡部分者：

「段玉函，號懷芳子，自刻小印曰情癡……。玉函自橫山喚渡，過樊川，聞姑惡聲，入破菴，無僧。累磚坐佛龕前，俯首枕雙膝聽之，天且晚，題詩龕壁而去。姑惡者，野鳥也，色純黑，似雅而小，長頸短尾，足高，巢水旁密篠間，三月末始自鳴，鳴自呼淒急。俗言此鳥不孝婦所化，天使乏食，哀鳴見血，乃得曲蠶水虫食之。鳴常徹夜，烟雨中聲尤慘也。」

「散記」裏面雖有許多不語的東西，但其文筆却很可觀，而此即是一例。

中國的禽鳥裏面，有好些都被收入神話、故事，寓言和兒歌，其中也有以牠們的啼聲用「擬聲」法來編製的，如姑惡是也。其實，動物或自然的名稱大半就是以其聲調來區別：如江、河、溪之類。至於惡姑的正稱不知是伯勞抑是鳩，迄今尚未有確釋。也有以爲鳧一族的水鳥，這從前引的西青散記裏，其棲息飲食都與水有關即可想見了。

劍南詩鈔曾載有陸放翁的姑惡詩，中有不知姑惡何所恨，時時一聲能斷魂之句，我們如能和他的

這闕「敘頭鳳」並讀，則就感到放翁這幾首詩恐怕別有寄託，意在言外，因而也就覺得格外的悲涼抑鬱，彷彿唐氏女的影子呼之欲出也。中國女性命運的艱苦固非拙筆所能言傳，至其節烈處真可稱得上一聲卓絕，而所受於婆婆媽媽的磨折苛迫，自「孔雀東南飛」以來也同樣是代有其人，但對這些婆婆們我倒不怎麼覺得「髮指」，實在的，她們也是從這條舊路上走過來，不過鈔三四十年前的舊文章而已。最可惡的還是那般夫爲妻綱的衛道之徒，如前引李聯琇卽是道地的代表。然她們不幸而生爲弱息，死去却還須化作冤禽，「不知姑惡何所恨」，老學庵豈真昧然不解？特欲揚反抑，無可奈何，正所謂「其託言不知，意本深曲耳」。

說到了冤禽，自然最易想的到是望帝春深的杜鵑，這在中國文人的筆下，尤其是傳說紛紜，衍變萬端，所以這裡可不必贅說。不過另外在鄉間所聽到別的一種，不妨寫出來作一個結束。

杜鵑的啼聲以夜間聽來特別顯得淒厲刺耳——其實，凡是禽鳥之出現於星月之下的，却總有點「薄命相」。匈牙利詩人彼兌非題 B·S·夫人詩云：「聽說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於此，因爲他是苦惱的夜鶯，而今沉默在幸福裏了。苛待他罷，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聲來。」可見出諸詩人筆下的夜鶯，還是苦惱的象徵。我在少時聽過這種夜鳥的悲鳴以後，感情上彷彿陡然如巨石的重壓，尤其是每當萬籟靜寂的樓頭一角，一面聽門外擊柝之聲鴛鴦而過，一面忽然又傳來數聲迫促的

哀啼，像幽靈在叢林中的獨語，益發感到空氣的悽切恐懼了。這時節，說不定又颳起大風來，咆哮般的迎擊着梧桐，芭蕉，而落葉也跟着沙沙的在空庭中打滾，真是令人最難排遣的一刻了。於是只得把頭蒙在被窩裏睡去，但却又兀自的不能交睫，或者還有一場惡夢在等着我。鄉人呼此謂九頭鳥，據云原有的這顆頭已被貓咬壞，（牠是最怕貓的）重復生長後却變成九顆了，不過因牠的瘡口永不會全愈，所以一年到頭的滴着濃血，萬一那一家被牠沾着了，就要遭受大災難，故而必須蓄一匹貓使牠遠避云。凡此皆得於家母口中者，似不失爲豆棚瓜架的絕好談助也。然而我想，這恐怕便是鴈鳩——從牠的字義上衍化出來：你看上面一個尸字，下面一個九字，不是它的望文生義之由來麼？按鴈鳩也卽布穀，其流布世界的蹤跡最廣，其別名也最多，計共二十四個。從前宋人譏笑王荆公解釋字義。有鴈鳩在桑，其子七兮，和爹和娘，恰是九個之說。因荆公好穿鑿附會，時人遂用以子之矛法來挖苦他了。

這幾天雨水特別的多，昨夜簡直是淨淨淙淙地徹夜不休，想起這時節，於一溪烟雨中，聽着布穀的催耕，斑鳩的喚雨，真有江山如畫之感，然而此時此地，也確是多此一筆了。

卅二年五月十五——十六日，雨聲中。

江村之夏

清代的高士奇曾經寫過一部「江村消夏錄」，內容雖講的是書畫的事，跟我們門外漢不相干。不過這個書名却很愜我意，時時引起遠客的遐想。恰巧這幾天「天地」編者逼我稿子很緊，而又苦於手頭無適當題材，就索性襲取這書名的上半來作一個引子吧。

畢竟還得推造物主的寬洪大量，一年四季中，造出自然界的各種千變萬化，迷離撲朔，不論秋林落木，雨夜啼鴉，處處留給我們一個側耳遊目的餘地。有閑的人固然比較的多些機緣，就是終年耕穫的老農，肩挑貿易的販夫，有時駐足看看無限好的夕陽，聽聽山顛水崖的牧笛之聲，或舉頭望好鳥枝頭的歌唱，雖然說不上什麼畫意詩情，但是民亦勞止，汙可小休，在緊迫的情緒中總多少得到了解放與調節，似此半日之閑，未嘗不抵上十年的勞頓。然這在古今正統派心中，即連無邊的風月也要加上撲鼻的頭巾氣進去。如俞正燮在「癸巳存稿」卷十二所云：

「秦觀詞云，醉臥古藤蔭下，了不知南北。王銍默記以爲其言如此，必不其能至四方淨土。

其論甚可憎也。……蓋流連光景，人情所不能無，其託言不知，意本深曲耳。」

宋人筆記裏面，有許多彷彿終覺得有一種難當的「氣」在作怪。這大約有點受那時道學勢力的影響，再加上佛氏的下乘的一面，持此與俞君相較，益覺蔡（子民）周（知堂）諸公之崇仰蓋自有故。我於釋氏教義素無所知，未敢信口雌黃，不過推想起來，像這位「默記」作者那樣的尖酸迂仄，只怕未必能夠到西方的淨土。最多，也只能鑒其衛道心切，掛上一個居士之類的名義罷了。但也真真的奇怪，宋去今已一千餘年了，筆頭上的詞眼如「西方淨土」云云，或者爲今之正統派不屑用，不愛用，但翻來覆去的所得，如俞君所謂其論甚可憎之輩，——即動輒詈別人只會寫無關緊要的懷鄉憶舊的現代清流們，還是依然的充塞「兩間」，上下一致，可惜三百年來不會好好的出幾位俞理初，畫出幾副可憎的面目也。

其實，照我輩凡夫看來，所謂西方淨土，恐非遠在天邊，却是近在在地面，只要稍有藝術的鑑賞，人情的瞭解，風土的理會，卽令是偏僻的江村水鄉，自春徂冬無不有我們賞心悅目之所在。單從上述的「存稿」所載說來，鄙意「醉臥古藤陰下，了不知南北」的情致，就比苦苦的想上西方淨土強得多了。我想，人生如連醉臥古藤陰的一點清閑都遭佛祖呵斥，不知淨土究竟還有甚麼值得追求留戀乎。但也有人說，這些都非真正的悟道之言，蓋道之奧妙深秘處殆非常人所能領會貫通。如是則鄙人只好

自己直認爲隔教，在肅靜之下，還是趕快來談江村的曉風殘月吧。

古話說，人傑地靈。又說天地靈秀之氣足以陶冶人的性靈。這說法固然陳舊一點，却也有其不破的至理。因爲人既然是自然所胎息，爲自然的一部分，則自然界的變化衍奧就和人生有絕大影響。尤其對於讀書的人，越發和他的性格思想情緒息息相關。太史公遊覽名山大川後，使他的這枝筆也同山川之雄偉浩淼，古人也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之說，這些都是歷來文人所熟曉的話。昨夜重讀郁達夫氏「閑書」，在七六頁「山川及自然景物的欣賞」中有一段話，有可以補充拙見之不及：

「自然的變化，實在多而且奇，沒有準備的欣賞者，對於他的美點也許會捉摸不十分完全的；就單說一個天體罷，早晨的日出，中午的晴空，傍晚的日落，都是最美也沒有的景象；若再配上以雲和影的交替，海與山的參錯，以及一切由人造的建築園藝，或種植畜牧的產物，如稻麥牛羊飛鳥家畜之類，則僅在一日之中，就有萬千新奇的變化，更不必去說暗夜的羣星，月明的普照，或風雷雨雪的突變，與四季寒暖的更迭了。」

這幾乎把人人中的話都概括在裏面了。郁氏甚至以爲對於利欲薰心的人，山水及自然還可作對症的良藥；「使人性發現，使名利心減淡，使人格淨化」的一服清涼散！只是目前人性喪失，名利心濃厚的人固是這樣的多，而可以領會或遊賞的山水之區，却無從自由爽快的往返嘯傲。卽不說著名的

區域景物，就是我筆下的那些江村水鄉，也何嘗能夠隨意的乘風破浪，少作勾留呢？

在前述邵氏閑書的另一文中曾經引了羅大經「鶴林玉露」卷四第七節的一段話，很足以寫出村居夏日的情致，故不嫌販運，重鈔一遍於後：

「余家深山之中，每春夏之交，苔蘚盈階，落花滿徑，門無剝啄，花影參差，禽聲上下。午睡初足，旋汲山泉，拾松枝，煮茗啜之；隨意讀周易，國風，左氏傳，離騷，太史公書，及陶杜詩，韓蘇文數篇。從容步山徑，撫松竹，與隣犢共偃息於長林豐草間，坐弄流泉，漱齒濯足。既歸竹窗下，則山妻稚子作笏觥，供麥飯，欣然一飽；弄筆窗間，隨大小作數十字，展所藏法帖墨蹟畫卷縱觀之。興到，則吟小詩或草玉露一兩段，再啜茗茗一杯，出步溪邊；邂逅園翁溪友，問桑麻，說秔稻，量晴校雨，探節數時，相與劇談一餉；歸而倚杖柴門之下，則夕陽在山，紫綠萬狀，變幻頃刻，恍可人目，牛背笛聲，兩兩來歸，而月印前溪矣。」（見「清新的小品文字」）

「鶴林玉露」和「默記」一樣是宋人的筆記，以上面所引的兩文看來，就覺得前者的志趣筆意超過後者遠了。一年四季中，大部分的人總覺得以夏爲可畏。不惟汗流浹背，而且情緒慵倦，四肢軟乏。在中國，即使像都市文明最發達的十里洋場，有冷氣，有電扇，以及冰凍瓜果的消暑解渴，但終歸不退那杲杲烈日之侵射。何況冷氣電扇，究竟都非自然而由人工。信如醫學家所云，冷氣還有妨害生

理的流弊——。不錯，我就不大愛嘗那種不自然的，陰鬱鬱的充溢着阿摩尼亞的空氣，到底不及江上清風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所以有錢的闊客或上莫干山，或往北戴河，再近則如佛國普陀，也是浙東一個道署勝地。至於我輩囊橐無多者，自以有山兼水的故鄉爲最理想的了。而且耗費有限，享受無涯，涉筆至此，恨不能即刻的順流而下。

這裏先說一點開夏的食味。

因爲濱海的原因，出產的自以魚介爲大宗。如吳萊甫東山水古蹟記云：

「昌國人家，頗居篁竹蘆葦間。或散在沙壤，非舟不相往來，田種少，類入海中捕魚，蜻蚌蛇母，禪塗傑步，腥涎褻味，逆人鼻口，歲或仰穀他郡。」

不過在最熱的當口，有味的食品却不多，鄉諺有「清水六月頭」之說，便是形容炎夏海市的冷靜。不過其中也有許多東西，却正是這時的特產。如目前上海貴到每隻幾十元的青蟹，就是當令的逸品。在吃慣了大紫蟹的旅滬的人，再和回味中的青蟹相較，未有不流涎欲滴者。查青蟹即吳萊文中的蜻蚌，俗呼黃甲蟹，因其蒸熟後背顯黃色。兩螯八足，頭及胸部橫長，前廣後狹，而後足端却扁闊。橫行海塗中，漁家於夜間舉火得之。其味在於脂肪的豐富，須擇其壯而實者。不過這一對巨螯也不可輕易放過，善於飲酒的人，不亞於朱門酒肉云。此在鄉間亦不易得，故惟大戶始得飽啖，而價亦較昂，

大約六七年前就須一元餘錢一隻了。鄉人攜之入市時，蟹之腹背八足，必載着厚重的泥土，這因每隻以斤量貿易，泥厚而量重，值也暗中提高了。大約泥土和蟾蜍自身比重各占一半，待洗淨後，周身遂呈暗綠之狀，與大蟹蟹比彷彿還含着一片翠色。事變前曾與家槐往故鄉，承馬姓親戚日以三四枚相餽，不禁「喜出望外」，且是特地託產蟹區的鄉民設法購致，故其美意今猶不忘。晚飯時一面聽繞切鳴，蟹在庭心奏着樂曲，一面持酒與家槐話平生，大有演義上天下英雄君與操之慨。不料湊巧碰着鷓鴣琴的老實人，爲了向來未曾吃過之故，這時無論如何不敢管此異味，強而後可，始「持螯如儀」的淺嘗輒止，一時興趣爲之掃盡。這裏真用得着名副其實的「煞風景」三字了。最後惟有我一個人全盤囫圇下去，自審太近乎「暴殄」，故只得向馬君辭謝。此意曾於古今「憶家槐」中涉及，編者黎庵兄閱後，自無怪其連呼「此君壽頭」不置矣。

其次，有叫作「大節船貨」的，彷彿魚介中之聚族而居。蓋鄉人於淺海中一網打來，中皆細小的水族，無以名之乃有此稱。裏面包括蝦公，梅魚，鱸魚，蝦蛄，米蝦……之什。其名稱頗有新而奇者，此地只能隨手寫定而已。價較廉味不惡。無論下酒佐餐皆相宜，其來源多自沈家門，入市時亦多在薄暮。魚販有和雇客相熟者，屆時必自行上門求售，售罄後，他們的一日之計也草草告完了。這時通用的還是銅元，所以賣買舒齊後，腰際累累然的噓噓有聲，倒也是大腹賈的別支。至蝦公俗又名蝦係

，狀貌如烏鰂而小。小兒呼蠓字不易，遂以小烏鰂名焉。最異於烏鰂者，據吾鄉縣志所記，則爲背甲非石灰質而爲柔嫩極薄之筋，頗似蜻蜓之翅。食時須去其筋，猶烏鰂之去其骨。梅魚俗呼梅拱，頭特大，故亦稱梅大頭。憶塾中同學有身矮而頭角奇大者即當作棹號來叫。身長二三寸，尾腹細之，朱口金鱗。不知怎的，我覺得牠的外表似乎不甚堂皇，輒會想起京劇中的小花臉來。味酷似黃魚，也有鱗色灰白者曰壯壯魚頭，即鱸魚，似爲其別系。以鮮食爲上。醃而暴乾之則曰梅子蕘，蕘讀作考，或作鮓。此物繁殖期在黃梅時節，故名。滬上亦不難得。不過夏天時只有在「大筍」中始能同得。復次爲蝦蟇。鄙人素有偏嗜，可謂食味中的神品。身如膏髓，柔而無鱗又無骨，有之不過是其筋耳。雖屬「大筍」，然漁民網得後必自成一類，因其不能耐久，久則瘦，瘦則精華全失。所以上海就難得吃到，只有寧波館子中偶有應客，但因航行一夜之久，所以就無法集肥，鮮，大於一爐。我會經想用熱水壺中藏冰少許，託鄉人揀上好者跋浪來滬，終因手續麻煩而未果，且亦未必不遜色。烹的時間不宜過久，只須用油一二匙，待鍋熱即澎的一聲全數放下，接着趕快加醬油及蔥薑，然後又趕快放水一器作湯，也有加豆腐的。大約前後不過十分鐘，愈速成愈好，而且要帶點生味，好比粵人之啖魚生，蓋過熟就要瘦。「鮓」字今照縣志寫下。其實，照我想象，恐怕還須作涎。說出來或許有點嫌醜，牠的形質就和口涎一般，這在吃過的人就會一目瞭然。除甬屬數縣以外，其他的浙江人怕也未必見過。本市

十六鋪有所謂龍頭龜出售，便是牠繁殖時曝之使乾的別稱，可見牠在鄉間，原是不甚名貴的。

我曾經吃過一回最痛快，最滿意的蝦鱈。那是在事變前的沈家門。和朋友W君一同去看賽會，夜間即宿其外家，事先會託他們不論金錢及時辰，如有鮮肥的立刻來通知我。等了幾天一無音訊，不料在動身回家的前半夜三點鐘，忽然有傭人關照我說有漁船到埠，裏面就有好的蝦鱈。我連忙披衣而起，親自趕去不問價錢買了一筐，果然又粗又鮮，回來即重起爐灶和W君飽啖得片甲不留！這次名看賽會，實則我個人還是以吃得好鱈魚之有意義。現在回想起來，不但這種滋味大佳，而其情調與興趣，也斷斷非尋常時節可比。而此刻唯一願望，也就是願望早日山河無恙，城郭依然，悄悄的去做一個尋常百姓罷了。

這樣的吃了晚飯，抹了嘴唇以後，夜色便漸漸的在大地上展了開來，正是月上柳稍，日之夕矣，一天中已去大半。於是或者就郊外河塘中赤足沐濯，或者在小街旁評頭論腳，手揮大蒲扇，足踏青石板，低斟淺酌，慢斯條理，很可以看出這還是農業社會的遺風。而人民亦率多肫樸無華，所談不外里非細瑣，天際風月，在質直中間分明着天真與親切。左右鄰舍毗連，猶如家人骨肉，有時自然也有口角紛爭，重則擱街撒潑，輕則指桑罵槐。但是內容說不定不過爲了幾粒米的遺失，一把扇的破碎或兩家孩子的捧交碰撞，老老實實的可以弄得一夜無眠。但到了三五日後，居然又若無其事的簇聚在一起

了。世上無不解之讎仇，得此小小波瀾出入其間，却亦占據着人生七情六慾之一部分。但最好以此爲度。借斯意只能表現於村居鄉曲，而不合當今大家之雅量，是亦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鄉間的遊藝向來缺乏簡陋。到了夏天的晚上，因爲離睡覺還早，所以有時就招一二唱曲說書的作納涼之一助。但爲什麼這些說書之類偏多於夏晚呢？這在我讀了一千〇一夜——卽天方夜譚後，方始悟到這些瑰麗玄秘的故事，正惟其是熱帶國家如埃及，波斯，阿剌伯等才最易傳播產生。他們生活於無情的驕陽之下，大漠之上，自然容易使神思倦乏，情緒慵困，口體疲渴，於是反過來就要求一切縹緲而奇特的故事或幻想，以作刺激與調劑。這正是一種自然的情理。以此推之，在素無適當娛樂場所的江村水鄉，一到了夏天的夜晚，也惟有仗說書唱曲以資消磨排解了。

這時碧天如洗，星斗皎然，而一水盈盈橫渡天宇的則是銀河。鄉民工作既畢，盥沐又罷，大家帶着竹椅藤榻，坐在街心一角，遇見有唱新聞的，就叫下來。陸放翁小舟遊近村詩云，「斜陽古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說蔡中郎。」可見宋的時候，說書已經很普遍了。再查東坡志林也說：

「塗巷小兒薄劣，爲衆所厭苦，輒與數錢，令衆聽說古話。至說三國事，聞玄德敗，則頓蹙有涕者，聞曹操敗，則喜唱快。以是知君子小人之澤，百世不斬。」

這一段記載，稍有跟現代說書的情景相合。惟吾鄉業此者多屬丐戶而又殘廢者，如放翁之所謂盲翁是也。因為是丐戶或盲翁，所以他們的技能只限於口耳相傳，如三國演義等大部書自然無法搬弄了。而所說的只限於近代故事，故俗曰「唱新聞的」。唱者乃一盲丐，一妻一女相倚爲命的扶持左右。值明月東升，腰負鼗鼓咚咚地響徹小街。每一齣約錢二三百文，間或佐以湯糲。如在街上所唱，則多出鄉民的醜資。否則，大戶人家也有召而入空庭以遣永夜，四周薰艾草以驅蚊蚋，此則鄰舍卽不能復聞了。內容自不外歷來才子佳人悲歡合離的俗套，惟僅有唱白而無表演，故只能作短時的娛聽。一閱既罷，正是大家遑遑入夢的時節了。對於我們一般小孩子，有時就不啻是一種催眠，往往未及終曲已熟睡榻上。

說到孩子時代在鄉間所過的夏晚日腳，我覺得最可感謝的是慈母口中柔和的兒歌——不，是普天下一切母親之心聲。單以寒家爲例：在夜飯以後，我們必和傭僕等在後庭中納涼。庭之外便是一道小河，有時還可聽到夜航人搖櫓欸乃而過，或聞對河行人笑語。這時皮鞋還限於極少數人所穿，一踏在青石板上，便覺唧唧的清脆有聲。尤其是在萬籟闕寂的暗夜，益發顯得響亮而清徹，不由的引起幼稚的羨慕心來，心想不知什麼時候才能夠照樣買到一雙呢？但當這聲音去得遠了，而隱約之中還和河流一同傳來之時，却又懷起幾分恐懼，心頭惴惴地有河水鬼影子浮上來，心想這莫非就是河水鬼在夜

遊嗎？於是便緊緊地貼近着母親的懷抱，問她河水鬼究竟是怎樣一付形狀？她一面禁止我的發問，一面又把話題岔開去，教我們種種的兒歌或急口令，例如「一粒星，刺崙登，兩粒星，滾龍燈……」之類。然而孩子的幻想疑問，也往往隨着無邊的夜色而懸懸不絕。特別是躺在藤椅上，面對着這黝冥莫測的天體，及閃爍東北的星星，發出稚氣的幻惑與遐想，大有我欲乘風歸去之感。像舒白香「遊山日記」所說見時的情狀，我覺得很能傳達出兒童的心理。在嘉慶九年六月項下云：

「予三五歲時最愚。夜中見星斗闌干，去人不遠，輒欲以竹竿擊落一星代燈燭。於是乘屋而疊几，手長竿，撞星不得，則反仆於屋，折二齒焉。幸猶未斃，不致終廢嘯歌也。」

舒君自謂「最愚」，這自然是他的謙遜，其實却正見出見時的天真無邪。一跨過這階段，則就類於老萊子的故作跌撞，只爲鄉愿輩所稱贊而已。

待到納涼到了相當時候，母親看見吾輩漸有睡意，便一手拍着稚弱的身部，一面則哼着兒歌，再等着正式的交睫以後，才把我們放在白羅帳中平安地睡去。吾鄉俗語云，養兒方知娘辛苦。現在我看見妻在半夜裏，時時破着甜沈沈的好夢，好幾遍的爲孩子餵和看護的勞碌情狀，方悟到天下母親的用心有非筆舌所能形容。不過鄉間的歲月本來很呆板平庸，除了歲時節日之外，像詩意十足的仲夏夜之夢，一大半倒是交給了納涼閑談。不過像蘇杭等那樣的勝區，風俗就比較奢華一點了。如顧祿的「

「清嘉錄」卷六，在「乘風涼」項下云：

「納涼謂之乘風涼，或泊舟胥門萬年橋洞，或躋權虎阜十字洋邊，或分集琳宮梵宇，水窗冰樹，隨意留連。作牙牌葉，格馬弔諸戲，以爲酒食東道，謂之鬥牌，習清唱爲避暑計者，白隄清舫，爭相鬥曲，夜以繼日，謂之曲局，或招盲女瞽男，彈唱新聲綺調，明目男子，演說古今小說，謂之說書，置酒榻客，遞爲消暑之宴，蓋此時爍石流金，無可消遣，借乘涼爲行樂也。」

信如顧君末後所云，這些只借乘風涼爲行樂而已。不然豈非反招來一身熱乎，然而，「何計之左也」。

鄙意納涼似以閑談爲最合度，至少再偶加幾闕小曲清歌，於樸素之中兼有幽情逸致。但有錢的人似乎一天到晚的想炫其豪闊，鬥其心計，且處處想附庸風雅，弄得酒食徵逐，鬥牌狎邪來作避暑之計。事實上，反而儉俗浮囂，爲山林所竊笑，成爲笑話中的小的梅花接老爺罷了。平心靜氣的說，造物有時雖然要把我輩作芻狗，有時却也待遇不薄。只看天際星月，大地花草，江上清風，不惟四時變化無窮，抑且一視同仁。全看我們如何的受用。即使不能完全的消盡名利觀念，也不要過分去唐突山靈。寫到這裏，忽然又記起宋代石湖居士四時田園雜興詩中有咏夏日十二絕，其中有幾首對自然風物的素描，到現在還感到很貼切；鈔幾首作一個結束：

- (一) 下田戽水出江流，高壩翻江逆上溝。地勢不濟人力盡，丁男長在踏車頭。
- (二) 槐葉初勻日氣涼，蔥蔥鼠耳翠成雙。三公只得三株看，閒客清陰滿北窗。
- (三) 千頃芙渠放棹嬉，花深迷路晚忘歸。家人暗識船行處，時有驚忙小鴨飛。
- (四) 梅子金黃杏子肥，麥花雪白菜花稀。日長籬落無人過，惟有蜻蜓峽蝶飛。

范石湖是著名的田園詩人，故詩皆側重村居的景物風土，而且時時的寄其感慨。像有幾首所咏的，不啻直截的在暴露當時捐稅的繁重紛雜。還有「大耋催稅急於飛」之句，亦正足以反映南渡以後知識界的悲哀憤痛，雖沖淡如田園詩人亦時有其感懷，不過比較的溫柔敦厚耳。中國的老百姓向來樸厚善良，耕讀尤爲士子們理想，而茂林豐草，江山如畫，原不乏人間的淨土，不必求諸夢幻之中。只是歷來爲外患內憂，暴君奴輩所壓抑凌辱，以致春秋佳日徒有其名，而羣山萬壑也無不遍布烽烟鐵蹄，蒼生涕淚；有所仰望，惟有托諸虛渺的神怪假想的天國。信如是也，江村之夏其只能長供我輩憶念憑弔而已乎。

(卅二年舊中秋前一夜，丑刻。)

浮世草

「一葉落而知天下秋」！聽着黃葉在夜半迎風起舞，月華則水似的灑遍屋角，這才意識到那脈脈含情的三秋風姿，又娉婷於我們眼前了。愧我淺俗，既不能如詩人之逸興過飛，又不能學才子的「哀感頑豔」，所以未能忘情者，也僅僅是一點最本能的季候感，跟知了蜜蜂們爭一日之長而已。

語云，「春秋多佳日」，這固然有其至理，但依我分析起來，一年四季中，最可人意的，似乎選得推秋，其次該是冬。

先說春天吧，它的蓬勃繁榮，果然令人見而奮發軒昂，但在另一方面，却又覺得太穠豔太爛漫了。要是你在春意濃郁的時候，到公園裏去打了一個迴旋，那一派萬紫千紅的風光就不免令人撩亂眩惑，而且色調又失諸過於強烈，濃朱叢綠，再加上一天薰薰撲來的陽光，你所得到的只是沈甸甸的迷醉備倦罷了。何況蜂蝶鬥豔，禽語喧囂，以及昆蟲等的到處蠕蠕爬動，似乎更使你覺得擾攘煩雜，在有限的胸中間，早已給牠們占據得一無空隙了。這就是說，使你缺少咀嚼品味的餘地，跟真正遊賞的

旨趣，不免距離過遠了。這在一般中年或接近中年的人，想來都有這種感想的。

其次便是夏。——提起它，不消說，便會引起「可畏」的印象。那種緊張而鬱勃的空氣，便弄得你束手無策。尤其是慣住在鴿棚般的「上海人」，只要一等到杲杲烈日的上升，你的精神和肉體，便無時無地而不在薰灼蒸熯之中。有誰看見過廣東酒家燒「滷肉」的情形嗎？較之毒日頭下而依然墊伏在亭子間，前樓……等生活着的人，恐也相差無幾的了。即使偶然有一陣涼風吹來，然而不會等到額上汗水的乾息，這陣風却又極其吝嗇的飄然而去了。而且說不定接着來的還是更鬱悶更昏沈的一片！所以一歲中工作的效率最低減，而死亡率却最廣大的當無過夏天了。記得從前有位先生勸人的登龍文壇，即利用這一段炎熱的時期。因為許多成名的作家大抵擱筆罷寫，而當時賣文爲生者又不如目前之亟切，像林公語堂樣的居然還可上牯嶺避暑，但已出的期刊報紙自然要照常出版，所以這時候未成名作者的稿子，便比較的爲編者所採用，而一經幾度露面紙上，作者的姓名即容易引起大家注意，保不定會從「未成名」而扶搖直上，躋於「已成名」之林。

不過從另一方面說來，在驕陽脅迫之下，整天躲在斗室裏據案寫作，揮汗如雨，而又須細琢細磨的詞斟句酌，——那種煩燥燥悶的滋味，也只有所謂「過來人」能體驗吧。

最後，該說到冬。冬跟夏可以成一個對照；那樣的熱而又這樣的冷。當北風呼呼地掃着廣漠的原

野，而霜雪又皚皚的撒遍着羣山萬壑，一切呈顯着幻滅，蟄伏之際，人對於自然界所感覺的，惟有憔悴凋零而已。而且這時候所過的都是閉戶生活，不管你對幻想中的寒冬有怎樣的美感，但一看風、霜、霰、雪的不斷而來，你的一舉手一投足，就莫不覺得僵硬，覺得麻木，遑論出得門去遊覽了。然而，四季之中，要是挨着順序數一數名次的話，那麼，鄙意以爲除了三秋之外，實在還得推冬，而非春夏所能及。如唐人詩云：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誰如果在中國的江村水鄉度過幾個冬天的話，就不能不驚嘆於這詩作者設想之清新體貼，尤其是在從前旅行的人，更覺得情景宛然活躍紙端。在一灣碧水之上，遠遠地浮着一座板橋，橋上印着粉白的嚴霜，而曉色蒼茫，星月依稀。接着雄雞一聲，響徹荒野，天色又換了一番氣象，於是踽踽地來了一位作客天涯的遊子，垂着頭從橋心默默而過——有誰知道他載着多少的踟躕與惆悵呢？這樣的行行復行行，或者真如詩人所歌詠的，於山重水複疑無路中，回到了柳暗花明又一境。待到舉起頭來，迎面也許是一角酒帘，在茅屋旁邊迎風飄颺，屋頂上則裊裊地正升着晨煙，而附近也聽得見人們噴笑之聲了。人到這時，食慾自然漸漸的增加起來，於是就加緊幾步，趲到那個茅屋中喚了一盃白粥，幾枚油炸鬼，會喝酒的不妨來上幾盃高粱，一碟茴香豆，慢條斯理的淺斟低酌。語云：他鄉遇故知。這固然令人感到親暱欣慰，但如其故知不可多得，則幾天來的跋涉，能夠有這種風土人情以相抵償，似亦不可不謂慰情聊勝於無了。

而這種風土人情，在大江南北的鄉村裏，幾乎俯拾皆是。例如收在魯迅先生的小說集「吶喊」和「彷徨」中便有「孔乙己」，「在酒樓上」……之類。特別是遇到小說中的角色，屬於一些破落戶，舊式士大夫，中年人的一羣，更覺得有一層「淡淡的哀愁」——也可說是沒落的共通感兜上心來。如「在酒樓上」（「彷徨」三三頁）所描寫的：

「我從北地向東南旅行，繞道訪了我的家鄉，就到S城。這城離我的故鄉不過三十里，坐了小船，小半天可到，我會在這裏的學校裏當過一年的教員。深冬雪後，風景淒清，懶散和懷舊的心緒聯結起來，我竟暫寓在S城的洛思旅館裏了，這旅館是先前所沒有的。……

……（中略）

「一斤紹酒。——菜？十個油豆腐，辣醬要多！」

我一面說給跟我上來的堂倌聽，一面向後窗走，就在靠窗的一張桌旁坐下了。樓上「空空如也」，任我揀得最好的坐位：可以眺望樓下的廢園。這園大概是不屬於酒家的，我先前也會眺望過許多回，有時候也在雪天裏。但現在從慣於北方的眼睛看來，却很值得驚異了。幾株老梅竟鬥雪開着滿樹的繁花，彷彿毫不以深冬爲意，倒場的亭子邊還有一株山茶樹，從暗綠的密葉裏顯出十幾朵紅花來，赫赫的在雪中明得如火，憤怒而且傲慢，如蔑視遊人的甘心於遠行。我這時又忽地想到這裏積雪的滋潤

，著物不去，晶瑩有光，不比朔雪的粉一般乾，大風一吹，便飛得滿空如煙霧。……

「客人，酒，……」

堂倌嫵嫵的說着，放下杯，筷，酒壺和碗碟，酒到了。我轉臉向了板桌，排好器具，斟出酒來。覺得北方固不是我的舊鄉，但南來又只能算一個客了，無論那邊的乾雪怎樣紛飛，這裏的雪又怎樣的依戀，於我都沒有什麼關係了。我略帶些哀愁，然而很舒服的呷一口酒。酒味很純正，油豆腐也煮得十分好，可惜辣醬太淡薄，本來S城人是懂得吃辣的。

……（下略）

歲暮天寒，風雪淒清，極目山河，百憂如結。杜少陵詩云：孤城此日腸堪斷，愁對寒雲雪滿山。人在這時，往往會需要一份適合微醺程度的沈醉，於是也就自然地想到了「盃中物」。試想一角重樓之中，靜據着一桌一凳，叫幾碗但求適口的菜肴，看着這本已模糊的窗子，却被雪花洗得分外通明了，而窗下滿滿地堆着肥胖的酒盞，再往遠處看去，又見得幾畦碧澄澄的蔬菜，在寒空下面呈露着蔥翠的色調，一直待到善於聒噪的烏鴉飛來了，這才稍稍打破這小樓四圍的寂寞與枯肅——這情景不就已足令人醺然嗎？

中國是一個農業社會，它的進展既慢，改革又難，所以上述的這種情景，不惟過去是這樣，而現

在亦絕少改動。我們從魯迅先生的文字中，一面爲他這美化的筆觸而沉醉，一面却又爲主角的身世引起深切的同情。我不知道將來的社會是否真能做到各盡所能，各取所需的地步，但就過去跟目前看來，除了以文字來干祿獵爵者之外，智識份子的沒落之感，破落之悲，却無時無地而不表現於字裏行間。而杯酒澆愁，狂歌當哭，又何嘗不是這些難言的哀痛之發洩！拆穿了說，信仰和理想，也莫非是一種麻醉。一個人不在二十歲的左右去流血革命，慷慨奔走，或者去努力的談戀愛，到了後來，真也難免有老大徒傷悲之嘆了。

說來非常慚愧，以我遊蹤之稀疏，見聞之狹隘，就是寫些無關宏旨的「風花雪月」，恐怕也還離題遠甚。古人云，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每一念此，更感悚然。因此，到了不得已時，就只得乞靈於書本了。雖然如老話所說，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至於區區，則可說適得其反。例如在我印象中的記述江村冬景的文章，像郁達夫先生的江南的冬景，及故都的秋（俱見閑書），便都是不厭百回看之作。單是看看這樣的題目，就令人有心曠神怡之感了。

在事變以前，父親於年終必返里一行，因爲中國人的祖先崇拜觀念很重，少不得要去祭祀如儀一番。因此，我有時也趁機去住上一冬。但雪萊說得好：如果冬天來了，春天還會遠嗎？在南方，無論怎樣酷寒的冬季，彷彿總多少有一縷暖意潛著在中間，再加上這片暖薰薰的陽光，遍布於廊簷屋角

——。是的，冬原來是在孕育春呵。而我們之受惠於冬天的太陽的，蓋真不亞於大地之子矣。信如「江南的冬景」所云：

「江南河港交流，且又地濱大海，湖沼特多，故空氣裏時含水分，到得冬天，不時也會下着微雨，而這微雨寒村裏的冬霖景像，又是一種說不出的悠閑境界。你試想，秋收過後，河流邊三五家人家會聚在一道的一個小村子裏，門對長橋，窗臨遠阜，這中間又多是樹枝槎桠的雜木樹林，在這一幅冬日農村的圖上，再灑上一層細得同粉也似的白雨，加上一層淡得幾不成墨的背景，你說還夠不夠悠閑？若再要點景緻進去，則門前可以泊一隻烏篷小船，茅屋裏可以添幾個喧嘩的酒客，天垂暮了，還可以加一味紅黃，在茅屋窗中畫上一圈暗示着燈光的月暈。人到了這一個境界，自然會得胸襟灑脫起來，終至於得失俱亡，死生不問了，我們總該還記得唐朝那位詩人做的，「暮雨瀟瀟江上村」的一首絕句罷？詩人到此，連對綠林豪客都客氣起來了，這不是江南冬景的迷人又是什麼？

提到雨，也就必然的要想到雪，「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自然是江南日暮的雪景。「寒沙梅影路，微雪酒香村。」則雪月梅的冬宵三友，會合在一道，在調戲酒姑娘了。「柴門村犬吠，風雪夜歸人。」是江南雪夜，更無人靜後的景況。「前村深雪裏，昨夜一枝開，」又到了第二天的早晨，和狗一樣喜歡弄雪的村童來報告村景了。詩人的詩句，也許不盡是在江南所寫，而做這幾首詩的詩人

，也許不盡是江南人，但假了這幾句詩來描寫江南的雪景，豈不直截了當，比我這一枝愚劣的筆所寫的散文更美麗得多？」

達夫先生的描寫山水及自然景物的才藻，在目前的文苑中，幾乎也真有壓倒餘子之概，而這裏所舉引的，復不過是全書全文的一二節而已。但看了這些之後，即已把人帶到一個曠遠而清虛的境界中——却又覺得近在目前。在從前，只要費幾小時舟車之方便可實現這個嚮往了。嘗書記周伯仁之語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河山之異。不意千載之下，猶有餘悲。」

從上舉的幾首詩中，我又想起少時所讀「隨園詩話」中載的兩首斷句來：「前村報道溪橋斷，可喜難來索債人」。據說這兩句詩也是作於歲暮。姑不論是否有此事實，但作者設想的幽默，（這倒真用得着幽默二字）足見也是一位解人。吾鄉傳說，每至年關而無力償納帳款者，可往「躲債廟」避債，則與此詩可以互相映襯矣。黃仲則也有「愁多思買白楊栽」之句，每一念及，輒覺綠葉蕭蕭中有一位多愁善感的絕世詩人，對着幽愁悽咽的白楊之啼聲，不勝其侘傺無告之慨。這原因，大約爲了冬是一歲之尾，又加以氣象的荒涼，遂覺處處成爲幻滅孤獨的象徵，而在感覺敏健者，益不盡其低徊與咨嗟了，正如春天之令人興奮，令人進取也。

此外，詠江南冬景的詩，還有石湖居士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中所載，關於冬日一部分，也是我所

愛讀的：

屋上添高一把茅，密泥房壁似僧寮。從教屋外陰風吼，臥聽籬頭響玉簫。
松節然膏當燭籠，凝烟如墨暗房櫳。晚來拭淨南窗紙，便覺斜陽一倍紅。
放船閒看雪山晴，風定奇寒晚更凝。坐聽一篙珠玉碎，不知湖面已成冰。
撥雪挑來踏地菘，林如蜜藕更肥醲。朱門肉食無風味，只作尋常菜把供。
煮酒春前臘後蒸，一年長饗甕頭清。廬居何似山居樂，秫米新來禁入城。
探梅公子款柴門，枝北枝南總未春。忽見小桃紅似錦，却疑儂是武陵人。
村巷冬年見俗情，鄰翁講禮拜柴荆。長衫布縷如霜雪，云是家機自織成。
和范石湖田園雜興詩（原詩共十二首）齊名的，在宋詩人中，以鄙見所及，如白石道人姜堯章的
除夕雜詩，也得清雋超逸之致，以知者較多，不再贅引。

— 145 —
我曾經說過，人既然是自然所胎息，所陶冶，爲自然的一部分，則自然界的繁衍變化，就和人生有絕大影響，所謂天地靈秀之氣足以培育人之性靈。寫文章的人，也許爲了多挑幾担西瓜大的字兒，便不免感覺敏捷一點，恰如蟲鳥看到春天來了，萬花如笑，就嘖嘖呱呱的喧鬧不休。——這樣說來，人，縱使是文人，其實也無須如何的夜郎自大，因爲這不過像人體之於神經那樣的，一種自然的感應

罷了。然在同時，一想到大自然之所優惠於動物界，而人又爲萬物之靈這一點，却又覺得怎樣才不辜負這「蒼蒼者天」呢？——但在眼前，人是無疑的在對自然「倒行逆施」了。

我這樣嚙哩嚙囉的說了半天，不料把原來的題材反而弄得「見首不見尾」了。因爲我原來的主題是側重於「秋天」的，而拙文之終於免不掉拉扯拖沓者其故也不外乎此。好，這里就接下去再讀一回讀者的清聽吧。

秋天，從前面所說的看來，似乎是一年中最值得眷懷依戀的一季了。正如龔定庵重過揚州記所說：「天地有四時，莫病於酷暑而莫善於初秋，澄汰其繁縟淫蒸而與之爲蕭疏澹蕩，冷然瑟然而不遽使人有蒼莽寥寂之悲者，初秋也。」現在縮小一點來說，就只限於讀書一方面。

凡是在三家村中讀過書的人，大約都知道有「古文觀止」這部書。它的內容雖有很多衛道氣極重的作品，但有一部分，却也不乏文情並茂之作。如歐陽永叔（修）的秋聲賦卽其一，故到今天我還可
以琅琅上誦。其劈頭就云：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澎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焉，縱縱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

樹間。予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爲乎來哉？……」

讀了這篇「秋聲賦」，誠如知堂老人所說，「輒涉幻想，彷彿覺得有此一境，瓦屋紙窗，燈檠茗碗，室外有竹有棕櫚」，……而甚至忘去身外的寵辱，竊願長對書城以沒世矣。不過歐公此作，原是有發揮的。這只要看一看他下面「嗟夫，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爲萬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乎中，必搖其精」云云，便覺得意在言外，可意會而不可言傳了。

秋固然是蕭瑟淒厲，但也正是蒼涼慷慨。這時如置身萬綠樓頭，看月影在地，明河橫空，而遠處則傳來蟋蟀促織們的相互唱和，讀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荆卿故事，或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騶不逝的垓下之圍，再不然則吟一下自作新詞韻最嬌，小紅低唱我吹簫，或夢斷香消四十年，沈園柳老不飛綿一類名句，縱不想紅袖添香，也但望青燈長在了。而讀了這些詩文，並使精神上的跌宕纏綿，跟氣候上的蒼涼慷慨凝而爲一。接着，舉頭聽白楊沙沙的在夜空下婀娜作態，既而又目擊一瓣大好紅葉在半空中悠悠而下，隨風旋轉，說不定明天爲清道夫之流掃入垃圾箱中。而一想到停車坐愛楓林晚，霜葉紅於二月花之句，又不禁人與丹楓一例哀了。

倘使在鄉間，則這時節該有鴻雁南來了。在沒有聽見過鶴唳的我們，如在月白風清之夜於寥廓虛茫的長空下，忽然聞得她們從頭上戛然而過之聲，庶幾也可抵得一聲鶴唳了。何況古來詩人歌詠中的

雁之故事與神話，又是何等的宛轉悽愴呢。杜陵詩云，故國霜前白雁來，讀此得非有人不如鳥之感？杜荀鶴題新雁亦有句云：

暮天新雁起汀洲，紅蓼花疎水國秋，想得故園今夜月，幾人相憶在江樓。

今日對之尤倍增悒悒矣。其他在秋夜讀書中所見所聞的，這裡也不能枚舉，只看身臨其境時如何消受耳。不過，思來想去的所得，實在還是以鄉間爲最適宜。自來海上，雖也苦苦的想追求一點夜讀之味，秋宵之趣，但終有「從此無心愛良夜，任他明月下西樓」之慨也。

於此又記「秋聲賦」之結末云：「念誰爲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蟲聲唧唧，如助予之嘆息」。這結束得極好，使讀者回味不盡，然而秋蟲又何所爲而嘆息呢？此固可不求甚解，但亦解在其中矣。寫到這裏，窗外的蟲聲倒果真唧唧嚙嚙的奏起秋之插曲了，我於是又想到日本詩人所詠嘆的：

「蟲呵蟲呵，難道你這樣叫着，業便會盡了嗎？」

烏乎，浮世茫茫，勞人草草，蟲既無所知，又無能收其啼叫之力，於是拙文也只能止於斯矣。

（十月二十日夜）

冬 心 草

江南地質沃腴，溫度適中，一等到時令跨入了冬，雖不免美人遲暮似的，於天生麗質中掩不了憔悴之狀，但是也惟如此，似乎更從綽約之中顯得我見猶憐，楚楚有致。即使是脂粉凋零，却猶保持她的雍容秀逸之姿，還不至令人覺得寒儉褻褻。

因為春秋多佳日，故而歷來也視為最適宜的旅遊季節。你看芒鞋竹輿，白袷青衫，飄飄然的揚帆南北，步履既輕，動作自便。回來抽毫潑墨，又立刻化為落紙雲烟，絕妙好辭，江山勝迹，我輩登臨，讀書滿腹，行路萬里，這才真的做到妙到毫顛。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爲。於是或則小品數章，韻語一串，博得大家低徊吟哦，翕然風從。在我國而論這枝健筆，恐不能不推文海飄零的風雨茅廬主人了。

— 149 —

至於夏與冬呢，那就不同了。只要看這些「炎」呀「嚴」呀的形容，即覺得有點不大自在了。但夏還可「避」，姑且慢論。惟有冬天，却一步一步的使你手枯足僵，動彈不得。一出戶外便是雪深三

尺，風大於雷，將你的鼻梁削得癡而又腫，鼻管裏的涕泗跟簷溜一般的濺濺而下。走起路來，又被阻於殘霜積雪，弄得一拐一跌，到處皆顯出笨重迂緩，自然還不如躲了起來，同昆蟲之流一道過着蟄伏生涯了。

但我們知道，夏既可避可道，則冬未嘗不可消可遣，——此先民所以有消寒會之作也。據劉侗帝京景物略所記，消寒會於每年冬至舉行，百官賀冬畢，吉服三日，具紅箋互拜，一如元旦，惟民間僅婦製履舄，上舅姑。「畫素梅一枝，爲瓣八十有一，日染一瓣，瓣盡而九九出，則春深矣，曰九九消寒圖。有直作圈九，叢叢九圈者，刻而市之，附以九九之歌，迷其寒燠之候。」（歌文略）又據帝京歲時紀勝箋補稿本所記，京俗「文人則有九九消寒會，逢九之日宴客，會中共得九人，每人每次作主人一次。又有九九詩文消寒社，逢九集社，社友不拘人數。屆日午刻到社，社中出有詩文題目，分題拈韻，即日交卷，至日夕則偕至飯館，盡醉而歸。」然今日似久不聞其流風餘韻了。何況在米珠薪桂的此刻，士子秃筆所得，救死惟恐不遑，奚暇治風雅哉？不過人情皆戀戀於已逝，所以這裏的瑣屑紀此者，蓋也雖哲而不忘耳。至於南方情形，尤覺豪華姝麗，雖當蕭瑟，不廢徵逐。如清嘉錄「連冬起九」云：

「時則朔風布寒，晚景蕭疏，名勝旗亭，青望都收。居人有讌會則皆入戲館爲待客之便，裁

雲鏤月，人家莫不暖閣新裝，繡帷低拂，淺斟低唱，圍坐圍爐，絡裘之客不惜傾囊買笑……。間有放舟勝地，歡看雪景。家宴又各煮羊炮雉，遞爲寒消之會。」

其有樂善富翁，則或以錢米濟貧，以棉衣賙俗，以稻稩賑丐，屆歲除而止。彷彿今日豪戶撥節慶宴，博施孤寡。至於九九之歌，南北亦大同而小異。但從大體看來，消寒之法還是不脫口腹之快，鄙意此與歷來春秋修禊，實在殊途同歸。

中國人的飲食之精緻，烹調之講究，原是久負盛名。即以消寒一類宴集論之，也覺大有流連光景之趣。試想門外形雲欲墮，冷月半現，大風起兮，細雨霏霏，當斯時也，萬籟入定，大地也正在睡意朦朧之中。而飄搖於紙窗外的則是橫斜的梅枝，舞擺的竹葉，再加上白皚皚的一天雪花，人到此際，真覺得寵辱兩忘了。於是爐火呼呼地起了低吟，銅鍋中的沸水也跟着吹起泡沫，引得賓主的食慾陡的一振，於是便立刻將碧碧嫩的菠菜放了下去。——「萬綠叢中一點紅」，看見翠葉朱根的菠菜，往往使我想起了這個切貼的比喻。接着，又舉着烏黑的筷子先將白漂漂的豆腐擒住，然後嘖嘖一聲，它就向鍋底鑽去了……。如其說，烹調的最高表現，是色、香、味的兼籌並顧，那末，我特別愛這些食味的色澤，綠的、白的，以及小小的一撮深紅；還加上這雙筆挺的烏木筷。何等的分明，又何等的和諧！嚼在嘴裏，却更是一個清脆，一個柔溶。

冬天雖然是蕭寂的季候，但食味方面，却並不遜於他季。不過這裏也不必另另碎碎的紀敘了。但以我生長海濱，吃慣鹹腥的人說來，則不能不推這「大陸味」的涮羊肉，爲我「饑史」上鮮腴的一筆。而牠便是冬令的特產。

我們似乎應該感謝這十里洋場的上海。——有了它，使天地間許多的距離阻隔，都逐漸的減少或消滅。照例，以一個水鄉的人，決不容易嘗此異味。現在却只化十分鐘時間就可抵達洪長興，南來順了。

說起那邊的裝置，那恐怕還是十九世紀化吧。低矮，侷促，蠶雜。而客人上下，酒菜添換，帳目揭算，也非力竭聲嘶的大喊口號不可。堂倌呢，光頭健骨，藍布長衫，背起菜單來賽過聽法門寺賈兒哥的讀狀。總之，可算是保存到目前最古舊的「國菜館」了（自然不只限他們幾家）。也許正因如此，使偶然要動動骨董癖的我們，倒感別有風味。一交了冬令，則生意之興隆，足以使後去者沒有立錐之地。其吃的原則大約和粵人的魚生，日人的「斯干耶干」(Sukiyaki)源於一流。先由堂倌來一炭鍋，（此種鍋亦年歲甚大，不同後起的用電用火酒之輩。）鍋上盛水，沸即以羊肉（亦可吃雞和牛，惟羊爲大宗）放入。羊肉是豫先切得一盆一盆的隨客人添置。但第一次最令我奇訝的，卽桌上滿滿的放上近十碗的汁露與蔥蒜，有甜，酸，辣，香……等。吃時也隨客人酌定。有的揀幾種，有的「照

單全收」。於是一切準備舒齊，只俟水滾而瀾，瀾即蘸也，惟時間較長耳。瀾畢，即溼於先已攪和之「什錦汁」中，厥味遂不可方弗。間或輔以菠菜之什。尤以愈到後來，沉澱愈多，愈覺鮮厚。而其最不可及者，則爲臊氣毫無耳。食半，或取芝麻餅花卷等佐飽。從前南方人偶食之彌有意味，胃弱者或不能再啖了。據云，這些菜館屠羊之法與衆不同，故臊氣遂免，且黎明即起，不使人知，因此海上之談瀾羊肉者，成非洪（長興）卽南（來順）之勢。昔人屠狗稱雄，今日之羊老闆固已「腰纏十萬」矣。

羊肉爲遊牧民族特產，其「瀾」之來源猶保留於今日之塞外。民二十六年商務版，鄭振鐸氏著西行書簡中「百靈廟之二」，有記在德王「包」內啖羊情形云：

「下午七時，德王請吃『全羊席』，這席是蒙古最尊敬的客宴。因爲人多，就在我們住的「包」內吃。先由一戴水晶頂，一戴藍頂花翎，全身官服者，雙手捧着一盤而進。盤內盛着燒煎好了的全羊。德王割下羊頭及羊尾，放在另一盤內，奉獻給成吉思汗。然後才由各客先割一片嘗之。全羊又拿了出來，割下腿部，只吃其背部及胸肋。味極腴美，一點腥味兒也沒有，說是吃香草的原故。到了關內，肉味便不同。德王說，以完全喫盡，僅骸骨格爲有禮。侍者又提進一個大銅壺，盛肉湯，湯內有炒米。味鮮甚，我們都連喝了三四碗。」

這除了實地的享受外，還可引起一種歷史的空氣，風土的情調，的確難能可貴。而從這裏豈非還可看到「包」內的割羊情致，與目前的「涮」法依稀相接嗎？

又查帝京歲時紀勝箋補稿所載之湯羊云：

「初冬時品湯羊，昔年共三舖出賣，購之可入火鍋，別有風味，肉則極嫩。庚子以後，止有崇文門外一家，冬日仍賣湯羊。從前門胡同南口羊肉舖賣湯羊，今已不賣，只有醬牛肉一種。」北京以與關外接近，故嗜羊也特多。南方如蘇錫等人即不普遍，則以畏臊氣耳。其實，只須於蒸燉時放杏仁數枚，其臊便大殺。昔年在鄉間隨家父啖羊肉汁，俟雪深漏殘，取瓷爐上所燉者擠以汁，遂與常食無異，即用此法也。其次，古人遇大祭，必用牛肉豕三牲以示隆重。然今日滬甬習俗如享貴賓，魚翅必設法覓其佳者，豕亦居要職，而牛羊反不夠格，何也？牛或因其耕耘，而羊又有何愛何憎，豈真以其跪乳歟？若謂臊氣，則全在習慣與否，且如魚蟹等尤腥不可當，而滬甬固津津樂啖也。鄙見以為牛羊豕各有其特長，惟羊之烹調恐最不易耳。李笠翁以羊肉最易飽，並謂折耗最重，百斤之羊，宰割之只得五十斤，迨熟，又去其半。閒情偶寄十二云：

「羊肉之爲物，最能飽人，初食不飽，食後漸覺其飽，此易長之經驗也。凡行遠路，及出門作事，卒急不能得食者，啖此最宜。秦之西鄙，產羊極繁，土人日食止一餐，其能不枵腹者，羊

之力也。……凡食羊者，當留腹中餘地，以俟其長，倘初食不節而果其腹，飯後必有脹而欲裂之形，傷脾壞腹，皆由於此，保生者不可不知。」

此確爲極有經驗之談，前年啖涮羊肉時已彷彿覺得。北人胃納較強，且慣負重致遠，亦嗜羊之一因。

再說到食味，固然須以質料的上乘爲老饕的標準，但食時的情調或背景，似也不可偏廢。而鄉間又兼水土之醇，風露之勝。越中以酒「名聞全國」，無他，鑑湖之水不同凡流耳。苦雨翁在北京的茶食中有云：

「我對於二十世紀的中國貨色，有點不大喜歡，粗惡的模仿品，美其名曰國貨，要賣得比外國貨更貴些。新房子裏賣的東西，便不免都有點懷疑，雖然這樣說好像遺老的口吻，但總之關於風流享樂的事我是頗迷信傳統的。我在西四牌樓以南走過，望着異馥齋的丈許高的獨木招牌，不禁神往，因爲這不但表示他是義和團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陰暗的字跡又引起我一種焚香靜坐的安閒而豐腴的生活的幻想。……我們於日用必需的東西以外，必須還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我們看夕陽，看秋河，看花，聽雨，聞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喫不求飽的點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雖然是無用的裝點，而且是愈精鍊愈好。可憐現在的中國生活，都是極

端地乾燥粗鄙，別的不說，我在北京徬徨了十年，終未曾喫到好點心。」

這在一般激進者看來，或者又要斥爲悠閒落伍了。但我總覺得，天地間可以誅責的事物並不缺少，爲什麼一挨到執筆爲文者，在生活上略有小小的要求時，就要變成不可恕的罪孽了。書曰，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孔子也主張小德出入可也。況且我們希望得到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原是使生活覺得更愉快充實，那麼掉轉頭在另一方面說來，安知不是在增加正當工作的興味呢。這正如一支盾，一面是空的，一面却是實的，所以必須把兩面合起來，才能成爲一件優良的「武器」。此理至明，全在我們如何理會耳。

上海經過洋大人和買辦西崽等的竭智盡忠的經營，一切皆呈着「洋化」，就是遊戲享樂之事，也已經由冷氣霓紅，瓦斯等的改頭換面，真的弄得中學爲體西學爲用了。我們誠不否認中國在目前應如何迎頭趕上，如何使之適合「現代化」的條件。但是在枝節方面，如果依然能保持一點舊有的色澤，傳統的空氣，從「那模糊陰暗的字跡又引起我一種焚香靜坐的安閒而豐腴的生活的幻想」，或者能吃到幾件「包含歷史的精鍊的或頹廢的點心」——諸如此類的「閒人之業」，似乎於民生大計還談不到什麼嚴重的失或得吧。

寫到這裏，我不禁又記起二年前的一段舊事；也可說是平生不亦快哉之一。

那也是一個仲冬的薄暮，雖然陽光還反曳在柏油路上，但是風翼却很勇猛的掃着道旁的落葉，連行路人頸畔的圍巾也翩然起舞了。我和K二人出外買物，在歸途中一邊覺得出奇的冷，一邊又覺肚中餓的慌，於是行行重行行，走到了日昇樓一帶。那裏本來是鬧市中心，菜館麵店分列兩旁。當時由我提議想進去填一下飢再說，K也同意了。可是在這樣林立着的館子中，究竟又何去何從呢？於是我們只好略略的選擇一下，最後就揀了一家招牌上有一個「春」字的「經濟實惠」的小麵館；原因是那家麵館門前正放着一大鍋白粥。白粥原並不希罕，但普通祇限雞粥而它却兼售羊肉粥。恰巧K是自小就喜歡吃羊肉的，而我也頗有同嗜，便決計坐定下來，招了兩盤。——這所謂羊肉粥，跟我們家製的和在一起者完全不同，而只是砌了薄薄幾片白砌羊肉，放在另一隻小碟子中，再盛了一碗白粥（瀟語曰：陽春粥），撒以蔥薑幾顆，醬油一匙，由客人自己去拌和。這樣東西，在食不厭精行必汽車的闊客看來，或許不值一顧，然而給一般奔走於冷月寒風之下的尋常百姓，則不惟可以充饑，也可以取暖。你看歲云暮矣，風雨淒其，一旦走進燈火青熒，人語喧和的小麵店中，與良朋妻子默據一隅，一面啖粥，一面談話，而所費又極有限，這樣的場合，對於我們，實在感到莫大的恩惠了。而且這一天的印象我感到特別的深，使我們的感情在今天還覺得很溫暖。

原來這時候的米價雖沒有今日的飛揚跋扈，較之戰前，却已經貴起幾倍了。因此粥價也大不如前

，而我們這時的收入，尤其貧乏得可憐，雖然家中指定有另用，不過也確往往顯得拮据異常。這天我們自己摸了一摸腰袋，共只二元錢左右，當下計算一下，總算還可各人吃一碗羊肉粥。不料等到大半碗下肚，食慾陡的振作起來，非再添一碗不可，但袋裏的錢却不允許我們再吃了。我問K手裏還有多少錢，回答也不到一元。沒有辦法，只得七拚八湊着，並且將回家的電車錢也省下來夾在一起。（這時電車錢尚可充粥價，遠非今日可比。）但恐怕還是不夠，因此就只喊了兩盞白粥，而將首先喊的羊肉留下二三片。這說起來雖然寒儉透頂，同時確也痛快透頂，但也爲了這時所對坐的完全是K，才能使彼此打破一切距離與羈束。不然，縱使是最莫逆的朋友，甚至於是父母兄弟吧，卽沒有這樣自由而貼切了，可見兩性的關係實在超過其他的任何聯繫！我們的學問才識萬萬不敢及沈三白夫婦，但自從有了這次自身的感受以後，再來讀浮生六記，自覺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現在天氣又逐漸冷下去了，羊肉粥和涮羊肉也早已應市起來了。然而以今歲米價之高，牲口之貴，此一盞一甌之值，已不可與昔時同日而語了。是亦惟有過屠門而大嚼，聊且快意之一途乎？

（十二月八日夜，燈下）

雪夜閉門讀禁書

今年的冬天，在時序上雖早已來到——而且一眨眼就將過去，但在氣候上却有點嫻嫻來遲。到了昨天，適逢舊歷小寒，氣候遂爲之一變，寒暑表上便突然的縮了下來，儼然有晚來天欲雪之狀了。於是在風雨淒其之中，從書笥上拈出一二殘本「聊且快意」，又輒不免記起雪夜閉門讀禁書之句。

說到了禁書，自然令人聯想到明清兩代文字獄，而尤以清初幾樁案子來得有聲有色，殘酷浩大。恕我高攀，我也有點歷史考據之癖的，因而覺得我們有幾件事實在值得一做，不論在那樣的時代。其一該是文字獄史（或作文網史筆禍史）。昔者謝剛主（國楨）先生曾於商務史地小叢書中，著有一書曰明清之際黨社運動考，用力甚勤，頗爲學人所重。然則果有識者能注意於中國的文字獄史——或斷代爲史的僅限清代，相信必有功於文苑不少。

— 159 —

歷史的效用說來話長，非本文所能盡。但這裏可以簡單的作比喻，即所謂「歷史是一座孽鏡臺」也。它確可以照映出我們過去的種種色相，而根據二十四史是一部相斫史之說，則這個「孽」字尤

其放得恰好。可惜目前雖有許多已成材料，而還缺少一部有系統有聲色的文字獄史。據我所知道的，要想做這件工作的人似並不少，只是客觀方面的許多限制，無法一一克服。事實上，這工作也確大不容易，識力、博聞，文藻固然要緊，而其他的收藏、時間、精神，生計也不可或缺。龔定庵詩云，避席畏聞文字獄，著書都爲稻梁謀。從這裏也可看出那時的清代文網，還是異常森嚴恐怖，而同時樸學——被宋儒譏爲「汨沒性靈」的樸學之所以盛行，恐也不爲無因。我很「隔膜」，不知道現代的南學人如何？如真有志於此，那末，龔生所謂「著書都爲稻梁謀」者，何不就索性借着文字獄史爲題來謀稻梁呢。

提起中國文禍的淵源，不曉得最早的是否就是司馬遷與楊惲（子幼）之報孫會宗書。關於後者，據說其中只爲了「種一頃豆，落而爲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爲」云云，便把楊氏的大好頭顱斷送了。在目前看來，覺得這幾句話似乎並沒怎樣重大的抵觸時政——卽清代之所謂「違礙」。不過，從楊氏整篇文章而論，倒的確充滿了牢騷憤慨，要而言之，卽不外對現狀之不滿。而對現狀表示不滿，則正是一種「反動」，足投古今統治者之忌。原來自古是命定的「天皇聖明，臣罪當誅」。人一生下來，就只有景星卿雲的功歌頌德，却不許「紛歧複雜」的胡思亂想，而這正是所謂「大一統」的表現云。現在，讓我們看看楊氏的全文吧。

這封信是收在古文觀止裏面的。原文尚有後人批註。其上述的「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二句，下註「喻賢人放棄也」。接着的「人生行樂」二句，則註云「含譏帶誚，惲之得禍在此」。但據前段的眉批者所說，毛病還是出在「故君父至親，送其終也，有從而既」之說。批云：

「不檢至此，宜其及也。林西仲謂田彼南山四語，有涉譏訕，惲之得禍以此。非也。大逆無道，爲宣帝所惡，在此三句。」

兩相比較，自以眉批所說爲是。而這三句上面復有「夫人情所不能止著，聖人弗禁」二語，我看也大大的違反在上者的「中庸之道」，頗涉「浪漫主義」之嫌。再向上看，如「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遂遭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等語，下有註云，「此非幸語，正是恨語。」也確可謂的見，與諷刺家所用之「反語」(Irony)庶幾近之。故其後面責孫氏「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蒞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乃覩子之志矣。」直是一片辱罵，與上述諸節相貫通。至着末「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尤其是有力的刺。註云「結語憤絕」，亦甚精當。

楊惲本是司馬遷外孫，其報孫氏書，觀止的評者謂「宛然外祖答任安書風，致辭氣怨激，竟遭慘

禍」。又云，「後有日蝕之變，人告憚驕奢不悔過，日蝕之咎，此人所致，下廷尉按驗，又得與會宗書，宣帝惡之，廷尉當憚大逆無道，腰斬。」這又見得專制時代，連天象上的變化也看作有什麼重大的吉凶懺兆存乎其間；而吉祥的自然歸功於皇帝的個人，凶戾的就須犧牲一些老百姓的皮骨了。——如此說來，萬歲爺的滋味確乎值得一嘗，而袁項城想從民國手裏來搶皇帝的寶座，倒也不是深怪矣。

從歷來的文字獄看，可分作兩種：一是直接的因某一篇文字而賈禍，以清代爲多。一是因其整個思想之「反動」而後遭統治者如帝皇權臣的惱怒，終至借一個名義把你消滅掉，像不孝之類，如魏晉之間。而處罰的方法，也有輕有重，像太史公之受宮刑，楊惲就被腰斬，而最重的還有「族」。換言之，其範圍也有廣狹義之分。從廣義說，凡是智識階級而因文字工作被累的，都可列入文網史中，如清初金聖嘆等哭廟之役是也。

我剛才把文字獄淵源最早推到漢代，繼而又想到，或者會有人以秦皇帝焚書坑儒相詰難。但我覺得這和後來的文禍性質不同。孔穎達疏尚書序依史記秦始皇本紀有云：「三十五年始皇以方士盧生求仙藥不得，以爲誹謗，諸生連相告引，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是坑儒也。」向來的文字獄總有一個中心人物，由他再來造成一件案子，而這就根本沒有一個中心可以探索。照史記所說，還是由於盧氏之蓄意良久，必欲剪除掉弄筆墨者而後快，即使是極本分的儒生，但在那時恐也躲避不得？記得

也有人憎惡士子的饒舌，深覺秦皇帝的辦法乾脆痛快，以爲將他們剷除乾淨，世間的是非或可減少一點。——這種說法，本極普遍，據苦竹雜記所引題名李卓吉彙輯的「笑雅」中，有「坑儒」云：

「人皆知秦坑儒，而不知何以坑之。按衛宏古文奇字序，秦始皇密令人種瓜於驪山型谷中，溫處，瓜實成，使人上書曰冬瓜實。有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儒生皆至，方相難不決，因發機從上填之土，皆壓死。」

其眉批有云：

「秦始皇知冬瓜實儒者必多饒舌，豈非明王。」又云：

「儒者凡談說此等事原可厭，宜坑，秦始皇難其人耳。」

這見解是否能代表嬴氏，固然是一個問題，但總之也說得很有意思。依我看，倒有點摸熟古今「元首」們的心理，尤其對一般從戰伐上成功業的開國君主，雖然他們有時又要「右文」一番。這裏還可拉出一位明太祖來。

使我很奇怪的是，有幾件文字獄，主角的最初動機或者並無敵意，或者竟懷敬意，「乃心帝室」的，而結果却弄得異常的悲慘。如明太祖之對明初士子就是一例。

趙歐北廿二史劄記述明初文字之禍云：

「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朝野異聞錄，三司衛所進表箋皆令教官爲之。當時以嫌疑見法者，浙江府學教授林元亮爲海門衛作僧俸表，以表內作「則」垂憲誅。北平府學訓導趙伯寧爲都司作萬壽表，以垂子孫而作「則」誅。福州府學訓導林伯璟爲按察使撰賀冬表，以儀「則」天下誅。……尉氏縣教諭許元爲本府作萬壽賀表，以體乾「法坤」，「藻飾太平」誅。德安府學訓導吳憲爲本府作賀立太孫表，以永紹億年，天下「有道」望拜青門誅。蓋「則」音嫌於「賊」也，「生知」嫌於「僧」也，「帝扉」嫌於「帝非」也，「法坤」嫌於「髮髡」也，「有道」嫌於「有盜」也，「藻飾太平」嫌於「早失太平」也。」

從這幾件慘案看，幾乎無一件不是存心向皇帝拍馬的。而得到的酬報是誅，誅！趙氏說他「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但事實倒並非在「疑誤」，而是有所作爲。朱元璋是所謂馬上得天下的，——他因此一面是輕蔑智識份子，一面却又懼怕他們，這種矛盾的心理使他煩惱，躊躇與憎惡，於是乾脆的就將他們解決——「誅」了。

明初幾位的君主對付臣下的兇殘恣肆，歷史早有定評。如從民國後所發現的洪武及永樂諭旨看來，臣民之在他們眼裏，實在只跟畜生無異。無怪相信因果的人要說，明朝滅亡之慘，與其祖先待臣子的殘毒不無關聯。又如鳳陽花鼓所唱的，「說鳳陽，道鳳陽，鳳陽本是好地方，自從出了朱皇帝，十

年倒有九年荒」。也不失爲小百姓的質樸之心聲，可以反映出這位大明太祖的「德政」。廿二史劄記中又引明中今古錄，記杭州徐一夔案云：

「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光天之下，天生聖人，爲世作則等語。帝覽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嘗爲僧也，光則雍髮也，則字音近賊也，遂斬之。禮臣大懼，因請降表式。帝乃自爲文播天下。又僧來復謝恩詩有殊域及自慚，無德頌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謂我歹朱也。又言無德頌陶唐，是謂我無德，雖欲以陶唐頌我而不能也，遂斬之。（下略）」

有人說中國是文字之國，因爲從漢字上可以變化出許多的遊戲。這裏卽有幾個例子：有爲了聲音相諧，有爲了含義牽連，甚至還可像拆字先生那樣的，將「殊」字拆作「歹朱」，真彷彿在搬弄許慎六書，沈約四聲一般。而最妙的是因朱元璋曾經做過和尚，卽不許有坤，生，光等詞眼，正像在阿Q的面前，不准說汽油燈同一滑稽。信斯言也，則他憎恨臣子用「則」字，說是與賊同音，難道爲了他會做過賊的緣故嗎？

在皇帝的淫威之下，誠使人有動輒得咎之懼。語云，伴君如伴虎，倒不失爲一針見血。不過鎮壓與摧殘的對面，也就是反抗與叛逆。明初胡惟庸與藍玉之變，何嘗非朱氏殘虐的過分。胡惟庸說得好：「主上草菅動舊臣，何有我？死等耳，寧先發，毋爲人束手寂寂！」幸而醴泉之變，爲內使雲奇所

先聞，又延長了大明幾百年天下，否則，也不必等到煤山之恨矣。

自明太祖廣開文字之禍，有明一代，因此而被殃者可謂實繁有徒。到了滿清入關之初葉，則又加上種族的隔膜，聲勢也愈加浩大了。但其中的有幾件，正如前述的原意只在藻頌，結果適得其反一樣。其次，則事實與罪狀也多距得太遠的，如莊廷鑑之明史鈔略。

莊案的經過，讀史的人大抵都已知，且限於紙墨，不必煩言。但海鹽張元濟菊生先生在商務四部叢刊本的跋文中，有很公允中肯的意見，值得轉引一下：

「莊氏史案，爲有清一代文字大獄，罹禍者至七十餘人，死者剖棺剝尸，生者延頸就戮，妻孥極邊充軍爲奴，私家紀述，靡有存者，迄今讀之，未嘗不令人神魂曠慄也。以意度之，其書必醜詆清室無所不至。……其涉及清室，並無訛謗語，僅偶見建夷及夷氛夷寇等字，不意竟觸震怒，釀成慘獄。噫，帝王之量，抑何隘耶！夫以雷霆萬鈞之力，加諸無拳無勇之輩，自可以爲所欲爲。推其意且必謂經此懲創，自今以往，當無有敢稍犯之徒，卽凡受庇宇下者，亦皆可無所忌憚，同享諱尊諱親之例。於是人人低首，家家頌聖，專制之樂，其樂無窮！乃會幾何時，敵國外患相逼而來，當日之不許他人夷已者，而人亦不許以夷字相加，江寧訂約，著爲專條，而侵陵之甚，竟因是以亡其國。循環倚伏，終無已時，豈不可哀耶！（下略）」

讀了跋文，先使我們佩服的是，菊生先生還是清末的一位太史公，而有這種卓直的見解，這便不同於死心塌地崇拜清室的某些遺老了。次則他後面的幾句話，不但論那時的史事很精到，而且還可給後之來者作不遠之殷鑒。還有，四部叢刊的出版，以張先生搜輯之力爲多，像這種令人神魂驚悸的明史鈔略等禁書，如果沒有他的搜羅影印，不消說，今天還躲在藏家的鄴架中，那裏能夠使我們在雪深三尺，風大於雷的晚上，蜷居小樓一角，體味着雪夜閉門讀禁書之趣呢。

然而話說回來，有許多文字獄的釀成，單依正文上看，則猶如張先生所云，原是平凡得很。而大半的原因還是爲了別人的告密，告密的動機是爲了挾私或貪賞。否則，九重深鎖，在上者的耳目又那裏有這樣周密呢？順手以莊廷鑑之獄爲例吧，在全祖望的鮚埼亭集裏面，就活活的畫出了告密的奴才吳之榮的嘴臉：由於吳之榮素與南潯官人朱佑明有隙，遂嫁禍與同姓烏程朱文恪公（國楨），而廷鑑因富而好名，遂首當其衝矣。謝山有云：「歲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朱牒督學胡尙衡，廷鑑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重刊之。」然而利祿畢竟是誘人的鈎餌，況加意氣之激發，與吳之榮在罷官之後的窮極無聊，於是便特地購得初刊本上之法司，奉聞，遣刑部侍郎出讞獄，終至犧牲七十餘條性命之多！（婦女並給邊）至於告密者的所得呢？謝山末云：「之榮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後仕至右僉都。」氣

是出了，利也得了，在廣大的痛苦與號叫中，他就穩穩地坐定「右僉都」的高位。語析謂無毒不丈夫者，之榮可當之無愧矣。

莊案之後，還有康熙五十二年二月的戴名世案及沈天甫朱方旦之獄。戴案較著名，而牽連還要多，竟達數百人。我們只看從玄燁的論旨之後，因而獲生者有三百餘人一點上，就不難悟到株連之遍廣了。其論曰：「戴名世從寬免凌遲，著卽處斬。方登嶧方世樵方雲旅俱從寬免死，並伊妻子充發黑龍江，案內干連之犯，俱寬免治罪，著入旗。」至於起因，也不過爲了戴氏南山集中多採桐城方孝標所著鈍齋文集，瀆越紀聞罷了。到了現在，南山集在書店裏有時還易買到，方氏的瀆越紀聞，則已刻入商務的痛史中。我們如將內容加以瀏覽，實在還是看不出有怎樣大不敬的地方。專制帝皇的心機，亦誠令人莫測高深矣。

自經這些殘歷之後，一面固然使民間戰戰兢兢的奉命唯謹，不敢有絲毫的懷二。但一面究也增加士子一點憤慨和牢騷。而且按諸情理，也以前者爲勉強的迫抑，後者是自然的反應。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就因腦髮積較畜生來得深，一深，就表示思想的複雜，而決非單純的威權所能肅清。

這裏就談一談汪景祺的讀書西征堂隨筆。汪原名日祺，字無己，號星堂，浙江錢塘人，戶部侍郎汪霖次子。向隨年羹堯爲記室。年爲人告訐，大逆罪中，有見汪此書，不行參奏等語，旋由刑部等衙

門議奏，妄作隨筆之汪景祺，照大逆不敬斬決。得旨，「汪景祺作詩譏訕聖祖，大逆不道，應當處以死刑，著立斬梟示。其妻子發往黑龍江，給與窮披甲之人爲奴，其期服之親兄弟姪，俱著革職，遣發寧古塔，五服以內之族人，皆革，約束不許出境。」此雍正三年十二月事也。

按西征隨筆現已有商務鉛印本，收入歷代小說筆記選中，甚便讀者。上卷首葉雍正曾有題云：「悖謬狂亂，至於此極，惜見此之晚，略以待他日，弗使此種得漏網也。」足見對其憎恨之深。旨稱作詩譏訕聖祖，或卽十三首之秦中凱歌。就汪氏所作而論，確較上列諸案爲「罪有應得」。蓋彼爲年羹堯黨，及年獲罪，自不免代鳴不平也。其對當時政治及科舉制度，頗表不滿。如云：「諸臣言事者應名故事，無關痛癢，雖日進萬言，嚶語浮詞，何補聖治，有條奏之名，無條奏之實。」又云，「近科以來，考官但看詩書文三篇爲去取，經文皆不寓目，二三場又無論已。台閣諸臣，通經者幾人，進士出身，含毫吮墨，伸紙作數千言者，又幾人。皆昔年辛苦地，今日負初心，可爲三嘆。」這都在大胆的評騭時政，然而未嘗不有其理由，不過在專制時代，尤其在多疑的雍正手裏，却變成了大逆的根據了。如又云，「翰林者，侍從之臣，清華之選，而責以吏事，轉爲外官，不知簿書爲何物，未能操刀而使之割。」我覺得也很有其見地，非老於閱歷者不能語此。景祺自序有云：

「余今年五十有三矣，青春背我，黃卷笑人。意緒如此其荒蕪，病軀如此其委頓，開闢歷數

千里，貧困飢驅，自問生平，都無是處。……凡路之所經，身之所遇，心之所記，口之所談，咸筆之於書，其有不可存者，悉毀棄之，名之曰西征隨筆。意見偏頗，則性之所近而然也。議論悖戾，則心之所激而然也。其或情牽脂粉，語涉狹斜，猶是香奩本色，知我罪我，聽之而已。雍正二年五月五日，錢塘汪景祺星堂書於開元寺僧舍。」

觀此，景祺蓋一玩世不恭之狂夫歟？清代文字獄中，有等人往往富於感情質，因一時喜怒哀之激發，而演出滅身之禍，又非始願所及也。

西征隨筆所收很雜，有故事，有書柬，有稗史，有見聞，且有豔史。惟最後題曰功臣不可爲一篇，則頗有史識，且覺鋒芒灼射。綜覈歷史上元臣結果之慘，而殿之以「可勝慨哉，可勝慨哉」！茲擇錄其要於下：

「烏盡弓藏，古今同慨。論者咸謂功高不賞，挾震主之威，不能善自韜晦，故鮮有以功名終者，予曰不然。天步艱難，干戈鼎沸，糧餉挽輸於外，庫帑耗竭於中，其時節鉞重臣，爲國奮身，……幸而告厥成功，九重不致旰食，舉酬助之典，受殊爵之榮，位極人臣威擬王者，又何所苦而反乎？……彼夫猜忌之主，其才本庸，而其意復怯，當賊寇昌熾時，望烽火則魂驚，見軍書則股栗，恐有奇才異能之臣，起而裁定羣凶，甯謐四海，捷書一奏，喜出非常，七寶莊嚴之殊禮寵

遇之，遲之既久，則轉念曰，敵人如此其橫肆，兵事如此其周章，而此臣竟剪滅之，萬一晉陽之甲與，誰復能捍禦者，於是而疑心生焉。既而閱所上紀功冊，某處斬首幾十萬，某處拓地幾千里，某處招撫若干，心胆震驚，魂魄蕩懾，於是而畏心生焉。……疑也、畏也、怒也、厭也，以此四者待功臣，有不凶終而隙末者乎？」

其下引郭子儀以酒色自晦等故事，而最有意思的，則爲「劉巨容追黃巢幾獲之，而縱其去曰，國家喜負人，不如留之以爲富貴之資，而唐社遂屋，雖山臣節之未純，亦猜暴之主有以致之也。」又云，「洪武倖開國諸臣，靖難兵起，而金川不守。」這確可爲古往今來一般功狗同聲一哭，而對於統治者尤不啻是迎頭一擊。然則猜暴機詐如世宗看了，當然非「立斬梟示」不休了，且也無怪乎其咬牙切齒的吐爲「弗使此種得漏網也」矣。

我之特別愛讀西征隨筆的原由，實在還是爲了這篇功臣不可爲，它足足抵得上歷來不癢不痛的所謂「史論」萬倍。雖然淮陰侯的兔死狗烹之說，已比他說早千餘年，再後來的李陵答蘇武書，也有同類的論調，不過總還算他說得更暢快却又更含蓄一點。

清代滅亡以後，文禍的程度雖然比較減少，但書籍的禁止及文人的蒙難，依然代有其人。如劉半農先生在初期白話詩稿的序中，就會說起：「黃侃先生還只空口鬧鬧而已，衛道的林紓先生却要於作

文反對之外借助於實力，——就是他的「荆生將軍」，而我們稱爲小徐的徐樹錚。這樣，文字之獄的黑影，就漸漸的向我們頭上壓迫而來，我們就無時無日不在慄慄危懼之中。」後來知堂翁挽劉氏有「昔年筆禍同蒙難，草廠幽居亦可憐」之句，卽紀實也。

總之，社會愈變動得厲害，這類悲案也愈易發生。而智識分子呢，有的時候雖然被極頂的看輕，像金聖嘆筆下的「呆鳥」，只有「宜扑」的份；但有時却非被統治者置之死地而後快不可。然則像區區這樣的躲在小樓一角，伴着無邊的風雪讀些古今的禁書，庶幾也是「得天獨厚」的了——烏乎，於此謝之！

（癸未舊歷小寒，後二日，夜。）

蘇臺散策記

一 重見了蘇州城

近年來海上幽居，在情緒與精神上大約誰都感到兩無着落。其間也很想能夠換一個地方去小憩一下，時間不管長短，地方也不限通都大邑或窮鄉僻壤，只要那裏有山有水，有石有木就夠。這說起來原是容易辦到，在大江南北的任何一方都足以勾留我們的遊屐。但是因了事變以後一直未離過上海，印象中又有許多離奇的，麻煩的影子，覺得倘非必要，還是少走動爲妙。

然而也許正惟其這樣吧，想「出門」的念頭，却也跟着顯得更迫切而深刻。至於旅遊的目標，在較近的幾個地方說來，自不外蘇州杭州或者金陵了，而尤以前者爲最適愜方便。一來是坐車的時間較少，二來是那邊還有幾位相熟的朋友，三來是聽說目前蘇州的繁榮超過了過去。記得去年的秋天，何之先生還在蘇州供職時，偶然相遇於上海，即談起蘇遊的事，後來誤於我的因循，把它擱了下來，不

料直到今天才始償了這段宿願。

先是，袁殊（學易）先生在古今上讀了張愛玲先生西洋人看京戲及其他後，覺得頗多人情味的同感。於是寫信給編者周黎庵先生，約周張二位及我到蘇州去隨便的玩幾天，看看尙未綻開的鄧尉的梅與靈巖天平之勝。後來在錦江會跟魯風先生談起這事，他就想多約幾個朋友作一次集團性的旅遊。第二天又接到雜誌社江楓先生的正式通知，說已經將人數與行期等確定了，只待翌日在新中國報社集中。當下我略略料理一下行件之後，即於二月十二日——星期六中午二時「報到」，於三時許分乘汽車多輛至北站。不過遺憾的是，最先被邀的周張二位，一個爲了住慣香港怕天冷感冒，一個爲了古今編政的叢集皆未能同去。同時丘石木先生也因家事而臨時「悞卯」，這不能不說此行的一種遜色。

車到北站，大隊人馬跨出了木柵以外，一切皆經魯風先生豫先的照料，故而絲毫不曾受到軋隊的麻煩。只有在走近車廂等候開駛時，才略受半小時的擠立。但這與傳說中的種種奇異行動相比，真說得上一聲「喜出望外」了。

跳上車廂，我和何馮等因爲走得前一步，幸而占着了幾個位置，後來人愈來愈多，要想回頭看看江楓兄等，却已把我們的視線遮沒了。接着，車子蠕蠕地活動起來，自徐緩而迅疾，漸漸的又從窗外窺到了江南的翠碧野景，正向遠處展了開去，心靈中頓時換上別一番的情調。清人詩有「一水漲喧人

語外，萬山青到馬蹄前」之句，我這時雖倒坐在車上而非馬上，却自然的想起這兩句子，低下頭輕聲的吟哦着。

車過了真茹，窗外忽然下起霏微的雨點來了。心想我們的運氣未免太壞了一些，萬一天不作美，像前幾天那樣的酒它三兩天，豈不虛負此行了嗎？心裏一納悶，就只有抽出紙煙與書本來消遣。剛巧天地第四期已出版了，馮主編正帶着一大疊打算往蘇分送，我就順手取得一分，一開頭看到有知堂翁的論小說教育一文，於通俗文學的效果上發揮許多的警句。其先面還引自「庚子西狩叢譚」中的故事，而湊巧我這次隨身所帶的唯一的書也就是這冊「叢譚」，於是又乘此看完了幾節。我一面看，一面復胡亂地想起了兩宮的倉皇出走，八國的直逼京師，以及清末的許多次政局的起迭，……不禁忘記了此身尚在車中了。等到抬頭向外看時，最感到愉快的天已放起晴來，而且雨後的江南原野，又有一番柔潤而明媚的色澤，雖然氣候還是顯得峭寒一些。

這樣的行行重行行，當我們迎面瞥見姑蘇城時，同車中有幾位慣於旅行的，忽然操着吳語高聲說起來：

「哦！蘇州的城子已經看見了！」

「快只有幾分鐘了！」

隨着這些囂雜的呼聲，我也就把視線移了過去，哦！我看見這蒼莽的古舊的蘇州城了。

蘇州！闊別了近十年的蘇州，今天居然舊地重臨，給我們看一看劫後的風光，看一看這號稱中國的威尼斯！

在我的遊踪中，最多的還得推蘇州，連這次一共三趟。第一次，是十幾歲時隨父親母親同來，雖然也玩了許多名勝，但現在追想，却真的變成蘇遊如夢了。不過記得最牢的似乎要算寒山寺。在我的想象中——不，在一般人的想象中，以為寒山寺總該是一個神祕，古樸的所在，豈知事實上凡是到過那邊的人，無不感到重重失望。而這也許是所謂實行的悲哀，為的是它將我們的一線距離打破了，正如看到目前的秦淮河一般。不過，要是我們另用歷史與哲理的眼光看來，倒又並不怎樣失望了。

第二次，是民國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與衛聚賢金且同張叔剛張葱玉諸氏往七子山靈巖山等考古。因衛先生正在主持吳越史地文化研究會，在奄城金山等處拾得吳越時的匄片後，即想把江南的文化拉長，而進一步的至蘇杭等查訪遺蹟或古物。這一次共住三天，就擱在蘇州旅社。但那時市政的繁榮就遠不及今天。記得那年跳下車站，便乘張先生自備的汽船到石湖。湖水清瑩，情景似畫，而且也惟有這樣，方能體會到江南水鄉的特色。現在相隔正是八個足年，我居然又來拜訪姑蘇的山光水色了。憶范石湖成大有除夕自石湖歸若溪詩十首，其中有三絕云：

笠澤茫茫雁影微，玉峯重疊護雲衣。

長橋寂寞春寒夜，只有詩人一舸歸。

桑間篝火却宜蠶，風土相傳我未諳。

但得明年少行役，自裁白紵作春衫。

黃帽傳呼睡不成，投篙細細激流冰。

分明舊泊江南岸，舟尾春風颯客燈。

這所描寫的雖尙是深冬除夕的意象，但其他幾首中的風土人情，到現在還能使我們依稀領略，而自冬徂春間的氣候也不至有多大的變化。至於第二首中末二句，則以南渡詩人而有此種感慨，尤其與我們有些相近吧。可惜的是我們這次雖登臨不少的邱壑，却尙少一次水上的夜泊。像當年郁達夫，林語堂，潘光旦諸氏在皖南屯溪夜泊的風味，使我們到今天猶爲憧憬不已。郁先生在屯溪夜泊記中曾說：「浮家泛宅，大家聯牀接腳，在篾篷底下，洋油燈前，談着笑着，悠悠入睡的那一種風情，倒的確是時代倒錯的中世紀的詩人的行徑。」單是在紙面上看到這樣幾句輕描淡寫，卽已足撩起我們無限情思了。

二 拙政園風光

我們到達蘇州站後，即由汪正禾諸先生等來照料，並豫備了幾輛汽車。我們一擁而上，直駛至拙政園下車，然後又迂迴曲折的到園內一角袁先生的公館。這是一所三開間的中式平房，略須拾級而上，剛到了客廳，袁先生已出來相迎。他的頭髮已經剃光，身上所着的是大布之衣。由魯風先生逐一介紹後，復由正禾先生陪我們暢遊拙政園的全部名勝。這裏面有水榭，有迴廊，有碑亭，有臺閣，有小樓……總之，凡是中國舊詩詞中所常見的玲瓏精巧的建築，差不多都形形色色的齊備了。也許像我這樣腹笥貧狹者，有幾種還無法適愜的舉出名稱來。但究竟因為經過歷史的推移了，一眼看去，不免處處有荒涼蕭索之感。而且大家都感到如果將拙政園當作紅樓夢的背境，將它攝入電影，倒是異常的吻合。同時，劉姥姥進了大觀園弄得眼花撩亂口難言，現在，要是第一次去遊拙政園的人恐怕也要錯認方向的，至於我這樣不善記憶的人，事後連去了三次還是感到情況迷離。即此一端，它的曲折與幽深便不難想見了。

在殘道曲徑間徘徊着的我們，對着一抹寒流，一穹落葉，便生出各種不同的感想來——
有人爲拙政園的荒涼而感歎。

有人爲拙政園的幾度易主而消極。

有人爲拙政園的凝靜而起遷世之思。

也有人把拙政園看作舊中國的廢墟，而毅然地面對現實，走向寬敞的新中國之康莊。

這一切都隨各人自身的環境心境而定。都有他的根據。在我，也許是舊的血液過多了一些，我覺得一切所謂名區勝地，荒涼，未始不是一個值得人流連光景的因素。因爲人工的點綴到底容易，惟有經過歷史的自然淘汰剝蝕，而終於還是傲然地有它吸誘來者的魅力的，那不能不說是歷史的積累力量，而歷史的積累決非一朝一夕所爲功。有時候，還往往勾起所謂滄海桑田的喟歎。像唐王播的一首名詩（原有二首）：

二十年前此院遊 木蘭花發院新修

而今重到經行處 樹老無花僧白頭

這些虛無的今昔之感，與生物的無常之慟，多少在我們的心海中飄盪着。現在，不過借着詩人的筆，爲我們和盤托出罷了。

我們都是一些渺小而平凡的人物，因此不免時時爲塵世的無常之懼，無常之動所襲擊，一面害怕一面却又感到親切。唐人詩中此類著作不勝枚舉，如張籍的：汾陽舊宅今爲寺，猶有當時歌舞樓，四

十年來車馬散，古槐深巷暮蟬愁。及趙嘏的門前不改舊山河，破虜曾經馬伏波，今日獨經歌舞地，古槐疏冷夕陽多。這些句子，在素描的優勝之外，還能喚起人絲絲的哲理之思索。佛氏所謂「諸行無常，是生滅法。生滅滅已，寂滅爲樂」，寥寥幾語，即足以概括我等凡夫的萬言千語。

中國人的建設庭園，一半兒是人工雕砌，一半兒是意匠經營。而意匠之中，則又帶給我們以鬆弛、閑散、從容，陰黯的印象，實在，也離不開中國人的人生觀，彷彿爲我們的喟嘆潑留一餘地。就像有許多園臺的名稱，還含着中國人的倫理道德人生哲學等在內。現成的例子該是「拙政」二字。所謂「勤能補拙」，「大巧若拙」，豈不是中國人的中和遲鈍的本位思想之表白嗎？

據沈德潛復園記所說：

「吳中婁齊二門之間，有名園焉，園以復名，蔣司馬葺舊地爲園而名之者也。前此爲拙政園，創於王氏，後歸於陳相君，先後爲王嚴二鎮將所有。其中飛樓畫棟，崇巖廣池，與夫連理奇花，靡曼歌舞，勝概甲於吳下。百年來廢爲蕪區，今已叢榛莽而穴狐兔矣。」

沈氏是清朝人，可見在那時已荒涼似此了。後經有力者王氏之修葺，以「豐而不侈，約而不陋」爲原則，才始「舊觀仍復，即以復名其園。」至園得名之由來，則謂「王君之言曰，昔潘岳氏仕宦不達，故築室種樹，灌園鬻蔬，曰，此亦拙者之爲政也。」這約略可看到園之來歷。

遊罷了拙政園，已是萬家燈火了。於是又乘車至鶴園夜飯，即是著名的船菜。菜的烹調雖與上海不甚上下，但蘇州物價的水準却比上海爲便宜。即使是非本地產的香煙之類，似也不比上海爲貴。再以人力車價爲例，與這裏幾差十分之五。因爲依據我一週內所坐的而論，最多的不過二十元，而路却跑得相當的遠。尤其是民風比較淳厚，不論買物、問路、乘車、吃飯，多少予人以容易親近之感。不過比較起來，蘇州的建築或設備方面，自然不及上海多了：有許多菜館，即使外表相當華麗，然而你如果留心他們的枝細末節，那末，儘管是怎樣努力的在摹仿上海，有些地方却還是脫不開「蘇州的」。

俗語說：「寧願聽蘇州人相罵，不要聽甯波人講話。」在這一次的蘇遊同伴中，至少有兩個是浙東之氓，而區區便是一個。當時在席間隨口寫出兩句：「十年未改浙東音，乍聽吳儂別有情……」這自然是胡謔，但想寫第三句時，大家却已紛紛抽身散去，我的「詩思」也跟着他們到了樂鄉飯店聽樊素素的彈詞了。據說這是蘇州一位佼佼者，不過也許爲了我向來跟「女性的」引不起興趣之故，因而這所謂「佼佼」者還是不離乎「庸中」耳。我去時她正在把着三弦唱啼笑因緣「別願」開篇，總算懂得一部分。

我覺得有許多專靠清唱的人，以爲只要口齒清晰，嗓音柔潤就俱備了他或她的本領了。事實上，

比這些還重要的還是表情。試看鼓王劉寶全，他唱白帝城華容道時，就是能夠具象的唱出了先帝爺關二爺曹孟德等個性之變化，一一的適如其人，甚至連大自然的景色也畢現於他面部的一張一弛間。所以，能夠在口齒嗓音上下功夫，固然不錯，但同時不要忘了肌肉的表現與活動。而樊素素，本身的姿色或者有餘，可惜運用姿色的藝術不夠。只是在目前什麼皆以「漂亮」爲第一義的風氣下，我作此語，真也自笑其迂腐透頂了。

三 吃茶在蘇州

吃茶在上海，原是極其平凡普遍的。不過這裏多少帶些「有所爲而爲」的意味，譬如約朋友談生意經之類。在蘇州的吃茶，雖然一樣有這類舉動，然而更多的却是無所爲而爲。你儘可以從早晨泡上一壺清茶，招幾件點心，從從容容的坐上它幾小時。換言之，他是占據蘇州人生活中的一部分。他的那種沖淡、閑適、鬆弛的姿態，大概是跟整個蘇州人的性格不無關聯。所以在緊張而活躍中過生活的上海人就無法調和適應了。再進一步說，它不啻反映了中國人的田園性格之一脈，自然，這和蘇州的經濟條件也息息相關。例如在比較貧瘠的曠悍的其他區域裏，就開不成這樣風氣了。

從吃茶，我又想到在蘇州的散步與閑居。

「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這樣的情調，只有在蘇州或類似蘇州的地方，才始能夠體驗得到。

記得七八年前我們住在閩門的A旅館時，清晨七點鐘醒來，門外還疏疏朗朗的細雨未收，而遠近的天邊却爲迷濛的曉霧所籠罩，往樓窗遠眺，似乎一方斗大的碧天，正被似煙似霧又似雲的氳氳之氣所圍盪着，這是我離鄉背井以來最令人懷戀的一個江南之晨。我在床上遊目了片晌，慢慢的才聽到了市聲。再接着，幾位亂頭粗服的村姑，踏破了淨淙的雨聲，攜了篋筐向每一個旅客兜賣白蘭花來了：

「賣白蘭花~~~呵！」

「阿要賣白蘭花~~~？」

她們的語調真像水般的柔脆，彷彿只要經什麼東西的一擊，就立刻可以碎落似的，特別是她們的語尾，往往顯得悠長而紆迴。

我從她們的筐子裏揀了幾朵珠蘭，代價只有幾個銅元。但是比花還喜歡的，却是那黃澄澄的花蘭了，那是用麥穗製成的小而玲瓏的一撮。色澤鮮明，形式精細，而這中間，却神祕地蘊着一縷不可見之芬芳。

待到賣好了花，她們又向頭上戴起一塊藍粗布，冒着漸來漸急的雨珠，毫不在意的，繞着小巷陋

街裊裊而去。這種風情，實在非十里洋場的上海人所能領略。這說起來固亦不足道哉，但在我輩正以有涯之生無法排遣的人，倒也是生活趣味上偶然拾來的一肢一脈。在大智大勇者大概是對此掉首去懸，至於得片刻之優遊，加以駐足流連的則是平凡的我們。——可惜這次到蘇州住旅館時，也許爲了地氣尙未轉暖，還不曾重聽花聲到耳邊也。

但是話說回來，吳苑的吃茶情形，跟記憶中的過去，倒並未兩樣，除了人數的擁擠之外。而茶客與茶客之間，也沒有像上海那樣的分成很嚴格的階級。相反，倒是短衫同志占着多數，這也見得吃茶在蘇州之如何「平民化」了。聽說吳苑的點心售賣是有一定的時間，我們這一天去時大約是九點鐘光景吧，已經熙熙攘攘的不容易找出隙地了，幸而給魯風先生找到二張長方桌，大家圍攏來隨便的用點甜的、鹹的、濕的，乾的點心後，就乘「勃司」到了靈巖。

靈巖在我又是第二次重遊了。我自知體力不勝，只得「小的梅花接老爺」一番。——說起蘇州的轎夫，那是誰都聞名，多由女人抬的。這也就是天足所賜於她們的好處。轎價大約是每次一百五十元。

蘇遊中的氣候雖頗覺峭寒，但這一天却是幾日來最爽朗煦和的一天。單看朝陽暖沈沈的灑遍了山徑，連轎夫都氣噓噓的額汗四溢，就頗想跟老天爺道一聲「實爲德便」了。山麓間的小草，也萋萋地

迎風顛舞。坐在轎上偶然駐目雲天，一輪初春的旭日正反射過來，爲之奪目良久。有時風勢稍大撲面吹來，竟使我就心呢帽要乘風而去的模樣。

到了山顛，廟門前設着幾個木製小擺設的地攤。我一共買了三十一件，價約一百十元。買畢，就立在山顛看「一箭徑」。鄉人還振振有詞地爲我們講乾隆皇帝與此徑的故事。再往遠處看去，一碧無際的太湖也就在望了。我們立高處作一鳥瞰，只見山下阡陌縱橫，水田交錯，而湖上數點輕帆的移動，天際一陣歸鴉的投巢，也隱約可以望及，不過化爲幾星黑點，在浩瀚的湖波間流轉而已。那橫互隴畝的曲徑與田繩，則直像上海鬧市的電車軌道，只是那裏什麼都躺在寂寞與恬淡之中而已。

猶憶青年與衛聚賢金且同二君到此訪古時，衛先生正指手劃腳的爲我們講當時吳越兩國的軍事政治的大勢。他指着「一箭徑」旁的小河，說這就是當年越國的女間諜——西施駕小船逃出去的路徑。而靈巖寺據說便是館娃宮，寺邊的一條敗道，便是響屐廊。我們被他說得眉飛色舞，却又將信將疑。然總之，登臨之餘，自也難免有了今昔之悲，信如李太白詩云：

越王勾踐破吳歸 壯士還家盡錦衣

宮女如花滿春殿 至今惟有鷓鴣飛

古今來任何英雄志士悲壯卓絕的言行，大抵都逃不了我們詩人的慨嘆，而且曾幾何時，連這首詩

的作者，豈不也爲時光所竊笑了嗎？「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臨」。看看名山大川，大抵都不免令人虛無悲觀，「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然而，或者也有對此而振奮積極，像項羽劉邦見了秦始皇的行踪之後，發出了「彼可取而代之」及「大丈夫固當如是」的慷慨之呼聲！——我想，也許只有這樣的人，方配遊名山而溯大江吧？

這一次到了靈巖，使我們意外的收到了一個「異觀」，那就是參觀了一回印光法師的舍利子——舍利子云者，據說便是佛教徒火葬後焚剩的遺骸。參觀的人，照例得在門外脫去鞋子，換草屐而進。先在外室行禮後，看了印光的遺墨及遺像，再在香案前三叩首，用顯微鏡看舍利子。那是用七八座玻璃缸盛起來的。缸中又放了半杯清水，每缸以黑色的舍利子爲多，長不越一寸。但也有彩色（黃、綠、紅等，但只幾枚。）的——據說這就珍貴非凡，非一般凡夫所能達到，完全歸力於被焚者生前道行之深。至於像印光那樣的，從來的佛教界也數不到幾人云。我因爲是一個神滅論者，只知道日光之下無新事物，人與人之間大約不至差得過遠的，不論富貴貧賤，生前死後。所以對導引者的說明也感不到興趣，自然，也不會跟他作殺風景的辯論。況且人死後的燐，想起來該也是綠色，那就思過半矣。我相信這些彩色舍利子固不是他門徒人工的染飾，但如常人焚化後，大約也一樣可以有，作興還要多，不過別人未必有這樣細心去揀挑罷了。這一天同去的有醫師盧施福先生，我想，他一定能夠給我

們以生理的解釋。後來又看到印光的三十二位遺齒，據說他死時已八十以外了，而牙齒尚如此齊備牢固。這一點，也許是他的異稟。然而我想，那仍然有生理學可解釋的。

一個人死了之後，果然還有什麼天堂地獄嗎？果然還可以有所作，有所爲嗎？我想借我們先師來答覆當是最妥貼了：

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孔丘，他總究還值得我們尊重的。

在靈巖寺的後面，又看到一位畫家所寫十八幅地獄之素描。我也像大家一樣的很佩服這位畫家想象力之豐富，而且很分明的還受過西洋畫的影響。有人主張影印出來公諸「衆生」。我以爲用美術的或神話的立場，那當然也是一樁好事，像萬氏兄弟之利用西遊記作卡通一樣。

要而言之，人就是簡單明瞭的「人」。要使他遭受懲罰或酬賞，就只有在還有一口氣的時光！否則，我惟有直認隔教而已。

出了靈巖，正是大家感到飢腸轆轆的時候了。於是又到石家飯店。

四 石家飯店

自從于（右任）周（作人）李（根源）諸氏在石家飯店吟詩題字以後，它的聲名也真的「鵲噪」起來。尤其是他的豆腐羹滋味，確值得「多謝」一聲（周詩起句云，多謝石家豆腐羹）。可惜這天因時令尚早，吃不到那邊名產的鮑肺湯。但另外如與眾不同之饅頭，菜心，燒肉諸菜，大約一半是得土營露氣之真，一半確是烹調之得當。然而其中有不需烹調却令人念念不忘的，當推一盆活躍的河蝦了。卽劉恂在嶺表錄異中所記的「就口跑出，亦有跳出醋碟者謂之蝦生」者是也。

石家飯店的生意果然興盛，再加那天是星期日。出了飯店，我們又在附近買了幾合麻餅，以糞泥等爲餡，味洵不同於尋常市品。我買物的原則，以上海所買不到的爲限，（後來到上海才曉得亦有這餅買的，然總不及它而已。）蓋以表此行的紀念云爾。旋又乘轎至天平，直待暮色蒼茫中方始入城……。

（甲申二月廿一日夜，記）

憶家槐

豫才先生詩云：「舊朋雲散盡，余等亦輕塵。」每念此詩，輒爲惘然，而二年容易，又是簾卷西風矣。在這樣的境地中，時時有幾個千百里外舊朋影子，浮上我的心頭，彷彿聲音笑貌如在眼前，把自己的幻想凝而爲一。明知遁取便逝，却也難得忘却。倘要具體的說出原因來可又無法解釋，但這正是前人筆下的「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也。而且這種筆墨近乎浪費，雖不吃力也難討好，或者，還不免遭到挨罵，不合於目前驚心動魄的「大時代」吧。

但即使不計一切的厚顏寫去，若要找可懷憶的材料，却又如沙裏之淘金。這並非是說我不敢寫、不屑寫、不應寫，實在大半還是爲了不易寫。何以見得呢，我想，這至少得具備一個條件，就是彼此間比較的有瞭解認識，方才於「私」的一面有可說的地方。若是交本泛泛，緣只數面，則所說自不外在其學問事業及品德上，就未免煞費躊躇了。何況時當此時，地當此地，有所評隨，總還是以無關宏詣的部分爲最適合。

我認識家槐的時間並不如何長。不過如其偶然的寫上幾千字，似也不患無辭。其次，手頭尚有舊日記在，必要時據以參閱，可補記憶之不足。此文用一句成語來說，純以自我爲中心。換言之，就是雜而無當的「身邊瑣事」。信手拉來，憶則書之，並以六千字爲限。

家槐一名永修，浙江金華義烏人，與陳望道師同鄉，年齡較我稍大。身材頗長，兩眼眈而細，左眼角好像還有一個疤，說話則如一般人的藍青官話，但不若望道師之多鄉音耳。只是和妹妹說時，我們便不能懂了，如吃飯叫「才服」。談話到興酣淋漓，語尾往往拖句「他媽的」國罵。有時也喜歡哼幾句崑曲，京戲則不愛聽，也不善飲酒，但有一次大約吃得多了幾杯，自告奮勇的哼起六才來，引得座客都吃吃作聲，因爲他唱的並不高明，然而也可見出他的天真風趣——不錯，他確是很天真的人。而在我的朋友中，也正是最誠懇忠摯的一個。有時爲了言不投機，輒令彼此面紅耳赤，尤其碰着我這個著名的不懂世故、不諳人情的孟浪漢。現在我的脾氣依然未改，而家槐却已遠離海上了。語云，江山好改，本性難移，在今天真覺得有一字不移之確。

我和家槐是幾時開始相識的呢？

似乎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我正在忻老師處讀毛詩春秋。但一面却更愛讀新文藝書，和這方面的作者。這時每星期六，我家例有一次不成氣候的音樂會。指示者如鋼鳴、如張庚，如孫慎諸先生。

恰巧寒齋還置有一座披霞娜，而地點又在鬧市中心。一時琴聲嘹亮，歌喉宛轉，有時還由同人填製曲譜，其中有一首名作××歌，即爲鋼鳴與立成（孫愼）所撰填。這中間，最無成績的要算我和家槐了。別人聽幾遍後即可朗朗上誦，我們兩人却無論如何唱不像樣。

家槐的加入，是鋼鳴所介紹，而鋼鳴則由表兄甘君所介紹。鋼鳴爲人熱情有餘，較之家槐則就精深不足，其學問亦然。因此我雖然和鋼鳴認識在先，但後來的友誼却還是以家槐爲深。

於此有可以補述的：當時上海出版界非常蓬勃。雜誌如光明、文學、婦女生活，新學識等都由生活書店印行，光明出面爲洪深及沈起予二君主編，但洪深不常在滬，故一部分閱稿工作由夏衍、家槐等分任。此外光明又組織了一個讀者會，也爲家槐所襄助。甘兄囑我加入，曾先致信給家槐徵求同意，旋因家槐返鄉，此事遂閣置下來。至民國二十六年三月一日，舊日記中有云：

「夜，八時，周鋼鳴、何家槐、孫愼來，談至十時去。」

不知道這是否見面第一次？越數日，又有記云：

「夜，八時、何家槐、周鋼鳴、孫愼等來，十一時至。何君並贈其所著寒夜集一冊，北新書局出版。計短篇小說十四篇，雖爲舊作而却乃新刊。俱有上下款。並爲三弟題紀念冊。」

這時因彼此觀面無多，故其來也必與周孫二君偕。所贈的寒夜集，中間有幾篇的材料，有以他自

身生平爲底子的。如回鄉記中描寫一個年老的父親，日夕渴望旅外的兒子回鄉，其致兒子的書云：

「……吾兒不念家鄉，視血族如陌路，最可痛心……弟妹等均望兒回，余與汝母尤爲焦急，

日夜盼禱，寢食皆廢；倚門望闕，風雨無間……兒年已弱冠，豈猶不能體貼此中苦味耶……」

情詞迫切，口吻宛然。遂只得回鄉一行。終於以鄉間及家庭的現狀，都未能如兒子的理想完美，且父母復不斷以婚事相纏，「因此本已感到沈悶了的我，決定第三天下午走了。」雖經父母竭力勸阻，「但我的決心，是不能動搖的」。可是路上却又懺悔起來，以爲行色如此匆匆，彷彿「打了一個圈子，不但沒有給他們一點愉快，給自己一點安慰，反而使大家都很難受。」

這確寫出父與子的矛盾衝突，一方面雖愛之甚切，一方面却依然不能理會接受，可以概括一般青年的苦悶，使我到今天還是印象分明也。

以後的友誼，便循此日漸的進展，如同至新亞飯店聽中華基督教的聖樂團，上卡爾登觀話劇，討論文藝的寫作等等。如五月二十二日記有云：

「暮返家，見家槐已在齋。今日特爲圭之文稿而來。談至十時許始去。」

他以誠懇坦白的襟懷，對我等拳拳誘掖。並謂我之生活應加以改變，古書不妨讀，但做人方法及必修書籍亦不可廢。我等聆此乃大感動，甚願長以爲好也。

這裏有須略爲說明的，他對我們的勸勉，完全站在私人的友誼立場，絕對不擺出半點青年導師氣派，以居高而臨下。如同時的一位友人，他的學識根底不及家槐遠甚，居然亦不時的滔滔訓誨，且態度尤不甚誠摯，如說我們是小資產階級，而彼則無疑爲標準戰士，雖然用心未嘗不望我們的向上，但看到他種那談吐氣概，便使人可望而不可即。至於他所有的學問呢，大抵爲浮而不實的道聽塗說，再加上極力的誇張，覺得他口中所說的人個個都是遠離塵土的神。如說「亂彈及其他」作者的生平事蹟，其實多是報屁股上的佚聞故實，而他却視同信史一般的隨手拾來。後來他爲自己辦的那家學校寫一篇宣言，想託家槐送給《報》去登，不禁使家槐大爲搖頭，覺得他不惟離擠墨汁做作家猶遠，就是真正的想幹教育恐怕還須擠點汗汁上去。這篇宣言結果自然未被家槐送去，且對之亦甚失望焉。

從這些小事情上對照起來，很可以看出家槐的特色，不可不說。其寫作除少數的散文，和一本英國福克斯著小說與民衆的譯本外，自以小說爲最。但不幸說到小說，難免要聯想到這件使他不愉快的舊事上去，雖然兩方面要負點責。他在滬的時候，不時以這件事情深自懺悔。不過反轉來也是一種好處，他並不像某些人那樣的一受刺激，便對人生冷淡起來，而却是更堅決硬朗的踏實地走去，思想也益趨積極凝練，最後即用行動來貫徹實踐，故離滬後遂有覆車之禍，據其女弟來信，創傷雖已醫好，短時內右腿恐不能恢復原狀云。這裡我們希望故人無恙之外，對此更感到惶恐悚然。聞家槐所過的生

活甚爲艱苦，一月內須奔走幾次，但接下去也便是卓絕兩字了。且其精神生活反極平穩，體重時有增加。以此再和前述的舊事並論，我覺得一時的毀譽究竟不甚重要，縱使這是他無可諱飾的缺點，但只看到一個人能努力爲後來打算，便像新肉重生，所見者不過痕迹罷了，倒是我的這段話之爲多餘。雖然世上不乏狹隘之徒，捉住一點永不放鬆，但這先要看一看他本人是否真乃毫無瘡疤，假如屬於眼前的我們，似乎更可免開尊口了。

家槐的小說集，最早好像是良友版的曖昧。這部書是出賣版權的。不過他很懊悔，因爲後來銷路相當好，不如抽版稅之合算。另外有一册黎明書局的竹布衫，北新書局的寒夜集、稻梁集。後面的一部是他離滬後才出，恐本人尙未見面。本來還有一本文藝論集，歸上海雜誌公司出版，原稿已送去審定，因戰事作而停止。他曾經託我將其所有著述都寄去，誤於我的因循至今未有交待。其他未收集的部分想必很多，原想代他雇人鈔寫寄去，後來以他地址已變動，新址不清楚只好作罷了。

散文稻梁集，刊於一九三七年八月。版式略小，北新創作新刊之一。最末有一篇是「懷志摩」。他似是徐氏的學生，贈他的立軸中上款爲「家槐我弟」，今尙存寒齋。徐氏對家槐頗愛護，彼亦甚欽敬。曖昧中有一篇提到「貓」的卽是取材於徐氏家中。其文曰：

「我每每幻想一個大凍的寒夜，一爐熊熊的白火，前面坐了我們兩個人，像師生，又像兄弟；旁

邊躡着他最疼的貓——那純粹的詩人。」最後則說：

「但在這荒歉的中國文壇，這寂寞的人間，他的早逝却始終是個無法補償的，……我想他那不散的詩魂，也是一定會在泰山的極巔，當着萬籟俱寂的五更天，恨綿綿的，悵望着故鄉的天涯！」

這不難見出家槐與這位詩哲的交誼。不過他在文末的後作的補記裏，却又表示這篇東西應看作他五年前的舊作，「我的文章實在太浮太偏了」。大約因徐志摩身後的毀譽頗不一致，不應說的過偏，只是其內心自然還是敬愛感謝，而其實倒是顧慮太甚。一個人豈能做到四平八穩，一無稜角——要是這樣，恐怕也難得令人放膽接近。臨到朋友的紀念評論，只要其目的不在標榜高捧，若是筆鋒常帶好感，似也不失人情之常，正如我寫此小文的意義一樣。

經過這樣幾個月的往還切磋，和家槐的關係更日趨密切。如六月七日所記：

「晚上九時餘，何周二君來，被雨阻，俱下榻書齋後面，暢談甚久。」

其時上海文化異常熱烈，劇壇又盛極一時，有四大話劇團的先後獻演。這一天我正和圭在看業餘實驗劇團的「羅蜜歐與朱麗葉」，幾場鬥劍尤其精彩。其他的各方面空氣，也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勢。家槐遂時的來為我們談論朝野動亂，比及夜深，或上小酒館買醉，歸來則為我留宿，非至丑後不睡。凡此瑣碎者不必悉記，要記的是和他在故鄉的一段日子。

先是，家槐讀英國福克斯文藝論集曰小說與民衆，心竊好之。旋復知福氏曾在西班牙內戰中佐政府軍力戰捐軀，益堅其歆敬，得書店同意，擬加以淺譯。惟以滬居嘈雜，友朋日有周旋，頗思易地而潛心作「媒婆」。適逢我有故鄉之行，恐隻身嫌太枯寂，乃以此意與家槐商，引爲大快。時交通尙方便，二人遂欣然就道，鼓棹浙東，於一九三七年七月既望動身，舟行一晝夜，翌日即抵故鄉。——家槐往外或返鄉皆乘火車，這次還是他初度與海對面，聽着夜來嘩啦啦的浪花衝擊之聲，彷彿扣弦而歌，不禁顧而樂之，以致一夜無眠。

跳上碼頭，我們喚了兩輛洋車繞道抵家。車輛在石子小街上掠過，一路轆轤有聲，並呈顛簸之狀，或者是塵世坎坷的象徵吧。在慣於平滑的柏油道上行走的人，對此亦別有一種情調，尤其是那些十九世紀低陋的平房，曲折陰暗的羊腸小道，常常引起一種思古之幽情來。幸喜風景不殊，城郭依然，碧水粼粼，鷄犬相聞。我因幾年不返故鄉了，這時真有五柳先生筆下的「乃瞻衡宇，載欣載奔」之快，雖無稚子候門，差有老僕相迎。吾鄉屹立海中，素以魚介著聲東南，鄰近便是佛國的普陀，夏季避暑最爲相宜。我和家槐的原定計劃，是想把他的譯著完畢後，再到普陀去遊玩，終以戰事而未果，此後不知這個志願能否實現？

寒家鄉下舊宅，始建於先祖之手，至父親而重加修葺，別建起坐之所數楹。鄉間的房屋多數是很

寬敞，再加上郊外吹來的習習清風，所以雖當炎夏，亦復幽涼了。

說到我對故鄉的懷念，說來原是平凡得很，因為它究竟占據了我「過去的生命」之一角。世上固多名區勝蹟，但見時遊釣之地也未嘗不爲凡夫所依依。古人有云，富貴不歸故鄉如錦衣夜行。又如畫錦堂記所說，仕宦而至將相，富貴而歸故鄉云云，少時頗覺其氣勢浩大，今天則又嫌其暴發氣太重，虛榮自大，去讀書人的理想遠矣。只有晉書所載，張季鷹見秋風起而思及故鄉的葦菜鱸魚，及陶公歸去來辭所述，才覺得魏晉人之不可及，雖然對前者也許爲了自己是老饕的緣故。魏志記曹孟德詔令中有述原來的志願云，「故以四時歸鄉里，於譙東五十里築精舍，欲秋夏讀書，冬春射獵，求底下之地，欲以泥水自蔽，絕賓客之往來，然終不能得如意。」結果雖是事與願違，却也可窺到曹公的氣度志向，而其不能得如意的原因，實在還是爲了世局的過於混沌，只得「思遂更欲爲國家討賊立功」矣。這次讀樸園隨譚，有同樣的及早還鄉讀書的想望，尤其先獲我心，但也不免要黯然無言了。

我的文字到這裏忽然又拉扯開去，大有喧賓奪主之概，但文思也將到了枯竭了；那末，就此再記一點趕快結束吧。

我們在鄉間的日常生活，大約是早晨七時前起身。家槐很講究衛生，還硬拉我同行深呼吸，如此十分鐘即進晨餐。有時叫傭人往街上買剛入市的黃魚來，金鱗赤口，非水鄉百姓不易得，而鄉間則視

爲尋常。先用水煮沸，再去其骨，命灶傭製羹作麵，面上則浮着碧綠的嫩葱，令人想到唐人夜雨煎春韭的句來，於色、香、味三面皆顯出一種新鮮而豐腴的特色，蓋以其得土膏露氣之真，較之滬上吃的市氣甚重的「黃魚麵」，真「不可以道里計」了。餐罷遂相偕出城郭，看着野渡無人，楊柳依依，或過竹院逢老僧閑話，步麥隴聽牧童歌唱，幾乎令人忘去身外的一切——。以上云云，並非我刻意的在紙墨上渲染點綴，凡是在鄉間消磨幾年的人，都可以俯拾皆是，不煩跋涉，此正所謂風月無邊也。沈尹默先生詩云，江邊終日水車鳴，我自平生愛此聲，就是一幅最素樸的江村浮世繪。而古今來最享盛名的詩，也莫非在於白描的自然的貼切。這樣的過了片晌，我們才回家工作。家槐埋頭在書齋中翻譯，我躺在北窗下讀中外小說，如夏伯陽、伊特拉共和國、死魂靈、子夜、密爾格拉得，……或重讀，或初讀。午飯時菜肴多爲水族動物，但家槐則只要求青菜豆腐，謂其中維他命甚富。這很使我乏味掃興。我因他初次到魚蝦之鄉來，還特地四出設法揀最新鮮壯實的東西，親友中有送我以肥大青蟹的，即在鄉間已視爲異味，有時出重價也不能得，不料他竟遠而避之，說是細菌太多云。這真令人有煮鶴焚琴之感。後來看到生食的鹹蟹，甚至連看都不敢看一眼。大約這些東西在離海過遠者，確乎不肯輕於下箸。如我曾與衛聚賢先生說及「蟹」時，他居然引爲聞所未聞。後來經我強迫家槐的嘗試，不料第二天果然有點泄瀉，其實還是爲了他夜半的食涼受風之故。

午餐既畢，照例是手拋倦書午夢長。醒來或飲冰，或剖瓜，然後各人又去譯作閱讀，待至薄暮，即往教育館的體育場上拍籃球。拍畢，必由館後的一座小山迂徑回家。山上有亭翼然，可供遊人飲食，因山麓有一酒家，晚上如有星月，亦可就石桌小酌，聽松枝隨風作響，但總究覺得太黝暗了，以致不能辨物。一日，友人會宴我們於亭上，家槐於漆黑間竟誤食了一匹蛛蜘蛛，主人雖努力道歉，而家槐則因此通宵不能成寐，亦此行之趣話。

教育館中職員錢君，曾讀其小說集，經我介紹後必間日來夜談，並有小說稿託家槐修改，希望能

在上海雜誌中刊載。後錢君患肺病死，而原稿猶至今存放寒齋。

如此前後的住了二十天光景——自七月十六至八月七日——因蘆溝橋事件發生，而上海又有風聲鶴唳之勢，母親們已有幾封信來催我們動身了。我們只得打消遊普陀的念頭。但這時交通已有點混亂，乃從鄉間乘輪到穿山，乘公共汽車到寧波，再以高價買通輪船茶役到達上海。而家槐的這本譯著也終於沒有完成，後來在上海再寄寓我家時始告蒞事。故在譯後瑣記中，曾說到當全國情形異常嚴重時，「我却還是整居在定海的載道家裏趕着譯事，那種焦急、苦痛、難堪的滋味，真是難以形容的。因此沒有譯完就和載道一道趕回上海。」他本想再加點註解引證，以時間心緒故也不及補進了。至民國二十七年三月，此書始由生活出版，定價四角。然家槐已不在滬。由我自己往書店購買，故至今未有

上下款，今恐亦「絕版」了。

總之，在我的過去生活中，恐以這一年鄉居時爲最寬暢，自由與安逸了；而我的朋友中，也以家槐爲最誠摯坦白的一個。形諸筆墨，或尙不爲多事吧？惜今未知家槐飄泊何處，如得讀此文，亦能鑒而憐之否。

八月廿七日夜三鼓，燈下。

憶若英

今年春天，在報上看到若英先生（以下略去稱呼）在某地遇到不測，心裏倒又添了一點根觸，未嘗不想寫篇小文紀念一下。繼而又覺得這消息既非得諸目擊，報上也說事情的虛實一時無從證明，深恐誤於傳聞，故而復掩卷作罷，惟有默祝其爲海外東坡之謠。後來果然知道英公無恙，猶在人間，於是也就把此事擱在腦後了。

數月前晤到亢德先生，閑談間曾說起我有幾篇文章可以寫一寫，其中之一篇卽指此文，蓋我與若英的交誼初非泛泛也。我當時答說現在寫這類文章，一方面固然平凡而容易，人人可得而爲，另一方面又不無躊躇。但他的卓見，以爲只要我們不趁此作惡意渲染，似也無傷大雅吧。經他這樣的一鼓勵，才把興趣重復提起。漁洋山人詩云，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此文目的雖然不在談狐說鬼，但是乘着夏天才只到了盡頭，而暑意猶未全消，那也何妨將他看作豆棚瓜架下的鄉愿道故，老農撥天，喜愛者駐足而聽或有會意，否則也可掉首而去，原是悉聽尊便也。

但繼而又想到，在過去的本刊中，似乎也有一篇記此公的文章，這倒有點珠玉在前之感了。此刻印象雖已模糊，只有一點却記得很分明，是說該文作者王君與若英相見僅有席間一二面而已。然則這所記的殆爲若英學問事業方面，爲世人共知者。而我所說的皆側重於私人的往還，取其細而小者，間或涉及收搜書籍與日常生活，純以自我爲中心，以回憶爲主題，無格局，無層次，爲文務明平鋪直敘，但求徵信，憶則書之，以不超過七千字爲限，雖然實際還不止此，但我想也就夠了。

若英的原來姓氏是錢，在文苑中則杏邨其名，籍貫安徽。清黨後文網森嚴，才連姓帶名易爲張鳳吾。這是有一時期的風氣，不止他一人。其他筆名很多，最著者似爲阿英，是與林語堂先生等介紹明末小品的時候。再後是寫碧血花一名明末遺恨劇本，則又改名魏如晦，直至離滬。此爲識者所熟諳，不過提到他時不能不有所交待，此外的生平事蹟我也不甚了了，且非爲他作傳，故亦無此必要。

首先，我要衷誠感謝的，我今日得能與文字對面的淵源，固然原因很多，但若英勉勵吸引之力，實在還得推第一人，因而也就以他爲最了。（其他的師友我同樣不敢忘記）而在過去的有一期間，我和我的友誼，也占掉了我生活的一大部份，其介紹者爲吾家且同兄。認識的年代約在民國二十五年，正值中國鼎沸之秋，出版界則顯出相當的蓬勃。至月日則查了舊日日記，在二月十七日中有云：

「（前略）至中國書店，遇金且同衛聚賢陳志良三君，相與研討明代之買地券，願未有要領。適

愛好晚明文學之阿英君亦在。年約三十外，身材略低，外表望之稍落拓，有些名士氣，香烟卷老是啣在嘴上不息地呼着，髮披而斜分，猶如希特勒式，與郭經理絮絮談買書。然未與寒暄」。這還在認識以前，故如是云云，惟以與此後之交往很有牽聯，所以也錄了出來。越二日，遇且同，他有意爲我介紹，乃同至其H路S坊拜訪，但未得見，日記云：

「五時餘，與金君共至H路訪錢杏邨君，未值。金君引爲抱歉，我亦覺悵然，何其緣之慳也。金君極推崇錢先生，謂其無作家的臭架子，如×××，×××輩，則只有令人却步了。」

於是到了十三日上午，才始得見：

「與且同乘車至H路，訪阿英君。隨便談談。並示我以舊小說數本，皆極名貴稀見，此亦爲其年來致力通俗文學之一證也。十一時半，三人同往大世界後面青梅居，係教門館子，召菜四，不飲酒。結果吃了一元六角，理應由我作東道也……。」

這裡有幾點回憶中的瑣事可補說。

我自小就喜歡買書，鄉間交通不便，到上海方時時出入於「文化區」一帶，然所買者多屬洋裝的新文藝書，古書貝家藏掃葉山房的石印本，大約四史之外還有二三種經書文集，再加上自己所買的幾種，合前後所得新舊二類，凡籐製的書筒四架，玻璃的一二架，雖「藏」字自然是遠哉遙遙。然而

非蛙之見，儼然以爲很豐富了。待到在若英家裏，看了他的那些新舊藏書之後，才有愕然的小巫大巫之感，憶龔定庵贈人詩云，曾遊五嶽東道主，擁書百城南面王。若把若英所藏的圍接起來，倒確可以喻作一座書城——。他住的是一幢二層樓的房子，樓下除放一榻一桌，及椅子數事外，西北兩壁，都疊着木製的書箱。箱面鏤着原主的室名，似乎是一家破落戶所售出來的。箱頂上面再放着香艷叢書，筆記小說大觀……等的小型書箱，中有幾種得之於揚州蘇州各地。二樓亭子間起初只供臥宿，後來則命木工緣兩壁另製書架，不設門，與普通圖書館相同，而漆以黑漆，藏的皆是新文藝部分。前樓則放兒童讀物二架，曰小小圖書館，由幾位兒子主持。大兒子錢毅，曾在碧血花中飾一少年角色，後復在電影中露臉，次子也能演話劇。夫人卽與胡蝶等合演三姊妹之L.L.女士也。但這些藏書布置，是我根據後來的印象而記，最初的漸歸遺忘——，記得最牢的，要算是他當時因無多處放書，只得將洋裝的豎起了脊梁，一排一排地平躺在地上，彷彿門下面的「地袱」一點，現在回想還很有情趣。這一面顯出上海確是寸金地，一面也見得他藏書之繁殊。其他的空間，也多爲其圖書所佔據。我見了之下，再想到寒齋歷年之所得，卽有蹄涔之與江海之感。我父親等平日最討厭這些白紙黑字，以爲這幾架書已經了不得了，所以那天回得家去，我就說我們的眼光不要太小，觀於海者難爲水，別人所藏的就不知要比我多出幾倍！這不僅指量而言，卽在質方面，較之他的幾種不易獲讀的精刻本，愈益感到自己的

儉俗淺陋。尤其是這些掃葉山房藍布套石印本，且同兄對之毫無好感，說是偶然的買幾部工具書固自不妨，如作收藏看那就還是省省吧，教我趕快移去。我雖然有此心願，可是限於實力，每過書林惟有望望然而去之，一直到了今天，才始逐漸將石印的掉去。一方面，也幸虧山若英及且同的關係，得以在中國書店做帳，每逢一年三大節結帳付償，雖然還是一五一十的掙出去，但畢竟給我一道方便之門，到了節上，再來千方百計的想辦法再說。這中間確有很大的進出，如有時看到了心愛的踏破鉄鞋的書，而一時限於沒有現款，只得眼巴巴的看着良書易主，假如能夠暫且的寫在流水帳上，就有一個轉圜餘地了。從此以後，我的眼界也從鉛印本石印本，到了木刻本及抄本之類，而興趣也跟着提高了，懂得了此中的一二訣竅，樹下我日後買書的根基。有時彼此買着心愛的書，就互相在燈火高樓，隨着窗外的雨聲，汨汨地互道着此中的甘苦哀樂。

說到若英所收的書，約言之有下列幾類。其一是晚清文學，包括俗文學在內。如有關辛亥革命的文献掌故，在國內實在可得而數。二年前開明書店出版的學林×輯上，即有他手編的家藏清末革命時的期刊，小說，論著，譯作等目錄，且其後期收藏的目標，大部分即注重這點。本擬刊百年來的國難史料，手稿會藏寒齋多日，惜困於「戰時」不及即行，而其計劃中有關這類题目的似頗不少，然則惟有望諸昇平的他日矣。至所藏圖書，則多爲學者假借作參考之資，如夏衍的賽金花劇本，述庚子八國

聯軍入京事，即爲其一手資借者，後又有演秋瑾事的自由魂，則材料更不易得，也由若英全部供給。其中有一部叫六月霜的，凡二編十二面，靜觀子著，改良小說社一九一一年印。手頭恰巧有若英著贈的晚清小說史，在第八章「種族革命運動」中云：

「六月霜在當時共有兩種，一卽小說，一爲廬宗季女之傳奇。小說卽據傳奇作成。小說六月霜從秋瑾很小的時候，一直寫到他在紹興就義，以及她和徐錫麟關係的始末。這部小說，寫在他死後不久，所引用的詩詞文字，全都是她的原作，書名所以題六月霜，是由古書上的「鄒衍下獄，六月飛霜，齊婦含冤，三年不雨」的前半而來。意思是說秋瑾之死，實在是冤枉的，再則，就是秋瑾就義，也在六月。全書寫得並不怎樣的優秀，但也算不得水平線下的著作。」

這些書的搜羅，代價或不甚貴，惟時間精力之所耗，則不無可觀。其次，如民國二十六年七月生活書店出版的晚清文選，編者鄭西諦先生，在序言之末也云：「阿英先生和吳文祺先生的幫助，我永遠不會忘記。阿英先生收藏晚清的作品最多。很難得的民報全份，國聞報彙編，黃帝魂等等，都是從他家裏搬來的。」總之，凡是認識他的朋友，無不知道他所藏晚清文學之弘富，凡有參考查引時候，也無不向他那透去商借。至於俗文學，雖彈詞，傳奇，甚至寶卷等都有皮藏，然究以小說部門爲多而且精，也同樣注意於最發達的晚清時期。如上述晚清小說史，可算這一部分業績的代表。

若英在文化界認識的人很多，除知己外，有時往往被其「擋駕」。其所以不裝電話的理由，據云即是爲了怕煩鬧緣故，省得別人打電話來找他。著這本小說史時則另外向同里某號中借得一間客堂，租費與且同各負一半。這時的生活指數很低，大約每星期由友人A君湊助若干，故得以摒絕寫作，專意寫去，心無他屬，且同則研究其甲骨學。我這時正在忻老師處讀書，散學後，輒驅車往新居坐談，無分賓主，也不招待，如逢其構思執筆，則隨意向壁間取書瀏覽，有時即在其寓所進午餐。而晚清小說史的原稿還是由內人騰清由C先生轉交商務。其中最末（第十四章）「翻譯小說」一章，商務未將他的版稅算入，故出版前曾在大晚報火炬上全章刊載。待到全稿告成，校樣來日，約我在大東茶室晤面，據云擬作一序文，欲用文言體寫，恐自己沒有把握，託我照原文加以斟酌，但最後不知爲什麼却未見刊出。沿着小說史這一路的發展，進而又欲提倡通俗文學，遂於每星期三日在火炬上開一園地。這最初提議的地方寫出來倒也有趣，記得好像是在恩派亞看白玉霜馬寡婦開店座上，這時蹦蹦戲在上海很紅，作家中欣賞的也很多，洪深教授且譽之爲東方的梅蕙絲，而若英考證點綴尤起勁。（但是我却不大贊同那種做法）。那天他大約從蹦蹦戲上面，聯想到了戲曲小說，隨即和且同說，「何妨跟萬秋（崔）去說說看呢」。到了第二天，先和崔先生說妥，再經會虛白先生的同意，山西諦先生作一發刊緣起，通俗文學周刊便這樣出版了。於是他一面鼓勵我寫歌謠，一面再借我以鄭西諦先生的中國

文學論集，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以及日本鈴木虎雄著，汪馥泉譯的中國文學研究論叢。可惜我始終有名無實濫竽充數，除那些不成氣候的歌謠外，於俗文學一道至今依然一無所得也。

除了晚清小說史外，還有一本必須提到的，就是良友版的小說閒談。這冊書當作專門的著作看，或者顯得不够精深，但對小說研究者的查索參考不無好處。其中所紀錄的，有爲世間不可多得之書。記得他曾借給我看一部玉妃媚史，當時以數十元錢買進，似乎算得相當昂貴了。然而直白的說來，除版本少見外，別無意義，而唯一的「名貴」處不過是「淫書」而已。小說閒談一四一中云：

「『中國通俗小說書目』『媚史』條云：『未見。在園雜誌卷二引丁日昌禁書目有玉妃媚史，不知是此書否？』按玉妃媚史，確係猥褻小說，凡二卷，古杭豔豔生著，古杭清癡生批，刊於乾隆。豔豔生不知爲誰，卽昭陽趣史之作者。」

書中也寫貴妃之荒淫，除序所說「私其叔，私其兄，私其繼子」外，更寫其爲竊笛私寧王。安祿山獻春藥，明皇與楊氏三妹日夜宣淫，以高力士作宣淫塾耨甚至私力士，寫得窮形極至。豔豔生筆墨尚有可觀，但專向此方面發展，大概也是窮極無聊，以應市場的要求罷。

媚史材料的根據，大半是敷衍太平廣記中所記之楊貴妃故事，及綠窗新語中所載者而成。……所徵引詩歌，大都從李杜等唐人集中來。書凡三萬餘言，近百十頁。余所得者，訛誤極多，當係翻

印，然即此現亦極難得矣。」

末後並附有原書的序，茲不錄。其中略有殘闕，但在坊間却不易得，即藏者也不多。如周越然先生於此類書之度藏向負盛名，我會經詢他有無此書，却以茫然答之。其他的章回小說，凡在著閒談之前而又經若英認爲名貴者，大抵已在閒談中有交待的了。

還有一點，則是他的收藏以及提倡晚明小品。但這以晚明文學白熱化的時代爲限——自人間世而至上海雜誌公司出珍本叢書的一個過程中，因爲自這窩風吹過後，他似乎不再有興趣了。這裏要說的是，若英在其學問的努力方面，無論文藝理論，通俗文學，晚清史料，劇本等等，深淺是另一回事，但都有其特色。不過於晚明小品方面，依我的管窺，恐要算成就最少了。其實，那時提倡晚明文學的人，除知堂先生等一二人確有其心得外，其餘的用忠恕一點說法，或者都是爲了應付生計吧。所以，他到後來便將鍾袁的著述賣去了幾種。有一次，他欲往浙東訪書，川費無所出，曾將一部明文賣給一位謝君。謝是銀行界前輩，每日必至中國書店或來青閣，惟識力不甚精銳，凡有人轉賣給他的書，必待中國的郭經理一言始作定奪，如郭認爲可買，即不還價不賒帳如數付訖。若英遇窘迫或欲購新書時，往往託郭持書乞靈於謝君云。

至此我就記起雜誌公司校印晚明小品時，有幾種集子的標點，還是我和且同所作。標點的法子很

好：將要斷句的一部集子先拆散綫脚，復以玻璃紙套在每頁上面而標點之，事畢再由書匠裝訂復原。這方法似乎知者不多，因為我曾經在襟霞閣看到有幾部很好的刻本，由章衣萍先生標句，却在原書上抹得很糊塗，看了倒代爲痛惜不置。

後來因爲寫碧血花而享了盛名，於是又把興趣放在南明史料方面，絡續的收了不少，再加以羿樓主人之所贈。依我看，這比他之收晚明小品的意義要高出得多了。

在這些以外，自五四運動以來的新文藝一門，若英搜藏的也可觀。他在上海時，我們兩人都想把五四後創作及翻譯的作品搜集完備。大概因若英和文壇接觸較早，故九一八以前的以他爲多，尤其是初期一些絕版的書籍期刊之類。但九一八以後的恐以我爲多。他本來打算將其「家藏目錄」編完，新文藝方面統割愛於我，合起來就可把五四以來的書籍，得到一個相當豐富的數目了，然後再致力於「史」的工作。這計劃雖然終未實行，但我從他手裏，已經獲得不尠優惠。例如我在滬西一家舊書攤上，曾買得全部的語絲合訂本，但獨缺第一卷，補配多日，沒有結果。這時忽然想到他那邊常常有重複的本子發現，便跑了去向他詢問，過了幾日，果然有了好消息給我。這種愉快和寶貴，非紙舌所能遞傳，而只有愛書如命的人才能理解其妙處。原來他爲了編排史料索引，中國新文壇祕錄，名家日記及其他有關新文藝部分的掌故文選之故，有時不能不多買幾種重複的本子，或者在外面看到了這本書

，忘記自己是否藏有此書，這時因書價低廉，索性將它買了回來，久而久之，也就多出不少重複本了。後來他看到我所藏適巧沒有其中某幾本書，便送了我以補所闕，而將我已有的售諸冷攤。他並且告訴我，一樣的一本新文藝書，也有講究版本之必要，如魯迅的吶喊，在後出本子上已刪去了「不周山」，其令弟知堂的自己的園地，今出的也未見原版時「阿Q正傳」之評文，以及郭沫若的橄欖等，當作文壇的史料看，皆很可重視。鄙見以爲在這方面，舉凡關於五四以來掌故文獻的搜羅之勤，用力之深，到目前爲止，在私人方面，殆以他爲最多。其用阮无名筆名所編，南強書局出版的中國新文壇秘錄一書，對於新文壇的故實佚聞，尤其鉤稽甚詳，後來的要想參考研究的人，多得之於其資助，如前述晚清文學一般。

他除了爲我配全語絲合訂本，和幾本新文藝書之外，還有一種，也是寒齋藏書中所未敢忘却的，即世界名著十日談，意大利薄伽丘著，中國由黃石胡簪雲譯出，開明書店出版。因爲我很喜歡散文隨筆一類書，所以搜羅的範圍，不但限於國內，而且旁及海外。我先將生活全國總書目中西洋散文一欄查出，復一一設法收藏。這本十日談也會向開明詢問，答云已售完了，而且又在滬戰後，各書店正感於排印添紙之不易，像這樣八百餘頁的書一時自不會再印了。沒有辦法，只好老着臉向若英乞取，私意未必允許，不料第二天果然將十日談送給我了。當時我在書的封裏上寫了一段小記：

「近來家居寂寞，欲搜求五四以來中西文學作品。此書雖爲西洋名著，惟絕版已久，遂付闕如矣。此次承杏邨先生將家藏一冊轉以贖我，其慷慨割愛之忱，自與紙墨同芳。外此，先生又惠我文藝讀物，期刊及四部叢刊另本多種，雲情稠疊，將永爲寒齋之光也。廿九年七月七日，星屋記於燈下。」

這所說的自信絕非浮泛的門面話，且衷心感謝者尤不足以語什一。現在，我和他相見已二年許，最令我浩記的，實在還是他的這大批藏書。雖然中間賣去了一部分，（聽說離滬前的川資即取之於此）但許多名貴的刻本史料，總還存在吧。尤其是他的小說彈詞等俗文學，其物質的代價即慢論，精力與心血的所耗已至可觀矣。

我爲什麼絮絮叨叨的於藏書一事，記了一大堆呢？實在的，我和他友誼的進展，於此事不無聯繫；而且復是彼之所好，我之所愛，同樣的想於此中追求一點摩挲欣賞的趣味者，雖爲某些人所憎厭，然興之所在，也不遑他顧了。

至於其他的「身邊瑣事」，尤非片紙所能縷述，只就記憶所及略書數事。

那時的物價跟今天真有隔世之感。寫作之暇，非上茶館閒談，即往大世界，大新公司等被目爲低級趣味的遊戲場，目的不在聽歌看戲，實在還只是消此草草勞生罷了。或者據歌場一隅，談點文壇動

態，人事滄桑，至於偶有酒食，總多數是往青梅居。這一來是取其價廉，二則如有且同在旁，即非往那邊去不可，因為是摩罕默德的信徒之故，蓋小酌上青梅居大宴往春華樓，幾為回教徒的定律，而於中國書店的同人尤然。據日記上說「結果吃了一元六角」，我彷彿記得其中有一味「拜白菜」(？)，以奶油烹之，有土膏露氣之致，餘則為羊肉鯽魚等，開了我從此上教門館之先例，而當時菜價的低廉也於此可見。今日舊事重提雖未免寒酸，但小樓一角，至友二三，煮酒烹羊，脫略形迹，或瑣瑣家常，或滔滔當世，而又各有自己要做的夢，既畢則「惠而不費」，一揖而散，此景此情，求之今日長安何可再得？

說到脫略形迹一方面，若英倒是當之而無愧。他終年老是那麽的一襲蘊袍，自頭到腳，從未沒有半點「紳士氣」。高興起來，也會代書店老板坐上大半天櫃檯。有一次，有家店主因事被捉進警察局，須罰鍰幾十元，適值他自己囊橐不多，無處張羅，忽然瞥見書架上放着十部李小池的思痛記，便抱了去到另一家大書店，以每部三元錢賣脫，後以此款將店主救出——。他收藏罕見書的來源，一半即因與書店聯絡得法，在賣買之外別有友朋之誼，所以人家一有好書即留下來給他，有時未必拿到現款，而書店也不有所介介。還有一次，我和且同與他，深夜路過牛肉麵攤，彼此腹中都很飢餓，但他恐怕我不肯坐了下來，故意的激我說：「你有此勇氣在這裡吃麵麼？」實則就我個人論，高攀一點，也

可謂一介書生，與販夫走卒圍而嚼之，自有一種情調。儒林外史所謂金陵菜館酒保都有六朝煙水氣，特十里洋場，時見撲鼻的「上海氣」耳。但是我究竟還是坐下了狂嚼了。大約這時我和他限於新交，不甚知道彼此個性。不過從上面兩事看來，若英的風趣灑脫也不難見到一斑。我想，一個人能夠莊嚴正經，固然是做人之一道，但這莊嚴，不是頭巾氣重的偽道學的莊嚴，而正經也不是從淫佚發生出來的假正經。只要順其自然，看得平凡，而又不悖情理，庶乎可矣。有許多人在很小的一件動作上，縱使大家皆明知其為遊戲的，但也一定要有許多冠冕堂皇的解釋，好比納妾宿娼，一定要纏到什麼不孝有三大題目上去也。

「憶若英」到這里，已經超出了豫定字數，自信不盡則有之，不實則未也。江楓先生希望我能對他的藏書多加記敘，故而全文所說的幾乎多側重於此，且若英為人自有識者的明鑒，只是拙文的拉扯拖沓，雖然出以二度改削，還是情文無文，則是一大慚愧。時光真是毫不慈悲的溜了過去，偶有記憶，也不堪與現實相對。海上秋風已與日俱深，回首前塵，誠不勝舊朋雲散之悲也。

（卅二年八月十九日，夜記於燈下。）

憶望道先生

憶若英剛才於月前繳稿，現在又須重換了一個題目，不過內容恐怕還是一樣的平淡無奇吧。

我和望道師的認識並不深，大約開始於戰後，在附設滬江大學的社會科學研究所的文藝思潮上。

似乎是民國二十九年春初吧。有一天，我忽然在報上看到一段廣告，說是有一家補習社會科學的夜校在招生，看科目和教授，都是最合我的興趣。至於入學的資格，則只須高中以上或具有同等學力就可以，這尤其適合我的條件了。因為我自小誤於家長的頑固——自然也可說是愛護，自束髮受書以來即在鄉間的私塾搖頭擺腦，過三家村生活。後來到了上海，要想進中學及大學即無論如何沒法跨進這「學府」的高門檻，便此一直因循下來。這時忽然看見有這樣一家補習學校，而且有史學及文藝的科目，而且又非出於滑頭性質的「學店」，於是真有「一見傾心」之喜，連忙按着地址前去報名。先碰到梁士蒞先生，是前北平燕京大學的教授，約略的詢我幾句話就算及格了。

我記得選的科目有中國外交史，戴葆鑒先生教，中國史，周予同先生教，時事研究，胡愈之先生

教，以及望道先生的文藝思潮。地址在圓明園路的滬大內，每晚六七時開課。其中聽講最多的爲梁士蒨先生的時事研究，這當然受了那時的環境影響，無不想於時局方面得到點瞭解和探討。這一科本爲胡愈之先生教授，時尚在港未返，由士蒨先生代授。學生最少的似乎要算文藝思潮了，起初約有六七人，最後則只剩兩三人。大約這個科目比較的專門，側重於思潮的分析批判，除了對文藝特殊的愛好者外，不免稍覺沈悶，至於同學，正如這研究所的命名一樣，其中心原在於「社會科學」，故而聽講的人有職業青年，有教師，有大中學生，有新聞記者等。

查舊日記廿九年二月廿五日云：

「（上略）四時許，飲泡飯少許，至滬大社會科學研究所，上文藝思潮，陳望道先生教。語多幽默意味，而語調則不脫鄉音。我耳陳氏之名甚久，今日得坐春風，亦一快事也。七時餘落課，卽繼上時事問題。本由胡愈之氏教，因赴港未回申，由本所主任梁先生代，題爲「最近政局的演進」。並囑我等作一文，曰我對於最近時局的意見。」

這便是上課的第一天。因爲有時適在薄暮至晚上，往往晚炊猶未熟，只好胡亂用了泡飯而去，或懷中帶點麵包之類的乾糧充飢。不過這也是學生時代的普遍情形，可以不必多說。這里就回憶所及，隨手記些望道先生的印象吧。望道師和何家槐兄是同鄉，浙江金華義烏人。但較家槐的鄉音更多。

所以有的時候，必須仗着粉筆來仔細說明。說起來倒也有趣，他還是一位國內有數的語音學者，正如推行國語運動者只能說得藍青官話一樣。身材適中，年齡已經有五十歲左右了。查一九三二出版顧鳳城編的「中外文學家辭典」上有云：

「現代中國文學家，社會科學家。浙江省義烏縣分水塘村人，現年四十二歲。」

曾留學日本早稻田大學，中央大學，東洋大學，專攻文學及社會科學。（下略）

據此，今年該是五十二歲了。夫人卽蔡慕暉女士。原配某夫人生有一子，旋夭折，後來好像還不會聽說有過孩子。他的門牆滿天下，著名的如祝秀俠，夏征農諸君，都得力於他的造就甚力。凡是跟他接近的友人學生，和他閑談時候，都覺得有種從容而親切的快感，雖然在我們這一方面，却深深的表示誠敬與尊重。正如論語記顏淵贊譽孔子的話道：「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那樣的感覺。這比起和別的某幾位學者晤對之際，便有一種侷促而壓迫之感，使人不敢放言高論。當時他的寓所在福煦路S村，和一位熟人同住。我因爲聽過他幾次課以後，有一天會要求到他的寓所，去當面請教幾個問題。他當即在校中將地址抄了給我，不過希望我不要轉告給別人，這一半也爲了他是一位凝靜的學者，不喜歡別人的打擾。隔了一天，我就按址前去拜訪，暢談了半天光景。臨行復贈我「修辭學發凡」一冊，原爲大江書局出版後歸開明，爲

學術界譽爲力作者也。這本書在中國的修辭學一門，的確有其不可磨滅的特長，其搜羅的廣博，論斷的精詳，迥非一些一知半解者所可企及。照他的歷史地位而論，庶幾也可稱得上一聲著作等身了。然而以留在目前的記錄而論，實在並不能說是怎樣的多，即此就不難看出他治學的謹嚴之一斑，而且譯的較作的爲多。至其性質則皆限於文藝的理論。我會經在地攤上買到一冊他譯的日本岡澤秀夫著「蘇俄文藝論戰」，厚厚的有幾百頁，但背面却蓋有「中國國民黨查禁反動刊物之章」。我買這書的動機，一半固爲了是望道師所譯，一半也是有這枚圖章之故——。因爲我是一個講究趣味的人，覺得這正如買清代的禁書一般，說不定於將來的文網史中也多少占重一筆。況且現在已有人如阿英先生等在編著了，如「中國新文壇祕錄」中「文字之獄的黑影」一文，已有提到初期禁書之所在。後以買此書經過與望道先生說及，不禁爲之莞然。

此外，則有「望道文輯」一書，爲其門弟子夏（征農）祝（秀俠）二君所編，民國二十五年六月初版，讀者書房出版。在編後小記中有云：

「望道先生，是當代的學者，也是文壇的戰士，在新文學運動的過程中，從「五四」到現在，他始終是站在思想的最前線。但是，因爲先生勤于專門的研究，不會把那些戰績保存下來，致使文學青年們無從窺見先生過去精神的一斑。現在我們就視線所及，將先生近兩年來，尤其在建設大

衆語文學的論爭中，在報章雜誌上所發表的文章，集成這第一本集子，這，對於讀者們，或許可算是一點貢獻吧。」

這一段話，我覺得並不十分恭維。蓋自五四運動以來，望道先生就一直的「站在思想的最前線」，其間所研究與工作的業績，無不彰彰於後生的耳目。至其思想的特色，可以引用一句知堂老人稱蔡子民先生的話，叫作唯理主義。彷彿至大而無所不容，却又有自己的中心，採取的是穩紮穩打的戰術，有時候還不惜繞着圈子的轉戰着，這在語文的論戰中最可顯見。在表面上看不出他堅強的精神，而內容上却有他的精深，結實之處。這在學術的論戰中最需要這樣的人，比起一般虛浮囂鬧，取快一時之輩就非同日而語了。

這里附帶的可以說這本「望道文輯」。內容共分三輯，一曰語言文學輯，一曰雜論輯，末附有譯文輯。而我最歡喜的自然還是這雜論一輯。如關於胡適批判，對於讀經的意見，用腦子論，明年又是什麼年等的短論，皆足以反映時代的動態，與暴露政局的混沌。中有鏡花緣和婦女問題，關於戀愛，戀愛的新生之類，則因他向來是研究婦女問題之故，對這方面也就關心良多了。後來我編魯迅風時，經我好幾番的拉稿，即用齊明的筆名，以「因花濺淚的演出說到新女性」一文付我。其早年且曾編過「婦女評論」。如在「鏡花緣和婦女問題」中劈頭云：

「鏡花緣雖然是小說，其實大半是雜談，雜談中國本來也被稱爲小說，如記鬼怪人精的筆記小說從來稱爲叢殘小語的就全是這一類。這類小說，篇身都是很短，各篇自爲起訖，不相連屬，很容易看完。內容又多奇奇幻幻，可助談興。向來也頗有人愛看，說是看了可以多識多知。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似乎就從這類小說裏培養出來。」

這所說的很有識力，有判斷。又在戀愛的新生末云：

「新人的戀愛，只是一般生活的一環，在一般生活的規律之外，並沒有什麼戀愛的特殊規律。在新人之間，固然不會有那些超常的迂腐行徑，實際也不會有那些越格的狂蕩體態。他們對於一切都是自自然然的。自自然然地待自己，也自自然然地待別人。豔奇妖異，不在他們眼裏，對於戀愛，便都看作各個個人尋尋常常的私事，不再給以特別的注意，更沒有人借此來敲詐，造謠中傷。一切全像專向垃圾箱裏檢取垃圾似的三面新聞記事，他們的光亮到了，就將立地消失，好像影子一樣。」

這一段話更其有意思，可以給新時代的戀愛觀念下一個愜切健全的詮釋。臨末之攻擊那些黃色新聞記事，益加令人痛快，大約也是有感而發吧。對於本書的推崇，我還可以舉出一個代表來，那便是亡友周木齋先生在「作家」月刊第五號上，有「關於望道文輯」的批評。中云：

「這輯裏的文章，既不是專家文集而有意地寫的，所以有專家的實際而沒有專家的名義，因而避免講義式的呆板和架空，所討論的，都是現實的生動問題，因為是語言學者，所以是努力的實踐，因為又是文法學者，所以文字還是謹嚴，因為又是修辭學者，並且是口語的，所以刻劃地，切實地新鮮」。

這可以補拙見不及。他並以爲望道先生與中國語文學的關繫，「這從陳先生離滬後，中國語言學會便告無形停頓可以得到說明」。即此數語，已不難看出望道先生之於語言文學，是怎樣的給人以深切鮮明的印象了。他研究的學問雖然包括部份很多，但對語文一門，却始終不會稍懈。如在授課時，還替譯報編語文周刊，主持新文字的推行都是他毅力之表現。語文周刊的作者，多數是特約的，如傅東華，張世祿，方光燾諸氏。可惜我對這方面是百分之百的外行，雖經幾次的不棄，殷殷以文事相勉，而我却連一得之愚的貢獻也沒有。

至於對拉丁化文字的推行，他更是最起勁的一員，在研究幾個月後，居然就能得心應手的很自由的寫讀了。這種精神，尤值得我們後學的慚愧佩服。同時，他對於一切舊勢力舊思想的抗爭，也並非一意的用偏激過火的手段，想把歷史一蹴而就。如他一面進行新文字，一面却也不抹煞漢字在目前中國的實際效力。這正如他的治學一般，有層次，有邏輯，嚴謹密切，按照時代的步伐而進此。此正所

謂務其大而遠者，而士論乃亦翕然歸焉。

這樣的經過幾次往返之後，和他的情誼也視前增加了。如三十日日記云：「往望道先生許談語文問題，彼謂魯迅先生漢字不死，大禍不止之說，殊有可以商榷的餘地。因漢字在實際上尙有其傳統之影響，目的雖必在廢止，然步驟不可不安排也。語極中肯，暢談良久而出。望道先生毫無學者名流的架子，亦無嚴肅的紳士氣，對後輩的提拔尤深且力，故應對之間，一無不自然感覺也。」三月七日云：「午後，往陳先生寓，談五四時代情形頗詳備。陳即過來人也。予生也晚，不及見當時諸先驅大聲疾呼之狀，今得娓娓款談，彷彿年光倒駛矣。旋又涉及婦女問題，亦足開我茅塞不少。陳氏談吐遲緩，語調從容不迫，有時必雜以風趣之語。曾談起猥褻的小說，謂周越然君藏此道書極多，如欲瀏覽可代借云」。大約因第二天是三八節的緣故，所以中間的舌鋒曾經觸到了婦女問題，而對五四時代所親知灼見的情狀，這一天特別說得詳細，隱約之間，復以某些人的消沈沒落之可悲，至廿三日則會請他往研究所附設的座談會上演講。這是課外的一種組織，講師另外義務的聘請，有本所的教授，也有校外的學者，而這一天所講的似爲言志與載道吧。還有一次，是我陪一個副刊編者K先生到他家裏索稿，談起了過去政治與文化，於是翌日遂用一介筆名，以「從一個人談到一本書」爲題交給K先生。內容講的是某一時期政治上一個重要的人，以及他著的書，爲外界所罕知者，至少也可以當佚聞看也。

這些細事記起來太多太瑣碎了，還是揀一個重要的項目來說一下，以爲本文之殿。

那就是他發起的上海語文展覽會的大略情形。

年月已經不可記得了，總之非廿九年的秋冬卅年的春間。有一天，望道師親自跑到寒齋來，說是最近將舉行一次語文展覽會，叫我到那邊去任招待，經過我的答應，便自開會那天起，每日下午去會中招待照料。這次展覽會參加的名人很廣泛，其中尤以丁福保先生及佛學書局同人幫助爲多。此外還有一二個金融界人物。場券分好幾種，用的推銷制。事先，我商得淺草編者K先生同意，出了一個特刊，有望道先生及周木齋先生等小文，而在別的新聞期刊上鼓吹尤力。這是唯恐大會的成績不好，虧蝕過鉅，因爲語文的事情，究竟較爲專門，至少也得是知識界對之方有興趣。不料後來的成績卻出乎意外的熱烈遍布，以致展期了好幾天，對於望道先生，自然得到很大的慰藉了。這原因，一來是文字上宣傳的勤力，二來是主持的人能夠想出別開新面的花樣，迎合上海人好奇的胃口。例如午後的聾盲學校學生的手勢表演，摸字表演，都非平時所能看到。至於展覽的材料，更其廣事搜羅，只要和語文有聯帶關係的，無不陳諸會場，自釋氏貝葉以至甲骨鐘鼎。最有趣的，還得推「姬佛陀」的一些千奇百掛的筆桿了。有銅質的，有金質的，有竹製的，而每一種又分出大大小小的如高曾祖考一般。還有如掃帚式的，魚竿式的，龍珠式的……莫不極盡異想天開之能事！而且有幾枝銅或金的筆，完全實

心製的，像我這樣的力氣，憑怎麼也舉不起，這真不愧爲拔山扛鼎的了。所以那天到哈同洋行搬運時候，就足足載了好幾卡車。據說還費了幹事某君的不少唇舌，方才能借出來呢。同時，還派了哈同洋行的幾位僕役，像保護他們主人一樣的在會場中寸步不舍的注視着，到了夜裏，則有專差的值班過夜。又有一幅碩大無朋的壽字緞幛，縱橫可占兩間客廳，上面有十八學士的題字。上款書迦陵仁姊，下款則自稱義弟云。寫的時候，還須出以腳踢和奔跑，否則無論如何無法成此大手筆。還有，是幾幅「百體千字文」。何謂「百體」？便是每句四字以鼠貓梅竹等拚合而成。當時有一位小學生看了，無意的給它一個名詞，叫「動植物字體」。我覺得很愜適，比百體云云要好得多。此外，有兩本名曰「玄珠筆陣」的集子，每一頁皆影印着這位主人公佛陀——他有一個法名叫作什麼阿那尊者——「臨池」的姿態，如用雪茄菸作字之類……，足占一百餘頁之多，而每頁的背面則必有一位太史公的賦得，這真夠得上一聲書苑的奇葩了。總之，我們不必再加什麼按語，就可看到這位主人公的器度旨趣與胸襟了；無怪某書家見而大呼「妖氣騰騰」矣。

這固然是題外的話。但想到了都不能不帶上一筆。平心的說，這次觀衆的踴躍與這些「珍品」未嘗沒有關係。不過我卻表示反對的。但望道先生以爲單依純粹的語文作品，恐怕不夠號召，而爲了造成語文空氣的緊張和廣大，就只好暫且利用一下，反正與語文運動並無什麼大損。這也可以代表他一

貫的周密穩健的作風，處處能從大處落墨。

自從這次展覽會以後，他對於語文的提倡關切，不待說是更深入了。而對外界的來往反而比較疏遠，一心理頭著述，以學術的華袞掩其熱烈之心。後在離滬之前，又特地到我處來通知，這也是令我永不敢忘的風義，當時我就約了兩三個朋友，在華龍路一家食肆中草草的餞了一次行。本來我們定的是午餐或晚餐，因已被其他的友人約定了，只得改爲點心，匆匆的談了半饜，實不盡其依依話別之感也。

自離滬後，卻不曾接到他的片楮隻字，頗爲我所遐想。聽說現仍在蜀中教書。海上秋深，懷人千里，因風寄意，惟有祝其平安健康，爲中國的學術文化繼續放大光明而已。

（三十二年九月中旬）

我與書

一

世上的事情之變化發展，大抵皆有點因緣。說是因緣，或者覺得近乎神祕或離奇，那末，換一個詞眼，就是所謂機會吧。

寒家先世微賤，而又素來重商，重商的對面自然是輕學了。所以在七歲的時候，便由祖父祖母之命，送到東鄰的Y氏私塾中上學。讀的書不待說都屬於訓蒙的範圍以內，漸漸的待到茶飯加多，眼界加寬之後，看書的標準，除了塾中必修之外，自修的材料也和大多數人一樣的從小說筆記入手。照例，除了特別開明的老師之外，他們對於學生的閱讀小說，必是在嚴禁之列。譬如水滸，紅樓，及西廂記，彭公案，在他們眼中望出來，就是誨淫誨盜有傷名教之作。但我的那位老師，對於這些——至少對於我却是非常放任的。然則是不是我老師的出類拔萃的識力通脫呢？這倒又並不。我在這里，說出來或者不大忠厚，然而却不能不遺憾的說：這還是我老師不負責的結果。因為不負責，故而顯得鬆弛

與懈怠。這就是說，他對我的看小說固是不干涉，就是對我「必修讀物」的經史，和每星期的寫作，也真像學店那樣的僅止於賣買而已。老實說，從目前推斷起來，像我們的這位老師，恐怕連水滸，紅樓夢都未必過目呢。但在那時，我是非常的感謝這位老師的。因為在正課上不努力既可不受老師責備，那就索性捨正路而弗由，專看小說等「閑書」了。

但我這時的閱讀程度，像被吾家聖嘆推為「才子書」的西廂、水滸，三國演義等，還有點不夠格，勉強的只看了一部三國演義。這一半是得力於平時父老們談關公張飛時神飛色舞的宣傳，一半則靠平劇渲染。還有，據說小說中人物每個都是我們的死去祖先之故，而除去三國之外，最初讀的却是彭公案，施公案等，因為內容都涉及武俠，且富於「高潮」，有幾回好似目前之偵探小說，到了緊要關頭，會得忽然的「欲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起來，一回緊接一回，使讀者全神貫注，醞然欲醉，神往於寶寨主的豪爽風度，連環套的山光水色，「風高放火夜，月黑殺人天」，真令人迴蕩不已。

其次，是我們的故鄉，交通雖有輪船的維持，但文化教育却不甚發達，自然遑論文學活動了。正式的書店，尤其闕如，有之，只是附設於賣紙張文具的店舖裏。書呢，木板不用說了，就是鉛印的也不容易看到，有之，只是一種石印的最薄劣的有光紙本。而印刷之窳陋，校對的疏略，在現在看來簡直為之作嘔。至於字體的奇小，也可謂自有字體以來最年幼的一輩了，所以行與行之間每每不易分別，

須待重看一遍。而且內容也只限幾種清人的公案小說，如水滸紅樓以至元曲等，即難得找到。這種有光紙本，也分兩三種，上乘的終算還有書店及地址，而店名往往有一個「記」字，下乘的則什麼都沒有。然而插圖——即「繡像」，倒是每種都有幾葉，但不管怎樣，這些書跟我少年時的關繫，卻常常成爲我記憶中最流連，也可說最溫暖的一角。記得同學中有一位W君，年長於我們數歲，書也聚得較多，動輒以此向我們炫耀，而且因爲書上沒有書店地址，即使我們想買，也徒呼踏破鐵鞋而已。這時我們也到了「解事」的年齡，而這些小說中又時有猥褻的描寫，甚至多是赤裸裸的挑撥扇惑。恕我記憶的不確，其中有一部好像是叫說唐演義吧？描寫武則天的荒淫以及樊梨花的妖媚，的確令人爲之「心旌搖搖」。然而他們描寫的手腕——且不說藝術——可又惡劣到極點，在誨淫之外實在並無什麼特色。查周壽昌思益堂日札卷七讀曲雜說第十三云：

「笠翁風求鳳內，有小引字字雙，極市井穢褻之語，不堪入目。若西廂之酬簡一折，牡丹亭之驚夢一折，何嘗無狎語，長生殿之窺浴折內尤極蕩冶，然止覺其豔雋，不似笠翁之惡穢欲嘔也。須知此事亦須讀破萬卷，始能下筆有神，雅鄭之分關乎根抵如此。」

猥褻之搬入於文學，並非絕對的不容許。但作者藝術與趣味的高下，卻是決定作品厚薄與醇陋的重要因素。這里可以分作兩途，其一是原始的，雖然粗野卻不損其壯健與明媚，所謂俗不傷雅者是。

二是經藝術的選擇，理性的節制，雖然冶麗卻保持其風趣與色澤。而最可憎的則是「惡趣」。它把原來壯健明媚的加上人爲的雕琢文飾，想刻意自附於「風雅」，但由於表現手法的不高明，結果是一面努力想發洩情感，一面倒又苦苦爲綱常名教撐腰，於是就流爲「市井穢褻之語」，在「鄉園」與「廟堂」之間只見其兩無着落而已。——而也正是目前色情文學的先鋒。

一一

話又說得遠了，把它拉得近一點。

我並非想仿效道學先生的口吻，爲三綱六藝說教，但猥褻的讀物和閱者的年齡，無論如何是需要一段距離。幸而我們那時所看到的不過是書中的片斷。接着，讓我跳開一程來說，我們又從公案演義跳到了較新一點的鴛鴦蝴蝶派的圈子裏面了。我並不肖生以來的武俠小說也包括在裏面。因爲其基本的精神，不管旖旎溫柔的鴛也蝶也，或離奇愉悅的刀也劍也，原是出於一元的。

且不問鴛鴦蝴蝶派在市民文學上的功罪如何，但它對十年前的少年青年的影響，卻是不可忽視的廣大與嚴重。要是對目前一些文化人考察一下他過去愛讀的文字是那幾種？我想，這鴛鴦蝴蝶的迴旋飛舞，恐也是他們「自己的園地」之分明一席吧？在前幾年，不是有因讀武俠小說而入魔，決意上武當投

師，以期爲國用命的青年嗎？直到目前，這殘餘的一部份勢力，還是死灰般的蔓延於某些讀者的心胸。

我記不起最初讀的是那一種那一本？但印象最深，感動最力的當無過於李涵秋，而以好青年和魅鏡爲代表。其次則爲顧明道的哀鵝記。在讀好青年時候，甚至還流過不少「感動的淚」。同時，又分一部分的時間於武俠小說，其大半或因公案小說的趣味之沿襲，而最喜愛的爲楊塵因的江湖廿四俠。厚厚的約摸廿冊，有題款，有繪圖，還有作者朋友仿金聖歎毛宗崗的「批」與「評」，而內容講的又是明末清初的事，頗有種族革命的意味。過了半年，又重新的讀了一遍，還到處逢人說項，推薦此書之優越。這裡可以順便帶及的，居然有過前述的上武當投師類似的行動，以見我們感奮之深。

這時我已從這家Y氏書塾換到C氏書塾了，改換的原因是爲了老師袒護一位女同學而起。其實呢，責任還在我自己：不該出言不遜的辱罵這位女同學。不過這已成陳迹的事，不提也罷。要提的是我進入C氏私塾以後，因塾制較Y氏的「維新」，有英文有筆算，有課外作業，所以起初果然覺得很有趣味——，而在年輕時的讀書，唯一的愛憎標準也僅此趣味的濃淺而已。就是相處的同學，個性也較爲顯明，不像Y氏塾中的暮氣沈沈，一無稜角。其間有幾個是當地的著姓子弟，所以胆力氣魄，也較爲勇往浩邁，大家又正大讀其各種武俠小說。經過日積月漸的薰陶，居然想摹起書中俠士的行爲來，

「一心要替地方「除暴安良」了。而正式的「議事」則是×月×日在公園內一角梅亭裏面。

亭名雪交，是明末大學士張肯堂所手築，旋即在此殉國，我們因他是前代的忠烈，所以特地揀在那裏。據吾鄉縣志云：

「雪交亭，在鎮螯山麓明大學士張肯堂盡節處。按鮪綺亭集張公肯堂以丙戌入翁洲，黃斌卿館公於參將故署。王入翁洲，公虛所居邸以爲王宮，別築雪交亭於邸中，夾以一梅一梨，開花則兩頭相接，嘗曰此吾止水也。辛卯城陷，公投繯亭下……。

張公臨絕題雪交亭詩——

虛名廿載著人間，晚節空勞學圃閑。

漫賦歸來慚靖節，聊存正氣震文山。

君恩未報徒憂瘁，臣道無虧在克艱。

寄語千秋青史筆，衣冠二字莫輕刪。」

觀此，可見這亭在歷史上也頗占壯烈的一筆了。

但那時我們未必有這種歷史的瞭解，僅據父老口中的傳聞，而以此作爲我們盟誓的發祥地，該是非常適合的。我們先以就地的一些土劣爲下手對象，如其發展順利，就自縣而省，自省而全國了。我

們讀過幾章左傳，知道盟誓必須先插血，古人用的是牲血，我們卻連鳥血都不可得。用魚血呢，卻又見得不倫不類，最後還是用各人指上的鮮血，雖然未嘗不感到疼痛，但好在所流有限，再加這股莫名的稚氣的衝動，就拿一把切水果的刀一面掉著頭顱不顧，努力的一記，血果然滴滴而下了。事前有一位同學還說：「古書裏面不是時時有孝女孝婦割股以療親疾的嗎？她們不過是女人，不過爲了一家的得失，尚如此毅然做去，我們如連這點血都吝嗇，日後還有什麼大作爲嗎！」

議論既定，果然如斯響應，翕然「捐指」。然而難題就又來了。我們都是乳臭方乾的孩子，既無錢又無勢，而對方的土劣却是巨口赤練的地頭蛇，我們憑什麼跟他們拚？明固然不是路，就是暗，也沒有會得真的飛簷走壁，「探獲取物」！不料，在座的另一位C君，好像早就看破我們撒結似的，正在大家躊躇構思之際，倒搶着說：他有一位親戚K君是海上大力士W××的入室弟子，雖不能飛簷走壁，但要是普通的短牆矮垣，却僅須一簪肩，一側身即能「破戶而入」。好在鄉間的房屋並不特別高，只要拜他做師傅就可達到我們素願。而且他還有一身絕技，那便是百發百中的袖珍鋼箭，一觸仇人咽喉，即「死無葬身之地」。當時在座的諸位「準俠士」莫不聞而勇向胆邊生，巴不得能早日一獻身手。到了第二天，我們去看這位K先生，願意在他下面做一個馬前卒（當時他和我們年齡只相差五六歲），他起先自然故意自命不凡的拒絕這個請求，經我們再三的苦求，並以「除暴安良」的大帽

子戴出來，終算半可半否地答應下來，接着先給我們看看施行這絕技之用的鋼箭。大家自然又表示着不勝的驚喜，有一位想去動手觸它，K先生却以恫嚇口吻大聲道：「唉！唉！……這怎麼能動它呢？當心裏面的機關呀！」

我夾在許多人裏面，一面也跟着大家而驚喜交併，一面却好仔細的看一個究竟，似乎依稀的看出所謂機關者便是極簡單的彈簧；而箭鏃也已鈍得發鏽。心想，以這樣的東西去「除暴」終不免有點懷疑，不要真的和義和團一樣鬧笑料吧？不過那時因大家都深信不疑，「奉之如神明」，也不便隨便的說了。——何況我也多少有幾分信仰呢。

拜了師傅之後，該是授受這些法術了。但不知怎的却始終未曾實行，我又不敢問他，向那位介紹的同學探詢呢，則尤不勝含糊之至。有一次，我們跟着K先生漫步，大約是晚上八九點鐘光景，一盆皎然的滿月斜掛高空，西北角上秋星灼灼，銀河盈盈，路過孔廟的低低圍牆時，我即要求K先生略施小技給弟子們欣賞一下，他却以「孔廟是很莊嚴地方，豈可任意跳躍」作理由，又將我拒絕了。

這樣的過了半個月，我由信任而懷疑，由懷疑而冷淡，這些「除暴安良」的準俠士也便先後的洗手星散，還是讀他——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

「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

「不偏之謂中，不易之爲庸……」

「……………」

直到現在，我還弄得不明白這一幕戲的背景：K先生的動機是正經呢，還是遊戲？是爲名呢，還是爲利？

以上的這段細碎的記敘，似乎和我的主題渺不相關。但我每想到過去所讀的書，便要想到武俠小說，然後記憶中又浮起這幕喜劇來。現在就算當喜劇中的一支插曲看好了。同時，以我本身親自經歷的行動，來說明鴛鴦派中武俠小說之力量，對當時年輕人的心理又是怎樣的深切！現在想想，幸虧這位K先生的技倆僅止於此，如果真有些許的鍛鍊而又有傳授我們之可能，那結果也許不會這般平淡了。

三

少年時的讀書，多數是十分性急，真像囫圇吞棗一般，而且見異思遷，恨不得多長幾隻眼睛。同時，就我個人而論，看書的興趣雖異常濃厚，但是書本子卻貧乏得可憐。當地既沒有良好的圖書館，

就是到書店去買，也多是舊出的東西，最多不過幾部章回小說，而向朋友借讀，我素來又有一種壞脾氣：既不肯將自己的借出，也不願向別人借進。至於家裏的舊藏，祖父的一代不必說是一無所有，而在父親手中所購置的，又皆屬於掃葉山房石印本的四史，文選，閱微草堂，水經注，莊子……之類道貌岸然之作，統共不過二三十種光景。可以當「閑書」看的，好像有一部許嘯天的清宮三十朝演義，蒲柳仙的聊齋誌異（石印繡像），鉛印的列國演義，襟霞閣的中國惡訟師等不滿十種，然而有光紙印的「第一奇書」金瓶梅倒有一部。在這幾種中，除了清宮演義之外，都是用文言所寫，去我的瞭解尚遠。其他，還有幾十本民初商務版的「大姆指」，「無貓國」，「小人國」……等童話，那又有點過於淺薄了。最後，自然只有出於購買之一法。其手續可分兩種：一種是託當地書店代購。一種是託上海一家××號C會計代購，這後者說來特別話長，我且先說前面的一種。

爲了寒家向來「輕學」的緣故，對於子弟的學問教育，也素以略解之無爲已足，對於課外的「閑書」更不用說是不重視了。而家庭間的出納，又都是操於母親之手，那末我們自也不能向她苛求以雪亮的銀圓來多買白紙黑字了，何況她根本是一個勤儉的人，凡是日常生活以外的耗費都在愛惜之列。這樣，向當地書舖去代購的路是極狹窄的了，因爲書舖一等書到就要付清墊款及寄費，而給我平素的零用錢又極有限，蓋鄉間本無消費之必要。至於書價，跟目前比起來固有隔世之感，然就那時幣值論

，也不無可觀。尤其是有本有源，「情節曲折」的鴛鴦小說武俠小說，都是動輒一二百萬言，分作幾冊裝訂，每部定價至少在三五元以上，決非我所能問鼎。但無論如何，母親比起父親來，卻要開明與慷慨得多了。其中大部分的書，畢竟還是經過她的允許，幫我瞞着父親而買下的。雖然我在她面前所化的心思，口舌甚至涕淚，也着實不貽！在買書之前，往往躺在床上，兩眼望着天花板，費去我多少的躊躇，有時便弄得一夜無眠。例如我買書時逢有平裝精裝之分，就只得買平裝的了。從這也可悟到普及本的意義實在不可輕忽。到了第二天，看見母親，心裏想說而口裏卻猶嚙嚙不發，終於爲了良書難得，放着胆吞吞吐吐地說了出來，或者故意編排一點這書的好處，於是母親也答之以半責備，半寬容的口吻，蓋以慈母而兼嚴父者——

「你書都還沒有買來，怎曉得這書的好？」

有時則是——

「已經這樣多了，多買有什麼用？……萬一給你父親曉得，又要連我罵進在內！」

在表面上，她雖然並未同意我之所求，在內心卻已許可了。到了後來差不多成爲慣例。

我從前讀胡適之氏四十自述中記述他母親的一部分，爲之感奮良深。此外如「鳴機夜課」一類記事，尤恍惚在燈影機聲中與世之賢母親相對，益爲之景羨無已。對於我自己的母親，身爲人子自未便

有所文飾，但今年夏歷十月廿二日（國歷十一月十九）適逢她五秩誕辰，除親友少有餽投外，自不敢有所鋪揚，至如壽序一類籠統而空泛的藻頌，在目前更加無謂之甚，所以今特附此小文之中，略書其一肢半節，竊願世之方家，倘不以鄙言爲陋，是亦不妨由肢節而見其整體焉。

其次是要接述這前舉而未詳的向上海直接購書一點。

在這孤僻小縣中，有時要購買物品的確不大方便，所以只好向上海託C會計購取，但購取的都限於父親所需要，在我還是無從寄託的。然而人愈在無辦法中愈是會想辦法出來，原來我父親寫信給C君時多數在夜間，等到第二天我一早醒來，還看見這信尙未付郵，於是「心生一計」，將信拆開，把父親所開的物品單裏面，添上幾部書去，並將書店地址註明，或加以「又啟者，今擬再購×××一部，×××一部……」的字樣，要是遇到父親也在帶石印古書，就更好了。至於由上海帶物品到鄉間，卻並不經過郵局而是託諸輪船茶房，而每艘輪船都有定期，每船又都有固定的茶房，因此，信寄出後，便可計算如果不是這個星期×與×，就是下個星期×與×了。在這幾天之內，我就特別注意動靜，一聽到門外電鈴響了，就走出去迎視。好在茶房帶來時必在上午八九點，父親猶高臥未起，將要看的書取出後依然不動聲色的包紮妥貼；而上海方面我們本有一筆款子應付零星之用，一時決不會給父親拆穿。這樣如法泡製的行之多日，果然受惠不淺，後來興趣轉到買雜誌時，還緊緊記得施整存編「現代」

的第二卷，也是由此定閱的。不料真如成語說的「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吧，有一天書籍寄來時，父親忽然會得早起床了，好！我的「精神餒餒給養綫」，也從此給他截斷，而且還大大的被斥責一頓，後由母親出來代我大聲「抗辯」，父親倒反而無聲無臭了。

就在這番「偷買」過程中，倒使我聚了許多的小說，長了許多的見聞。因我這時候不有機會則已，有了我就索性的較平日買得特別多——是的，我也未嘗不料到有「穿」之一日！

爲了買書而被父親的斥罵，我是早已甘心於他的冷酷和咆哮。但我總以爲斥責一過，萬事勾消——事實上父親確是這樣的一種「陣頭鼓」性格。料不到這次卻不同了，這里還有可以補充的。

從我「偷買」小說的辦法實行以後，我便貪心不足起來，索性以自己名義向C先生試一下，結果倒居然有效力，每次都照數的將書帶下。然自這次斥責以後，父親一面又致書C先生，將我的「給養」的來源從此停止，但我自己卻依然蒙在鼓裏絲毫不明，而後來所以省悟者則是這樣：

那時我方浸淫於文虎之戲，每值春秋佳日，輒與朋友數人張燈徵射。旋在M姓親戚許看見上海出版的「文虎」半月刊數種，爲故國醫吳蓮洲君主編，不知在那一期上，登着文虎社徵求社友的啓事，入社的手續彷彿只須志同道合就夠，會費是每月三元吧？再看一看已入社的姓氏，差不多皆屬禮拜六派的健手，吳君還允許我入社。「三代以下未嘗不好名」，我在這裏也不必爲自己的過去掩飾：看到

這些濟濟多士，我想這不是「名列清班」的好機會嗎？況而手續金錢皆極簡便。當時我卽一面寫信給吳君請他於下期起將我的姓名列入，並願以作品經常供給。（對於這一點，我自信尙有把握，因爲歷年來已積貯了不少材料，暇常記此經過及文虎源流。）至於每月會費，也當照章託上海友人轉達云云。他回信亦表同意。一面卽託這號中的學徒S君，囑其向C君處每月領幣三元解入文虎社，不料自從這二封信發後，文虎社始終未見「賤名」的刊出，也曾致書吳君而迄未回答。直等到S君於半月後寄來一信，我才恍然大悟，大意說，「近由號中經理通知，凡此後向號代購書物，非經家長通知，恕不遵命」云，這不待說是針對我從前的舊案而發了。自此以後，我在平時購讀的書，自又須化另一番心計了。而對於我的這種曲折的隱衷，甚至一直在眼前，恐非他人所能相信。所以，說到一般買書者歷年出入書林之得失，金錢似乎還在其次，（並非不重要）主要是心血、時間和精神之消磨，真有如魚飲水，冷暖自知之概，原不獨區區一人爲然也。

最後，願上蒼默佑祝母親康健而慈祥——不，希望她能克服小病小難而長享遐齡，使我們永遠像童年時的依依於她愷和的膝下，在一燈熒然的榻前茗畔，一面看她爲我們而脣針密繡的縫製棉衣，一面則聽她細訴先世的升降，個人的哀樂，滄桑的變革，然後又口講指劃的爲我們演述一支最動人的故事，而讓我們在這春水似的境界中遼遼臥去，在睡意朦朧中迎接夢裏的慈母之心！（以上卅二年十一

月十九母親誕辰之夜，挑燈記此。

四

寫文章的人大都有一個甘苦的經驗，就是一篇文章開頭之難。——自從攤開紙，研好墨，執定筆，擬妥題以後，即有一部二十四史不知從何說起之苦。彷彿一望無垠的海闊天空之下，你駕着一葉小舟，就浩蕩蕩的不知面向何方？這時就看你如何控制？如何運行？待到於茫茫的海天中認定方向，駛起帆篷以後，這時才得到所謂乘風破浪之快！於是順流而下，扣舷而歌，汨汨森森的劈着白浪而奮進。

我的這篇文章亦然。雖然是「我與書」的下篇，但因為是分兩次寫定，等於另外出一個題目。而且顧名思義又極廣泛。它可以寫成「我與買書」，但寫成「我與讀書」，「我與著書」亦無不可。因此我在動手寫下篇時，已經三易其稿。這裡就只好「觸類旁通」似的，說到那里是那里了。

自從我與書本成了朝夕相對的良朋以後，眼看着書篋中一點一點的多起來，而求知的慾望也逐漸加深，倘加形容，則「貪婪」兩字似乎正可拿來一用，不過稍稍覺得濫一點。然而我的涉獵的對象，也一樣是失諸於濫。固然，開卷有益之說未嘗無其意義，但有時也覺得近乎空洞。尤其是在各種的學

說、思潮、流派風起雲湧的今天，舊的、新的、西洋的、固有的，甚至還有所謂未來派與頹廢派，真是異說紛紜，而復各樹一幟，不亞於戰國時代。那末，這就不能不有一個選擇。雖然儘可「至大而無所不容」，彷彿各方面都值得同情接受，但同時總得有一個中心，一個最接近自己興味思想的中心，然後才「萬變不離其宗」，才不至被聖人詈爲見異思遷。蓋知雖然無涯，而生究竟有涯，以有涯的生而周旋於無涯的知，就必須揀一個最貼近我們欲「知」，愛「知」的標準，否則，支離駁雜，到頭來依然白首無成，豈非太揮霍太虛無了嗎？古人說，一物不知儒者之恥，這當作一種勗勉和警惕或求知的督責自無不可，但從事實看來，孔子還須問道於騎青牛的老子呢！

因此，所謂開卷有益之說，對於根本不看书的人，那末，正如讓他隨便的向書篋中抽幾本書，不論經史小說，總算在他空虛的腦子中跑了一趟別人的馬，多少得到一點什麼。此外，則便像陶侃運甕一樣，對於真正的勤勉的人，如果真去效法起來，說不定還是一種損失。吾鄉詈人之徒勞無功者，曰「你還不如去把炭洗白的好」！正是同樣的意思。

但這裡有須「話說回來」的，像我這樣道地的「一物不知」而又年事正淺的人，（包括學問道德人情世故）則「開卷」云云也不可或缺。從前遇見C老師，我頗以自己駁雜爲恨，他就教我趁此機會在各方面都打一點基礎，到了中年於平躁釋以後，再來慢慢的選定一種專門之學，用其所長，也是辦

法之一。他這話是一腔好意，我很感激。但在我也只能算作慚愧的「解嘲」。因為以我如此草率、疏忽、急躁的人，恐怕永遠不會有什麼「專門」可說的了。

「書到用時方恨少，事非經過不知難」，這真是人生沈痛而剝切之談。最分明的便是我自己。例如在現在，我往往面對着報紙的戰事消息而茫然。國外的不必說，就是國內，聽着別人津津有味地談起某地的戰事如何如何，在我雖然聽的趣味十分濃，但一觸到地理，總覺霧裏看花，朦朧一片。而且他們一面說時，一面還將地圖攤在桌上，用手指一點，紅筆一圈，報紙一對，也許還找些歷史上的著名戰役以相印證，於是蒼蒼北固，莽莽南徐，與古今來的英雄豪傑，都彷彿在斗室內神飛色舞，滾滾而來！可是我呢，除了聽得有味之外，自己却無法參加其中，有時還不免鬧出笑料。就是一個人仔細的拿着地圖「按圖索驥」，也只有一知半解程度。而這「一」和「半」，還是我後來硬着頭皮破費幾夜的工夫，潛心默索而得。

除了地理之外，如算學，化學，體育……等等尤其「百分之百」的外行。而這些學問，比之地理，還要更硬，更死！任你怎樣「天才」，沒有一點基礎，就連這「一」和「半」都無法領悟。而大多數的人，在學校裏就正爲了這些而弄得頭昏腦脹，「涕泗滂沱」，可憐會考中因此而不及格的，在過去，甚至通的一聲跳向浦江者也時有所聞——然則如此說來，我倒還是幸福的了。

自然，這些究竟是極端的慘事。事實上，像我這樣僅僅挑得幾個西瓜大字兒的人，在平時已經有點多餘，在目前更覺累贅了。文化人的命運早已拆穿了，言路也日漸偏狹起來，每到實用的時候，我只有很少時爲什麼不將上述的幾種學問好好的用功一番呢！

寫到這裏，並非我的「怨天尤人」，實在應該怪私塾的流弊太多。再加上時代的條件，家庭的環境，和風氣的固陋，使我一開始就是走進那家陰沈的，肅寂的「KD書屋」——讓我再補充過來。

在那里，我們受夠了老師的威靈顯赫的神色，我們一天到晚的爲栗鑿，手心的恐怖，使小小的心靈永遠的緊張着，威脅着，後來總算換到了另一家，得以稍稍的解放一點，自由一點。又因爲年齡比較大了，對於人事，也瞭解得比較通達。教材方面，古文觀止和春秋左傳——那些老師恐怕還不知道春秋尚有穀梁傳公羊傳吧——孟子等是必修外，總算多了一部諸子文粹（商務鉛印本），使我們知道四部中的「子」是怎樣一種東西。另外，是唐詩三百首。

五

在KD書屋中，我們根本不知道世上有什麼「新文化」。「五四運動」則連影子都沒有見過。但使我依稀記得的，是五卅慘案發生後，所引起的熱烈空氣，在這里，我甘心承受我的拉扯。對於願意

聽取的讀者，我將訴說一個簡略的故事，一位悲壯的先行者。

五卅的浪花掀開以後，在我們的偏僻孤島中，也一樣受到她湧激的沖激，正如浪花中的一串泡沫。於是年青的學生們立即燃起不可遏止的怒燄，開始奔走呼號，爲民族的苦難甘受一切犧牲。還記得有一天剛巧下着滂沱的大雨，自午至暮，不曾稍稍的晴朗片刻。學生中有一位「一子雙髻」的A君，正患着第二期的肺結核，吐起痰來終帶着幾縷血絲，在一雙深凹的眼睛下面，又托着兩瓣瘦而突出的顴骨。然而熱情却使他征服了病魔的纏繞，爲的是更大的目標在緊緊的磁吸他，因而整天不辭一切的向小坡民衆苦口演說。這一天他帶着幾位同學在S橋的一角，逆着傾盆的雨勢高聲奮號，而我家的後門正巧面對這條小河。聽到這喧雜的人聲，我們都跟着母親奔出來探望，後門開時一天淋漓的風雨也就撲面而來。這位A君一看見我們，似乎更其興奮的向我們控訴南京路上的血案，外國巡捕怎樣的殘忍恣橫，中國的兵艦槍砲不能和他們拚，可是「我們有四萬萬個人！」

這時的我們年齡還小，尤其處在閉關自守的私塾中，根本不懂得什麼。然而他那種近乎「賣命」的英勇行動，也使小小的靈魂受到了波動。而帝國主義一類的詞眼，也還是從那時開始對面，認識，雖然它的涵義却很模糊。

但因此而感動最深的，却是母親。

對於她——或者說，所有她似的女性，什麼民族、國家、勞工等的大題目倒是絲毫不生作用，然而對那位患肺結核學生冒大雨的宣傳奔走，使她立在小河的彼岸，却直覺地感到一種溫暖，一線光明，恰如梅雨那樣的在心田中獲到了潤澤。

她回頭看一看我，却還是那樣的矮小！

到了後來，她看見雨勢依然這樣的猛烈，不禁下意識地擴大了母性的愛，溫和地勸着A君早點回家去：

「先生！我們知道你的意思了，你還是早點回去吧，也許你的老太太還等着你吃晚飯呢！」

慚愧我藝術手腕的貧弱，我無從把這些人類的愛與憎的錯綜百態都攝入我的筆底。而直到現在，我母親還時常提起這個悲劇似的「場面」。誠然，在歷次的革命運動中，這些不過是最微小的一個泡沫。然而對於她們，如果屬於筆上寫的，嘴裏講的，不管我們化了怎樣大的力氣，都要打一個極大的折扣。——惟有她們所親身經歷聞見的，這才生動而具體，成爲她們記憶中最深厚的一筆。五卅運動，在宣傳上也確乎有過種種熱鬧形式，然而小城中一位青年的切實鮮明行動，就使一位足跡難得「出戶」的舊女性，在靈魂中扎下深刻的根！

現在，五卅的血早已乾了，而這位A君呢，也跟着肺結核而一同埋在地下了。

辛亥革命我還在「前世」做着老人，五四運動我正在吸奶，五卅與北伐等可說還是「乳臭未乾」。瞻望將來，迴顧過去，真感到非常神祕，非常悲涼。但無論如何，在每一次的革命運動中，像A君那樣的志士仁人畢竟還是前仆後繼的紛紛崛起。想到了這些，就像我這種悲觀而無聊的人，也不免引起無言的戰慄。記得曹禺先生蛻變的臨末，有這樣一句話：

「中國，你是應該強的！」

這句極簡單的話使我至今不會忘却。但我又想，這也必須使中國真真的經過一番「蛻變」吧。

六

我是什麼時候跟新文學觀面的呢？——這里得讓我略為從容的「回憶」一下。哦，有了！大約是改進C氏學塾之後吧。

少年時的熱情比較易於衝動，而且往往一唱百和。這時大家都在讀新文化書。有一次，跟同學談起「新文藝」與「古文藝」（姑且對照一下擬一個名詞）的優劣，內中有一位S君立即對新文化大為讚賞。我問他的好處何在，他似乎不勝輕蔑的樣子，噗哧的笑了一笑，而這一笑，也真所謂愈見其高深莫測了。經我再三要求，他才說，新文化的句子都是有含蓄的。譬如這樣的句子：

「眼睛生在頭頂！」

你知道它包涵什麼意思？——告訴你吧，就是「目空一切」。還有：

「暴風雨中的小動物呵！你們應該怎樣衝出去？」

這「暴風雨」是代表「時世的不太平」，而「小動物」就是指我們青年人。綜合起來，即不太平時世中的青年人必須「繼續努力」。

這在現在聽來，或者要以其所笑還諸其人了。可是在那時，——至少以我而論，等於爲我開了「崇拜」新文化之門。所以，我應該順便謝謝這位先生的。

於是，此後我買書的目標，又另外的轉移了一個。而我們對於新文藝和古文藝的界限是這樣的：凡是加新式標點，對白用括號，行數分開來寫的就全是新文藝。那時當地的一家書局，（附在紙紮文具店中）恰巧有了幾本世界書局的紅皮叢書。是一種小型的帶些輕鬆意味的散文。著者有徐卓呆，張慧劍，陳霸麓諸位。我會經將它買了一套，那時我們以爲這就是新文藝著作了，和郭沫若，張資平等都是一樣的性質。而周氏弟兄的名字還不曾聽見過。

讀這些書，使我首先奇訝的，便是這的、底、地三字是怎樣用法？爲什麼時而這個，時而那個。問了一問S君，他便所答非所問的說：「古文中的乎、哉、歟是怎樣用的？我看你還是將舊的弄通透

，再來看這些新的吧。」我料不到會受到這像的奚落。人非堯舜，總不免有點機心：他一方面唯恐我不曉得他的優勝，故意在我跟前賣弄一下，但一方面又唯恐戲法完全拆穿，將他的優勝掩沒。我知道所謂文藝這東西，十分之七八還有待個人的自修。但一樣的自修裏面，倘有人指點疑竇，提綱挈領，就比較捷達一點，經濟一點。否則就只好暗中摸索，看許多不必看的書，不必用的功。——而我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因為多問要被奚落輕視，自然只好假裝瞭解的了。不過，在這些同學裏面，即如S先生，如果真要做我的導師起來，那恐怕還是五十步之與百步。單看他前述對新文藝的見解就可見一斑了。

其次，使我弄不明白的，是新式標點。當時城裏有一位「才子」式的人物，他便是最痛恨新式標點的，他甚至以它的發明者是「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才子應該是通脫灑脫，雅俗不拘的，但在這件事情上却實在見出他之頑固。而對我却大有作用。我以為他的話的確不錯，罵倒立異的人們。沒有標點，司馬遷的史記，孔門的論語，不是一樣有人讀得起勁嗎？

但目前回想起來，實在顯得我們之淺薄與無聊。史記，論語等古書，正惟其沒有新式——甚至連舊式標點都沒有，才隨處使後儒聚證考據而不可已，費耗許多精力時間，直到今天還不會完全還出古書的真面目。我因而想，人們對於自己所不懂的事情，最好的辦法當無過於痛罵。一罵，不但自己的淺

薄遮住，而且反覺得你的「見仁見智」。但這又何必待我提示呢？幾年來的文壇不就早已充溢這種風氣了嗎？

七

時光真是毫不留情的迅疾。——我雖然受着輕蔑，受着奚落，甚至在同學們談着郭沫若張資平等時，一看見我進來，便會投以冷然的異樣的一瞥。而同時我自己也真是製造笑料的好手，我竟會把放在S先生桌上的浮士德讀成德士浮，因為那書在封面是斜寫的，而我又是根據歷來的習慣，於是一堂哄然的笑聲接着而起。但漸漸到了後來，我也終於略從漆黑之中摸出一個方向。而且還有一點，是我可以向他們炫耀的，就是我藏書的豐富。這使他們有時不能不遷就我一點。例如在那邊有一所民衆教育館，館裏是原來有藏書室的。但因經費過缺，所以除了一部萬有文庫之外，新文藝的少得很，少到不滿十冊。那館中的主任王先生便常常向我借書看，後來借的人愈來愈多了，連中學教員等都川流不息的往來。而我也逐漸從鴛鴦蝴蝶中轉向過來。

但最苦的那時在鄉間既無書可買，有時得到「偷買」的機會，一時間也想不出適當的書名。有時，還是從書後面附載的廣告上所看到，例如直到現在連翻都未翻的富蘭克林自傳（商務），甘地自傳

（華通），希臘三哲（世界）之類，當時即因急不擇暇之故而買下的。有一次母親到上海來，我要她帶點書，她答應了，我想多開幾種，但想不出，她又不知道出版界的情形，就不免錯過了大好機會。後來我因讀老舍先生的趙子曰而入迷，我就叫她轉託書店的職員，將老舍的全部著作都買來。所以到今天，我讀得最多的小說，還是老舍先生的。——我們在筆下寫的不過幾千字，而事實上，從李涵秋，顧明道跳到老舍，郭沫若，其間經過的思想、心理和趣味，真不知走了多少複雜崎嶇的歷程。此外，則張資平先生的苔莉，素描種種，最後的幸福……等也讀了不少。而且由此而對兩性關係也有了「進一步」的領略。不過張先生的小說，除了技巧上稍稍洋化一點之外，講到選擇題材和作者對藝術及人生觀念，我將不客氣的說，比鴛鴦小說恐也強不了多少。而有幾處性的「素描」，即在不談道學的人，也感到過於「輝煌耀眼」了。

這樣的過了一年多，我由友人W君之介，我認識一位L先生。

關於他們兩位，對我這一時期的影響非常的大。因此，我應該略費筆墨附述一下。

W君是我們的世交，而在氣味及性格上都和我相投，所以走動也勤起來。尤其因他正在學軟玉溫香的西峴體，我的根基雖不及他，但對溫、李、却是一向喜愛的。「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真是宛轉悽涼，不能自己，連做夢也爲之飄飄然。這位W君年少氣盛，有一次爲了鬧戀愛所引

起的口角，竟至拿着菜刀劈人。可笑我的胆量向來小得很，生怕事情真的鬧大，竟瑟瑟的跪在地下向他叩頭，要求「息事甯人」。其實這事跟我毫不相干，有的人說不定還要火上加油，然則也久矣乎被別人看作沒出息的了。然而他對L先生，却是很折服，而且言聽計從的。——不錯，L先生確乎有令人折服的所在。論學問，舊的、新的，異國的都來一點。而音樂，圖畫，書法，數學，化學，也多少可以「不讓人」。但欠缺的是精深，而填補他欠缺的是用功！他的英語相當好，此外則還在偏僻小縣中自習法文日文，並以蔡元培先生三十多歲學德文例相勉。他的家境由小康近於中落，自己在小學校教書。而在暑假裏還到上海暨南大學補習數學，國學。他並沒有文憑或其他功利的觀念，不過一種求知的慾望推動罷了。這樣聰明兼好學的人，我一生實在並不多覩。聰明不希罕，但聰明的人往往自負，有時還要歪到什麼「才子」堆裏去，以致結果大抵變成半缸醋。

我由W君之介，其間幾乎每晚上踏着清涼的月色，沿了小河繞着曲巷到他宿舍，（他對人生非常從容樂觀，唯一的缺陷是性的問題。因為他是從小結婚，所以難得到家中去。）向其作種種的請益，他似乎有問必答。後來，在徵求母親同意之後，索性請他過來，每天午後教授兩小時英文與國文。英文是屠格涅夫著，豐子愷譯註的初戀，國文是隨時揀最適宜的材料。其中有一本是庚子山集，曹子建集，莊子集解等。這時，我才始由自己的興味去接觸「文學遺產」，並不是從前在KD書塾和C氏私

塾時，如做學店的賣買一般。

同時，L先生又介紹我不少的新文藝書。我會要求他開一個目錄，他提起筆來，第一本便是魯迅先生的吶喊，而且還特地註出，裏面一篇阿Q正傳值得細心一讀。第二本是葉紹鈞先生的倪煥之，第三本是冰心女士的冰心散文集，第四本是巴金先生的滅亡，從此我才知道世上還有阿Q和倪煥之和杜大心。書帶到時，拆開封皮，看到封面的那些圖案與設計，自覺得另有一番風光，而在書篋中拿出來，又有一股說不出的書的香味。尤其是巴金先生的滅亡，讀罷令人起着恐懼之感，跟他深黑底子猩紅字劃的封面，倒成爲一種強烈而又和諧的色調。

接着，我又向當地一張地方報投起稿來，這時正巧論語出版，於是我又傾向起幽默來了。而在字裏行間，也裝着瘋瘋顛顛的伴狂之態。其實，論語在最初的時候，對於時政的黑暗，社會的醜惡，的確收其諷諫之効，不過後來效顰日多，對幽默遂失去原來純正的意義，弄得橫也幽默，豎也幽默，致與笑林廣記爭一日之長了。

我到現在還不忘記，第一次將自己的署名裝上鉛字時，這心頭的未之有過的奇異之感，真可以弄得人寢食不安。拿在手裏，會得翻來覆去的看上四五遍。我不知道比諸前代考試中舉聽到報名時的心理是否一樣？目前雖無從測驗，但我想是不會怎樣大不同的。

到了第二天，這副刊的編輯，——也等於報紙的編輯枉駕到我家裏，（而且還有一篇答論的文章）和我閑談得很投機，從此我也成爲「特約作者」之一了。我眼前承幾分刊物，報紙的編輯，時時采及葑菲，發表了還有稿費可領，但論到熱情，論到興趣，論到刊出後誇耀得意之狀，却皆不及當時遠甚。這大約西洋人所謂勝利的悲哀，一切成功俱不及想象之好。而一半則爲了從興味的到職業的，成分就要大大減少，正如票友變成戲子，就無此興高采烈了。

在這中間，我一面投稿，一面飢饉似的看着書報。雖然未必本本都好，但除了我看不懂的之外，大致都有一種力量在吸引我。我本來缺少恆心，桌上床上，攤好了許多書，却並不一氣呵成的每本整章讀完。後來我覺得這是最不合算的辦法，無論時間，精力，功課都是一種揮霍，因此，我在未讀之前必將它仔細選擇，既讀之後却不應半途而廢。至今總算養成了習慣。而自投稿一二年後，我忽然又看到一本好書，那是胡適之先生的四十自述，在六一葉上有幾句話很使我感動。他說：

「（上略）我漸漸明白，世間最可厭惡的事莫如一張生氣的臉，世間最下流的事莫如把生氣的臉擺給旁人看。這比打罵還難受。」

「這比打罵還難受！」真說着每個人心的深處。然而事實上，「生氣的臉」却無時無地不可碰到，只要他或她比我們有錢，有勢，有地位，有權威。我自問雖然還未克喜怒不形於色，但要我故意擺

起面孔給人家看一點威嚴——那樣自得其樂的事總望「有則改之」。而從這一點上，也可以舉一反三，的看出書與人的幫助啟迪，是很分明的了。只是「富不愛看窮不暇，世間惟有讀書難」，倒也是古今傷心人沈痛之說。

以上是住在鄉間大部分的生活，而又不越我與書（讀書、買書、著書）的範圍。但第六節所說或有點不符。這以後的及在上海的事，因限於篇幅，而且多說也太嫌嘮叨，就暫時略去吧。

（十二月十九日夜，四鼓完成）

（附記：道按，上文曾刊「雜誌」月刊，分兩期刊載。）

跋

今年是民國三十有三年。我承幾位先生的幫忙，總算在出版界也湊個起碼的數，一共出了兩本集子。一本是北平新民書館的文抄，一本就是這太平書局的風土小記。出集子原是很普通的事，不必怎樣沾沾自喜，不過挨到自己的文字由原稿而刊物而單行本時，也總想多添幾句嚼噉。

文抄的校纂始於去年仲冬，至今年三月一日始全部蒞事，郵寄至北平，託尤炳圻先生轉交給書店，希望能在這一二月內與讀者對面，關於這一切的經過差不多已包括在文抄的跋文中。時光倏忽，轉瞬又自雜花生樹然亂飛至於孟夏草木長了。想起這二三年來的激變演進，不論從那方面說，誰也不免於驚訝與慨嘆。這彷彿在月黑風高的白浪滔天下，而我們這些平凡的小人物，又恰如雪浪中的幾串泡沫。但結果還不會真像泡沫般的消逝者，不能不說這幾堆墨汁的效用；而也正是我們——這些驅遣文字的人的特殊處，在無量數的平凡之間一點「同中之異」！然而反過來講，這不一定就是我們的造化。試看一樣的「庸碌」與「平凡」，別的就可無聲無臭的干脆過去，而我們却由於自動的被動的種種

積習，種種成見，隨時隨地的會引起無聊的是非。但同時却又沉默無術「消極」不得，陷於進退失據。最多，只能在某一時某一地的「保持緘默」而已。

算起來，我和文字的葛藤居然也有十年以上。而十年的歲月，在文學的一門，那真是微乎其微，下焉者怕還只能打一個很稚弱的基礎。而我所打的基礎却僅止於打雜，所寫的範圍也始終不出雜感隨筆之類，前後所不同者只形式上的短長之分耳。至於所謂思想，我本來談不上的。我想，我如其能將駕馭文字的本領弄得純熟一眼，已很滿足了。這不是「藝術至上」——雖則能實踐這四字亦復大難——乃是說，縱有優越卓特的思想，終竟不能不賴精巧的技術之表現傳達，方才適如其分，恰到好處。

x

x

x

x

收集在這冊子裏的，一共有二十一篇小文，約十三四萬字，篇數湊巧跟文抄相同。勉强的分隔一下，似乎文抄是說理多於抒情，而本集則抒情多於說理，也可謂「言志」與「載道」之分，雖然這定義又是下的怎樣之牽強附會。

寫作的時間是從三十一年十一月，即歲次壬午之冬以還。第一篇便是「關於風土人情」。記得是舊曆小雪前二日的一個子夜所作，第二天就拿去交給古今的周黎庵先生，刊在第十三期。第二篇是「

千家笑語話更新」，也是刊在古今。其大略可參看「借古話今」。（收入文抄）從此就繼續的寫了許多。而在有一時期，我還被人目爲「多產」。自然，我自己也承認，因爲文章雖不一定靠藉「靈感」，但興趣却斷不可少，例如現在就寫不大出了。因此我就命名曰風土小記。一來是趁書中某一篇題目而取集名，原是普通的例子。不過光是這「關於風土人情」的字樣似不甚調和，所以略加增節的成爲風土小記了。二來呢，我一向愛讀風土性的文字，如清嘉錄之類，而本集中復多這類記載描寫，就此決定下來。

我雖然並非一個「悔其少作」的人。但對於已寫成或已發刊的東西，一經回顧，十篇裏面，倒有一半以上要引起不順眼之感，只是像「悔」那樣的嚴重程度却還沒有。於是折衷的辦法，臨到出集子的時候，在選錄之餘，還每篇多少的改動一下，有的連題目都改了過來。當然，這也有利有弊，弊便是因此失其原來之真。但最近聽說一位作者連其初版時收入的一二篇文字，在再版時都抽去了，那又覺得我事後的刪改爲不算多事了。可惜的是，因爲改編這兩本小文的時候，時間皆甚匆促，不能夠更仔細從容的剪接一過。而有幾篇的文字，又有因體例不合而未收入的，有因待印時間在卽，未克細改爽性將它保留下來，豫備下次有機會時再改動輯集的。總而言之，雖則是這樣不成氣候的東西，但「癩痢頭的兒子自中意」，一經撫之育之，除了天生瘡疤無術更新之外，未有不希望他能更少缺陷與毛

病的，則是「人同此心」。

還有附帶說明的，這本書本打算託沈啓无先生在北京出版。但後來偶然的和柳雨生先生談起，說太平書局也有出書的意思；接着便極順利的與書店接洽妥當，至四月二十五日上午跟着雨先生交給了太平。因為我想，上海如果有地方肯不棄下陋，那麼留下一冊出出也是一個辦法吧。而對沈先生當初幫忙奔走的熱心，依然的表示感激，並且抱歉。

最後，爲了文抄，爲了風土小記而肯代表交涉，惠撰序文，以至代登義務廣告，——在各方面幫忙的先生和刊物，和關心的讀者，我想，也決非形式上所能感謝的了，正如對於一開頭，就鼓勵我支持我寫作的幾位先生一樣。（在文抄跋文寫畢的翌日深夜小雨方停併記於燈下）

風土小記

版所不翻
權有准印

編著者 文 載 道

發行人 陶 亢 德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太平書局

印刷所 上海西康路四八九號
太平出版印刷公司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六月初版

每册定價一百二十元

964

6

7490

004043

23